

黔滇川旅行記

薛紹銘著

黔滇川旅行記

中華書局印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六年六月廿三日執照警字第九五二〇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三版

黔滇川旅行記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薛紹銘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46

(11307)

序

此黔滇川旅行記，係全國旅行記中之後一段。

余素有週遊全國志，惟限於環境，迄未償願。民國二十三春，在濮縣教育科任職時，曾患嚴重之神經衰弱病，屢服藥無效，醫生告以此病應注重休養，最好遊覽山水，使精神有所調劑，則日久自可告痊。當時即決定擺脫職業至江南作短期旅行，邀王君慕霞作伴，於五月中旬由濮首途。抵杭而病大減。此時遊興頓發，遂決一鼓作氣完成全國旅行素志，即由杭南行，經甬溫入閩，復由閩西行入贛，湘轉粵桂，二十四年夏到達南甯，距出發時已一年有餘矣。其間所經各省，多交通便利，不乏中外人士足跡，此段旅途筆記，僅可作個人雪泥鴻爪。嗣由桂入黔，由黔轉滇入蜀，此三省均因交通阻塞，外方人士至者較鮮，紹銘身歷其境，跋涉萬里，就目所睹，耳所聞，作一概略記述。但求力近事實，不計文字工拙，其一鱗一爪，或爲未至其地者所樂知。惟走馬看花，道聽塗說，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尙希三省人士有以更正指示！

薛紹銘 二五，八，濟南。

黔滇川旅行記目次

序

- 一 由桂入黔……………一
- 二 黔南重鎮之獨山……………五
- 三 農產豐盛的都勻……………七
- 四 由都勻至貴陽……………九
- 五 貴陽巡禮……………一四
- 六 由貴陽至安順……………一九
- 七 安順概況……………二一
- 八 安順的苗民……………二四
- 九 訪苗記……………三二

十	安順起行前·····	三七
十一	我只顧到自己的幸福·····	三九
十二	鎮寧的夷匪和鴉片·····	四〇
十三	全國第一大瀑布·····	四一
十四	徘徊岐路·····	四三
十五	過盤江鐵索橋·····	四五
十六	好心術和命該如此·····	四六
十七	打破碗和財神爺·····	四七
十八	鴉片化的中學生·····	四九
十九	興仁的苗匪·····	五〇
二〇	一段冒險的行程·····	五一
二一	黔邊重地的興義·····	五四
二二	江底的餉捐分局·····	五六

二三	進入滇境……………	五七
二四	窮苦的師宗……………	六〇
二五	病倒途中……………	六二
二六	大少爺的店裏……………	六四
二七	由馬街至宜長……………	六五
二八	到達昆明……………	六六
二九	黔滇道上聞見雜錄……………	六七
三〇	昆明鳥瞰……………	六九
三一	到箇舊去……………	七六
三二	箇舊錫廠參觀記……………	八〇
三三	箇舊錫廠概況……………	八五
三四	雲南縣長之特等肥缺……………	九一
三五	衰落中的蒙自……………	九二

三六	同大學生談鐵路·····	九三
三七	冒險走東大路·····	九四
三八	馬龍的一宿·····	九五
三九	曲靖的黑暗政治·····	九七
四〇	宣威的火腿·····	九九
四一	人民冤死不告狀·····	一〇〇
四二	食宿大費周折·····	一〇二
四三	幾乎當了野豬·····	一〇四
四四	關於兒子的感想·····	一〇五
四五	保董大血戰·····	一〇六
四六	到達威寧城·····	一〇九
四七	難矣哉一條棉被也·····	一一〇
四八	三吹三打和鶉衣千結·····	一一二

四九	所謂千里鏡·····	一一五
五〇	區長的威風·····	一一八
五一	一個訴冤者·····	一二一
五二	徒勞往返·····	一二二
五三	萬惡的保商隊·····	一二四
五四	劫後之赫章·····	一二八
五五	由赫章至畢節·····	一二九
五六	土匪土豪二位一體·····	一三二
五七	完全黑化之大定·····	一三五
五八	由大定至黔西·····	一三八
五九	由黔西至打鼓新場·····	一四〇
六〇	過泮水鴨溪·····	一四三
六一	浩劫後之遵義·····	一四六

六二	官多的桐梓·····	一五〇
六三	新站和松坎·····	一五二
六四	再會吧貴州·····	一五五
六五	到達綦江·····	一五六
六六	閒話神仙·····	一五九
六七	綦江人民的負擔·····	一六一
六八	由綦江至重慶·····	一六二
六九	重慶貿易概況·····	一六三
七〇	重慶的印象·····	一六六
七一	涪陵的榨菜和鴉片·····	一七〇
七二	川東的佃農和高利貸·····	一七二
七三	嘉陵江峽區二日遊·····	一七三
七四	妓女的厄運·····	一七八

七五	四川的徵收局長·····	一八〇
七六	由合川至南充·····	一八二
七七	南充絲業一落千丈·····	一八五
七八	兵士兼糧差祕書兼校長·····	一八七
七九	姚家店中·····	一八八
八〇	蓬溪的井鹽·····	一八九
八一	由蓬溪至射洪·····	一九〇
八二	川民的迷信·····	一九一
八三	勞動者的心理·····	一九三
八四	軍隊剝皮民團抽筋·····	一九四
八五	由三台至綿陽·····	一九六
八六	綿陽的物產·····	一九七
八七	綿陽人民之逃糧辦法·····	一九九

八八	金雁橋和落鳳坡·····	二〇〇
八九	德陽的「官長糧」和「衙門賬」·····	二〇三
九〇	到達成都·····	二〇五
九一	成都的印象·····	二〇六
九二	土沃民貧的郫縣·····	二一〇
九三	灌縣住宿的困難·····	二一一
九四	灌縣概況·····	二一二
九五	蘇維埃和欽差·····	二一四
九六	折返成都·····	二一五
九七	成渝道上·····	二一六
九八	渝漢途中·····	二一八
九九	返抵故鄉·····	二二三

黔滇川旅行記

一 由桂入黔

六月十六日由慶遠至六寨。

昨晚一陣大雨，早起天氣格外涼爽，桂北山叢中的慶遠，是沒有梧州南甯等處那樣的悶熱。

由慶遠開六寨的汽車，按規定開車時間是早晨六時，我們在天微明時就攜着行李往車站去，到車站後見冷清清的沒有一人，就是車站上的職員們這時還都是在睡鄉中未醒。太陽慢慢升到山頭，車站上的人們也漸漸多起來，旅客們多半是往南甯柳州兩處去，往六寨去的，却是有數的幾個人。

慶遠站長黃梁君，是一個忠厚而又熱情的人，昨晚我們曾有一度的語談，他對於我們的長途旅行，具了很大的同情，破格的贈了兩張免費乘車證，並在車上給我們安排下兩個

舒適的座位。

七時車由慶遠開行，所載多爲貨物，搭客僅五六人。同車有蔡崑君及二青年商人，均黔籍。蔡君曾任毛光翔部參謀長，對於黔省過去紛亂情形，頗多敘述。二商人係自香港運貨歸，皆和藹，車中相談，頗不寂寞。六十里渡龍江，汽車載於木船上擺渡，江水新漲，水猛流急，雖河身寬僅二十餘丈，費時竟四十餘分鐘。渡江爲懷遠鎮，車停約半小時，搭客均於此處進早餐。過此前行，汽車因彈機損壞，每小時速度約五十里。十二時餘抵河池縣，站上適停有空車一輛，乃換車。由慶遠來計程二百八十里。

河池係一山中小縣，無城垣，居民不過百餘戶，多係茅草房屋，矮小破污，一望而知是一個窮僻地方。休息時向二商人詢以黔省交通情形，一商人告以「貴州公路和廣西差得多，路高低不平，行車時出危險，但這樣的公路已經把人民苦壞了，別省公路是用錢雇工人修的，貴州公路是政府派民伕修的，所派的民伕又大半是窮人，修路是吃自己的飯，那些一天不賺錢就一天沒飯吃的人，只得挨着餓去修路。還有修路的工具也是歸民伕自備，有很多人沒有鐵錘，用石頭當鐵錘來打碎石，把手都打傷了。但這樣工作，如稍懈怠時，還得挨監工

人的皮鞭。」蔡崑君在側也插嘴說道：「這是實在情形，別省公路是用錢築成的，貴州的公路是老百姓的血、淚、汗、三樣堆成的。」

由河池西北行，路雖蜿蜒曲折，但路面鋪得頗平坦，且因換了好車，故行頗速，百餘里至南丹縣。南丹荒涼窮僻較河池爲尤甚。下午五時許到達六寨，下車住森茂旅館，由慶遠來計程五百八十里。

到了六寨已是廣西最後一個地方。六寨原爲山叢中一個不到二十戶人家的小村落，自黔桂公路通車後，成了貴陽慶遠間的宿站，現在已是熱鬧的小市鎮了，西式樓房在街頭上建築起了幾座，旅館有三四家，還有一個二等的郵電局，這箇山叢中荒僻的小農村，現在是已經染上資本主義都市的色彩了。

森茂旅館住滿了客，夜裏嘈雜的聲音遲遲不息，再加以臭虫蚊虫等的侵擾，使人許久不能入睡。午夜以後，人聲漸漸寂寞了，臭虫蚊虫大約也許是吸飽了血，才馬馬虎虎的睡到天明。

六月十七日由六寨至獨山。

剛起了床，茶房就報告說，往獨山的汽車馬上就要開，即匆促盥洗整裝上車。由六寨至獨山計程一百五十里，車價是大洋四元，但所謂大洋是潔白無疵的硬銀幣，中國銀行紙幣是五元二角當四元使用，我們隨身是沒有一元硬銀幣，每人只有白吃一元二角的暗虧。

車上搭客約十餘人，行李貨物却是裝得滿滿的，車既破，馬力又小，而所載又甚重，以致行走甚遲緩，未數里即生毛病。八里至南寨，已入黔境。南寨亦叢山中之小村落，居民全係茅草房屋，該處駐有桂軍一團部，所見兵多民少。過此北行，不時上下山坡，山不高大，山上僅有



夫 樵 的 州 貴

矮矮青草，樹木則如鳳毛麟角，不多見到。沿途居民稀少，所見多是囚首垢面，衣服襤褸。公路因修時倉卒完成，坡度多陡峻，汽車上下，司機均須格外小心，否則將不免時出危險。

十一時到達獨山，車停於

城南長外廣東街，下車住張義發客店，由六寨來計程一百五十里，費時約四小時。

二 黔南重鎮之獨山

獨山爲黔南重鎮，縣城在山崗下低窪處，附近土地肥沃，城內外居民稠密，街道全係亂石鋪砌，嶮崎不平，商店多在南門外廣東街附近，較大之商店以兩廣人所開者居多，本地商人則多爲在街上擺零攤者，攤上皆遮有一大油傘紙，傘下陳列之貿易品多係食鹽火柴等物。

貴州人民尙保持着上古時代「日中爲市」的交易方式，有所謂「趕場」某地逢場，遠近商人咸集，農民多於場上以有易無，場期均爲一日，有爲每三六九逢場，有爲每二四八逢場，均以陰曆計算。逢場時頗熱鬧，場畢各自散去。獨山爲黔南各縣之貿易中心，每次逢場時，市面熱鬧異常，商人之營業多在場期，日常之買賣則甚少。

獨山在黔南以富庶聞，全縣人口約九萬餘，農產物以米及包穀爲大宗，每年皆可存餘外銷。教育尙稱發達，有縣立男女初級中學各一所，小學五十餘所。境內歷年駐桂軍，治安頗

好，人民未受匪患，尙得安居，不過因苛捐雜稅煩擾，樂業却是談不到了。

獨山氣候頗涼爽，一月前在南甯已覺酷熱悶人，至慶遠後，熱度已漸低，到了獨山雖在炎夏正午，身上亦未出過滴汗，街上所見人民尙多以厚布裹頭，從未見有人揮扇者。

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往訪縣長何幹羣君，縣政府還是一個十足前清時代的老式衙門，除了一個木匾上「獨山縣政府」幾個字是新的建設而外，餘則全是原來的舊面目。大門上左右畫有兩個蟒袍玉帶的戲裝大像，大堂上陳有一桌，桌上置火籤二筒，後面木屏上貼有「祿位高陞」「上任大吉」八個大字。何幹羣任獨山縣長已三年並兼任黔南八縣民團指揮官。現因黔局變革，新省政府劃獨山爲專員公署所在地，新任專員行將到職，何君已明令免職，現在辦理交卸，其心緒似頗煩亂，故僅談十餘分鐘，卽告辭而出。

下午赴廖磊軍長宴。廖軍長昨晚自都勻視察防務歸，聞陸參謀長言，我們日昨曾往訪。本日特邀一談。廖軍長忠厚樸實，態度和藹。飯前談話約數十分鐘，多關於各省政治情形。廖軍長繼以此次過桂，對桂省之觀感如何相詢，我們當答以「桂省軍政領袖實幹苦幹之精神，使人欽敬以外，無話可說。」後廖軍長告以「近來貴陽謠譏繁興，竟有謂粵桂現已動員

入湘黔，實則國難至此，誰還能喪心病狂來幹那自殺的內戰。粵桂境二位全都走過，事實上如何，當可聽得，望至貴陽後多多向人解釋。」

席上同坐七八人，皆係軍部各處處長，菜頗簡單，裝飯都是親自下手，全不用勤務。新廣西的軍人，官的習氣，在他們中間確實是拔除不少了。

三 農產豐盛的都勻

六月十九日由獨山至都勻。

昨晚廖軍長派一副官來說，明早該軍有汽車至都勻，請便中乘搭前往。今日我們在天黎明時即起床，但到了軍部停車處，却是冷靜靜無一人，司機等這時都還在夢鄉。約半時，昨晚見面之副官到來，催司機等起床，謂不久即可開車。少許蔡崑君亦到來，本日亦搭車赴都勻。時滿天發紅霞，在將開車時，大雨傾盆下起來，因雨過大，車停開。至九時餘，雨漸止息，十時許始正式開車離獨山。

獨山距都勻一百二十里，公路既不平，且在雨後，車行顛簸遲緩異常，費時二時餘始達

到車停於城南門外，下車住一李姓客店。

貴州各縣的客店，多無字號和招牌，只要門前置一疊棉被的，那就是客店惟一的標誌。在客店休息進茶後，即赴縣政府訪縣長司繩慶君，司君接名片後，即親出迎，頗示親熱，原蔡崑君已先至，蔡君與司縣長係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已先爲之介紹矣。司縣長人頗和藹，堅邀至縣政府宿，我們因在都勻不擬作久留，乃婉言謝却。同司縣長談話約半小時餘，所談多關於都勻地方情形，談話後辭出，於城內外遊覽一週。都勻原爲府治，縣城在山窪處一小山崗上，城內居民約三百餘戶，頗零落，小商店多在西南門外，約有數十家，市面繁盛不及獨山，居民亦較稀疏。

都勻稱爲貴州的「米穀倉」，境內山崗低窪處，土地大致均肥沃，每年所產米及包穀均甚豐，以故糧價甚低，時在夏季，新穀尚未收穫，每大洋一元尙可購米四十餘斤。近年桂軍駐防於此，而桂軍之軍糧亦多由此處採購，聞在未駐軍時，新穀登市，每元竟能購米五十餘斤呢！

都勻教育爲黔南各縣冠，全縣教育經費每年二萬餘元，有省立中學一所，學生八百餘

人，縣立女子中學一所，學生一百餘人，小學全縣共二十五所，學生約千餘人。在都勻城內所見男女中學學生，服裝均甚樸實，衣帽鞋襪全爲家庭自製，皆是十年前的老樣式，「摩登」二字，大約因交通不便，現在還沒有傳到他們中間呢。

都勻全縣人口約十萬，苗民約佔十分之三，多散居於東南山中，苗民均勤儉耐勞，男女都有職業，無鴉片嗜好，無遊手好閑者，對官廳皆甚敬畏服從。其生活甚簡陋，尤不知衛生，所住房屋，多係依山用亂石砌成之小樓，人住樓上，餵養豬牛於樓下，污穢異常。其子弟近年亦漸多受教育者，在省立都勻中學中，尚有苗生數十人，他們都是着漢衣，習漢文，在同化苗民上，這些受教育的苗民青年，當然是有大大的力量。

四 由都勻至貴陽

六月二十二日發都勻。

由都勻至貴陽的公路被水沖斷了幾座橋樑，已經半月餘未通汽車了，這三百里山路，須徒步而行，而且還得自負行囊。

早起付客店房價後，就負起行囊起行，行囊本較以前減輕了，但因許久肩未負重，現在反覺它沈重起來。一個人的體力是愈用愈發達，愈使牠吃苦，牠是愈不怕苦，相反的你若愈不用牠，愈愛惜牠，牠也就愈退縮，以致不願幹任何工作了。

由都勻沿公路北行，十二里至沙壩，有居民六七家，於一小飯店內進早餐，菜爲豆芽蒜頭，均係淡煮，另外有一碗內置有鹽粬一塊，食菜時用筷將菜向鹽粬塊上霑，使之帶上一點鹹味。貴州全省所食多爲川鹽，川鹽係用鍋煮之成塊，通稱鹽粬，因運輸不便以及鹽稅附加過重，以故鹽價昂貴異常，黔南各縣大洋每元僅可購約二斤，普通人民多淡食，所食之菜能以在鹽粬上霑上一點鹽味的，已經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享受了。

此次飯價，二人共四川當五十文銅元八枚，約值廣西毫七分，給其毫洋一毛，店主係一婦女，謂無錢可找，我們告以「不用找好了，」店主喜出望外的感激道：「謝謝你們大老爺，再過路時還請來咱這裏吃飯吧！」

飯後復行，十八里至文德，有居民約二十餘家，本擬於此處休息，適桂軍一營在此打尖，所有小飯店內盡係軍隊，乃繼續前進。時已中午，天氣漸熱，負行李徒步行路，流汗浹背，衣衫

半濕。前行捨公路登人行小道，越一嶺，高約里許，石舖路上，流水潺潺，滑滑難行。下山至靖盜關下，有一茅草房屋小飯店，乃於此處休息。飯店內有一中年男子躺臥床上，吸食鴉片，一婦女招待客人，其旁地上有一竹筐，內置一嬰兒，哭叫不已。當時我們口渴異常，每人各進稀粥數碗，時該婦女在側，詢以「吸烟不？」慕霞笑着答以「吸烟，但嫌你的烟不好。」她鄭重聲明道：「真乃好烟，不信請先嘗一嘗，就知道了。」慕霞繼問以「吸一口烟幾多錢？」她告以「五鏰，六鏰，七鏰，大小烟泡都有，可隨便。」我們最後告以「我們不吸鴉片，不過開玩笑罷了。」該婦女微笑不語。中年男子始終未作聲，只是在吸鴉片。竹筐內的嬰兒，仍在哭叫不已。

休息後，復行，二十里至谷洞，入麻江境，又三十里至樂坪，時夜幕已垂，宿於一劉姓客店。六月二十一日於樂坪停留一日。

昨晚店主告以今日樂坪逢場，數十里外之花苗子（貴州漢人通稱苗人爲苗子）均來趕場，特於此處停留一日。樂坪屬麻江，有居民百餘戶，頗形冷落，惟逢場時尙熱鬧，場期最熱鬧時爲十二時左右，至下午四時後，街上又冷落如常。場上之貿易品，多爲食鹽，火柴，布匹，食物等。本日場期，苗民來趕場者不多，其男子服裝與漢人無大差別，婦女則皆穿花衣裙，其

花爲藍布上綴以小方塊白布。她們都是赤着脚，身體均壯健，每人都是挑着柴、糧食等物，來易布匹、食鹽等日用品。

六月二十二日發樂坪，沿石鋪小道西北行，山路崎嶇，十五里登東山坡，山高約七八里。至山頂遇玩猴戲者二人，審其語言，知係豫籍同鄉，問之果係南陽人，「南陽玩猴人，走遍普天下，」今方知此言之不虛。同爲天涯流浪人，初見頗覺親熱，各以「何時離家」相詢，惟彼此係走相反方向，未得久談即各奔自己前程。

由東山坡下山即爲貴定城。貴定城在山脚下，城內除幾家飯店外，商店則甚稀少。於一家小飯店休息進餐後，復繼續前行。貴定產桃頗有名，臨行購十餘枚，攜之備途中食。出西門，沿公路西行里許，渡一河，公路橋樑被水冲斷，現有九十三師兵工修築。前行公路上下山坡，蜿蜒曲折，三十里至甕城橋，時天氣尙早，惟身體頗覺疲乏，乃止宿。由樂坪來，計程七十里。

六月二十三日發甕城橋。

昨晚通宵被蚊虫咬得不能片刻安睡。入黔以來，途中所宿客店，全是床上僅鋪稻草一層，無席無蚊帳。晚間蚊虫、臭虫、跳蚤是三大敵人，總是侵擾使人不能安睡，而昨晚蚊虫之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不吉利「洋鬼子照像是取魂」幾十年前內地老百姓的心理，苗民大約也是如此。下午四時餘，抵安順，車站在東門外，下車進城，承胡朗君介紹，住三民旅社，甫入店，雷電交加，大雨傾盆，如遲至半時，則必被淋成水雞矣。

七 安順概況

三民旅社老闆姓李，爲皖宣城人，係一鴉片烟鬼，自命爲「小諸葛大相士」，掛招牌於旅社門首，談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中年婦女爲之幫忙，大約係其姘頭。旅社中除我們二人外，別無其他客人，不過他們相命營業似尙不壞，一夜之間，相命者有三四人。晚間同這位李大相士兼老闆談起話來，問他將來是否預備仍返下江，他答以「有吃，有吹，有老婆，回下江幹什麼？」後來慕霞半開玩笑的問他道：「這裏混個老婆容易麼？」他答道：「只要有錢，老婆有的是，在安順五十元大洋管叫你娶得個洋學生。」他的話大約免不了有點演義，但在這大多數人已經貧困化了的安順，賤價拍賣自己女兒的，一定是大有人在。

三十日，昨晚大雨通宵，天氣頗涼，夜間僅蓋一棉被，頗覺寒冷，起床後着單衣兩件，被凍

得索索打顛，無已同慕霞至街上各購毛衣一件。我們原攜有毛衣，在柳州時因覺時已入夏，乃投郵寄回家中，不意在此又成必需品。在他處正苦於酷熱的炎夏，我們在這裏却需要毛衣，貴州高原上，倒是一避暑的好地方呢？

安順原爲府治，現爲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下午往訪唐茂宏專員，承唐專員介紹，得識修志局長黃元操先生。黃局長爲安順聞人，曾宦遊北方多年，見面頗示親熱，堅邀至該局住宿，我們固辭不獲，乃由三民旅社移住於修志局。該局地址在縣立圖書館樓上，高超清雅。圖書館內有書籍千餘種，報紙雜誌各十餘份，在貴州全省中，此爲唯一無二之大圖書館。

在修志局共住五日，每餐黃局長特令廚師備麵條饅頭等食物，這是我們年餘未得一嘗的家鄉飯，今則每餐均得大吃一飽，誠乃快事。

黃局長年已六十餘，却矍鑠異常，尤健談，同我們談話，每晚均達十一時以後方就寢。關於安順社會民生情形，承告頗詳。公餘飯後，並不時陪伴我們至街上及近郊作遊。安順城內居民約五萬，約佔全縣人口四分之一。街道尙平坦，商業在表面上看來，似頗冷落，但據黃局

長談，安順商業殷實上，實過於貴陽。商店資本在十萬以上者有二十餘家，多係鴉片商。由安順每年運出外銷之鴉片，約在萬擔以上，（每擔千兩）已佔貴州全省出口鴉片三分之一。如果說貴州全省經濟是建染在鴉片上，那麼安順實在是一個主要的金庫。

安順手工織布業頗發達，城內有木織機之家約千餘，鄉間農人多以鴉片易洋紗自織爲布。商人多運鴉片至粵桂出售，而歸購洋紗，鴉片與洋紗，爲安順商業上之主要貿易品。

歷次貴州省政府，都以安順富庶，便盡量的來搜刮。在安順一縣，每年各種捐稅合計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其中鴉片稅約一百六十餘萬元，禁烟罰金約十五萬元，烟燈捐約十萬元，其他丁糧及各種雜捐約五六十萬元。鴉片稅係出口之鴉片每擔抽稅一百六十元。禁烟罰金本爲種植鴉片之地，每畝須於正糧稅外再納稅若干元，所謂「寓禁於征」。但貴州禁烟罰金是一種攤派性質，不種鴉片之農民及商號，亦須出這筆捐稅。烟燈捐亦名吸烟罰金，凡吸烟者每盞烟燈月須納稅大洋五毛，吸鴉片的人固須按月繳納，但不吸鴉片的人，亦須經常地納烟燈捐。安順城內有一家商號，老闆店員不及十人，但每月須負擔六十盞之烟燈捐。欲派以款，何患無名，實際上又何必巧立這些名目，就是無名捐只要派到小百姓的頭上，

誰又敢少出半分錢呢！

安順是貴州出人材最多的地方，教育爲黔西各縣冠。有省立中學一所，縣立女子中學一所，小學百餘所。但也不管中學、小學、省立、縣立，都是七八個月沒有領到經費。兩個中學的校長，都是穿長袍的老先生，經費因爲許久領不到，連教職員的伙食也沒法維持，設備上當然更談不到。教職員學生們都是布衣布鞋，均甚樸實。據女子中學校長談，女學生中一個人能有兩件藍布大褂穿的就很少，多是僅有一件衣服，穿髒了夜裏脫下來洗一洗，次日再穿上。本來在這交通不便的山國中，布價太昂貴，普通人家爲女兒買一件衣料，是不大容易，但這樣儉樸成風，却是養成學生一種很好的習慣呢！

八 安順的苗民

在安順街上苗民來往頗多，服裝是各色各樣。安順全縣苗民約計有八萬左右，此八萬苗民細分析之，約有八十餘種。不同種之苗民，服裝不同，風俗不同，不通語言，不通婚姻。按安順府志記載，安順最先土著民族係獐狍及猓獯，苗民大約是在唐宋時由湖南西部被漢人

驅逐而來。苗民因無文字，問其過去歷史都是茫然不知。不過他們據傳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由下江移來的。現在獠獯猺殘留者已甚少，普通皆視其爲苗民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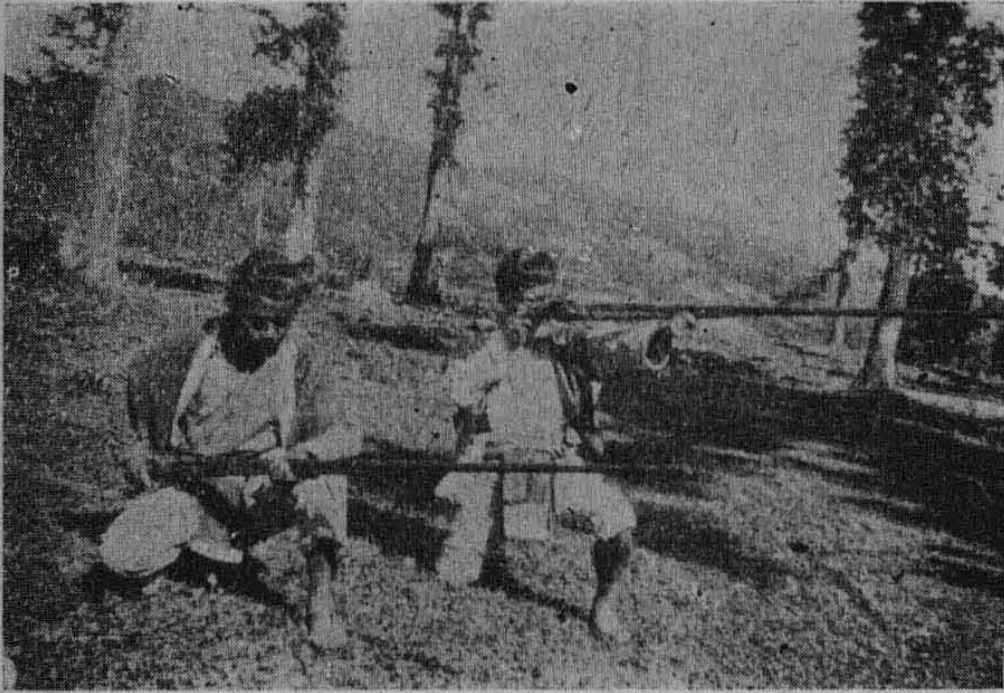
在歷史上貴州曾經過幾次的苗亂，在清咸豐同治年間，貴州苗亂歷十餘年始平，當時苗亂最先發動，即在安順。苗民本極馴順，對官庭尤畏如虎，無如官庭及不肖漢人，處處不以人類看待苗民，以致逼其叛亂。當苗亂時，苗民所持武器戈矛甚少，多爲鋤頭鐮刀等農具，甚至有僅拿石頭者。男女老幼一齊動員，逢漢人即殺，當時漢人在鄉間未及逃避而遭殺戮者不下數千人。此外尚有少數漢人躲藏於山洞內，苗民則於洞外燒以烈火，或用風車灌以石灰辣椒等物，而薰斃之。迨後清兵平亂，苗民被屠殺的數目，是數倍於其所殺之漢人。此一幕壯烈的苗民叛亂，經大屠殺後，得告救平，迄今苗民提起往事，都是談虎色變。雖生活更奴隸化，却不敢再有叛亂行動。

苗亂救平後，苗民土地權是喪失了，全淪爲佃農。在安順城裏住有不少的漢人地主，他們的土地很多是租給苗民耕種。苗民的佃農是極守規矩，繳納租課，是一點也不拖欠，官庭所派捐稅差徭，地主是多半要轉嫁於苗民佃農身上。此外有很多有勞動力而無田地可佃

而耕的苗民，於山岩上，石縫中，披荆斬棘，種以包穀番芋等，但此從無人過問的荒山，一有少許生產力時，就有人出頭來當山地主，開鑿山地之苗民即須向之納租。俗話說「窮得連撒尿的地方都沒有」，許多苗民都是這樣。

苗民男女都是勤苦耐勞，沒有遊手好閑的人，吸食鴉片的也很少。歸女固然要織布，但除織布外，還要到田裏工作。在生產時，普通僅休息三天，三天後仍照常工作。這樣，她們在年青時，因生活習慣關係，身體上還不覺得怎樣，可是到了四十歲以後，身體上各種毛病都相繼出來，能活到六十歲以上的婦女很少，普通多是在五十歲左右就死亡。

苗民的生活，很多還是保持着原始時代的狀態，住的房屋一丈高的可以說沒有，都是以亂石爲牆，上覆以草，高僅六七尺，人畜同處，污穢異常。他們的生活品，一切都是自給，就是一盒火柴也不肯用幾個銅板去買，總是自家裏保存一點火，使它不滅作火柴的代替品。除鹽以外，他們可說不用一點外來的東西。鹽他們認爲是最寶貴的東西，一個月能以吃到三兩次鹽的，這是生活最好的人家。洋貨他們是一點也不買，這一方面，是他們沒有購買力量，同時他們生活慾望很低，就是有幾個錢，寧埋藏使它生鏽，也不肯拿出用去。如說愛國不用



外國貨，他們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呢！

苗民飲食起居，全不知講衛生，尤特別吃死牲畜肉，有病不知延醫診治，只是求巫拜神。

苗民的神分外神和家神，沒有偶像，沒有牌位，外神多是些大石怪樹，家神則多為死牛羊的骨骼頭顱等物，裝於罌中或盛諸筐內，上蒙以布而置諸門後，或懸於門上，其上所落之灰塵愈厚，則其神亦愈靈驗。

獵 者 的 民 苗

苗民的人口，向無精確調查，不過就歷年估計，苗民人口是在逐年的減少，這固然是因生活資料獲得困難所影響，同時疾病死亡率太大，也是人口減少的一個大原因。

合羣互助，是苗民特有的美德，他們生活雖然異常的貧困化，但乞丐土匪在他們中間是很少有



苗人所吹的蘆笙

的。一個年老無子女的人，鄰居親戚輪流供給他衣食，年幼無父母的孤兒獨女也是這樣。至於耕種田地或興築土木，大家都是通力合作，先做你的，再做我的，這種合羣互助的美德，是很值得稱贊的。

每年舊歷正月初一至十五，爲苗民的跳花節。跳花亦稱跳月，在跳花時須先佈置跳場，跳場多是在山坡下一塊較平坦的地方，場上插以木竿，竿上綴以四季常青之樹葉，名爲花樹。屆時男女咸集，均穿新衣，頭項帶以銀圈。男子各攜蘆笙一具，或竹笛一枝，婦女多空手往觀。男子或三十人爲一組，或二十人爲一組，各持笙笛繞花樹而吹，三匝後，或吹而舞，或吹而不舞，或不吹而舞，一組



舞 跳 的 人 苗

玩笑，或強使一雙情人以臉碰臉，其父母如在側，他人亦必向之道喜，爲父母者亦以其子女得到愛人引以爲喜。如其子女向人求愛而遭拒絕，或其已成年而無人向其求愛，爲父母者則以其子女貌陋而不能見愛於人，既引以恥，且引以爲憂。

苗民的婚姻過去全爲由跳花男女相愛而結合，不過近來離城市較近的苗民，在婚姻禮節上，多仿效漢人，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某男愛慕某女子，而告知其父母，或其父母

演畢，一組繼之。女子多旁觀嘻笑，有時亦羣歌而和之。跳花爲苗民唯一的娛樂，亦爲男女求愛之最好機會，當跳花時，如某男愛慕某女子，乃對之唱歌，而向其求愛，如某女同意，乃唱歌以答情，否則亦唱歌以拒絕之。當某男女唱歌表示相愛時，其他男女則必向其開

以某女子可爲其兒媳，乃託媒向女家求婚，並令其子隨媒往女家走三次，如女家同意，則再使其女往男家走三次，如雙方男女父母都認爲滿意時即可定婚。定婚時，男家之聘禮多爲布匹項圈等物，不過近來女家多索聘禮爲金錢。聘金在定婚時，男家先繳三分之一，餘數俟結婚時補繳。結婚時如女家以得佳婿爲喜，有讓半數有讓全數者。婚禮爲新郎由其戚族數人導之步行往女家迎娶，女家則由姑嬸嫂等陪送新婦至男家。男家當日以草蓆鋪於牛檻中，上陳以酒席，款待女家來賓。女家所攜來之禮物，爲已宰之小猪一對，雞或鴨四隻，酒兩甕，米則以所來之人數爲度，人各一升。其他來賓以賀者，其所攜之禮物，有爲酒一壺，有爲米一升，或錢若干。當晚新郎新婦及所有來賓均飲酒唱歌。唱歌後，新婦爲男家家族行洗腳禮，先由翁伯叔洗起，以及遠親，受洗者須以錢擲腳盆中以贈新婦，每人最少爲銅元五枚。次日早晨新郎向家族及親戚行磕頭禮，名爲「拜早」，外祖父受拜後贈以腰帶，無腰帶者贈以布。家族尊長及各親友受拜者各贈以錢。第三日女家來賓告辭，向男家各贈制錢一百文（今有改爲銀一角者），新婦此時亦隨之歸寧。歸後半月，新郎再一人往迎，新郎至女家住三二日則偕新婦返。新婦於男家住半月後，仍由其婿送返母家，名曰回門。回門時男家備糍粑酒

肉等爲禮物。自回門後，除栽種收穫時新婦返男家住短時期外，餘則仍住母家。懷孕臨產時，其丈夫迎之歸，此後方久住男家。

苗民結婚年齡很早，普通多在十五六歲左右，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很多都成了兩三個兒子的母親。苗民婦女因新婚後不常與丈夫同居，以及有跳月等自由戀愛機會，所以貞操觀念很淡薄，野合是一種很平常的事。男女離婚很自由，無所謂法律手續。大約男子如果向女子請求離婚，只要女子同意，彼此即可離開。但假若女子向男子請求離婚，則須由其新嫁之丈夫，給其舊丈夫錢若干，經舊丈夫同意後，彼此才可脫離夫妻關係。

苗民的喪禮很簡單，已死的人，在死後第一日夜四更時，其親屬必扶其屍使之立於門後，然後以犁、縶、或鈿，扶其手而大喊道：「犁在這裏，縶在這裏，鈿在這裏，我家的基業在這裏，祖啊！父啊！（呼死者）請你放下心吧！」如在冬日則必如此連呼三夜，夏日則僅呼一夜即入殮，殮用布纏屍，外裹以蓆，富有者亦有用棺材。祭物普通爲牛肉一塊，富有者則宰一牛犢。祭牛有爲其婿獻來者，但死者之家必給以半價名爲「包牛腳」。其戚族來祭者，爲米一升，酒一壺，或小鷄一隻。坟墓多爲山岩上鑿一洞，投屍於其中而封其口，有土地者亦有仿效漢

人於地面掘坟墓而葬之。

許多苗民有放蠱的技術，放蠱須先蓄蠱，蓄蠱之家，須清潔無塵埃。蠱是一種極毒的東西，人食之或皮膚觸之，必中毒而死。苗民放蠱之由來，大約係一種仇視漢人心理而起，苗民中有「毒死一漢人可免三年災」的謠傳，放蠱即為毒死漢人之一種方法。其放蠱辦法，大約係暗置蠱於食物中，或與漢人接觸時，暗置蠱於其衣服上。至於一般人傳說相隔數丈遠，苗民即可暗射蠱到身上來，這未免有點太演義。不過近來苗民放蠱並非對每一個漢人，多為對其有仇而無施報者，如調戲其婦女，訛詐其財產。這未始非弱小者對強暴者一種消極報復辦法。「解蠱仍須放蠱人」如某人中蠱，知係何人所放，而設法託人向其疏通，道歉賠罪，並聲明以後永遠不再欺壓他，則放蠱者即可有另一種藥來解蠱，否則必蠱發而死。因為苗民的放蠱，使許多漢人非常害怕，不敢無禮的對待他們。

九 訪苗記

在我們離安順前一日，修志局黃局長，特派該局採訪員洪君導之赴鄉間訪苗。出安順

城北門，約半里，有一軍隊營房，該營房係猶國才部所建，約可駐兵兩團，營房建築費爲八十萬元，係用營房捐名義，攤派於安順全縣。安順人口爲二十萬，這樣平均起來，每人所負擔的營房捐已是大洋四元了。

由營房右側北行，路係小徑，蜿蜒曲折約里許，道旁拋有一死孩，頭脚全被刀斬斷，血流滲滲，狀至慘。這個死孩看身材最多不過三四歲，當然不會有什麼犯法該殺的罪，詢之洪君，方知此該子被慘殺的原故。原來此死孩的頭脚，係被其父母用鋤刀鋤去，原因爲此死孩的父母連生過幾個兒子，像貌都相仿，都是得同樣病死去，認爲這是一個冤鬼故意屢此投胎來和他們鬧氣，現在將此兒鋤去頭脚，使冤鬼無頭無腳，不能再投胎搗亂，再生兒子定可成人。但鋤死孩時，不能等他完全絕氣，只要看他所得的病是和前一個兒子一樣，知道他必活不成，就趁他還活着時，鋤去頭脚，才能有效。這不惟安順一縣人民是這樣迷信，貴州各縣人民大約都是如此。

前行都是些連綿不斷的山崗，土地是異常的瘠瘠。山崗上的石縫內多種植有包穀。路還不算很崎嶇，路旁山上正在鋤地的苗民，望見我們幾個人都停止了工作，用驚疑的眼光

注視，路上和我們迎頭走的苗民，望見我們也都遠遠地躲在一旁。苗民們膽子都是特別小，望見幾個服裝特別的人，總以為這定是什麼官長大老爺到來，心裏免不了有些害怕。

約行七八里，到了一個苗民的小村落，名為楊莊，居民約六七戶，矮小的茅草房屋，都是依山用亂石砌築，所有的門，多是用樹枝編成，門前門後多是些亂石和污泥，一望而知苗民們都是在污穢中度極低下的生活。

本來在安順城附近三五里，就有不少的苗莊。洪君導我們來這裏的原故，因為這裏有一個已開化的苗民楊慶安信奉基督教，曾跟隨外國牧師到過上海一次，和他接談比較容易些，而且不至引起什麼誤會。

和楊慶安見面後，我即向他握手說道：「聽說楊先生信教，我也是基督徒，咱們在靈性都是親弟兄。」楊慶安一聽說是同道人到來，心裏很高興，表示異常的親熱，連忙命其家人燒茶備飯，我們向他聲明茶飯都不需要，只要彼此談一談話就好了。

楊慶安人很忠實，穿漢人衣服，講國語亦很流利，乍見絕對不知他是一個苗民。他有一姪，年約二十餘，亦着漢服，其餘全家男女仍係苗民服裝。

和楊慶安談起話來，問他什麼時候受洗入教，他說差不多是已經十年了。問他信教的經過情形，他說他的信耶穌，實在是受聖靈的感動。在他未信教前，是連教堂的門前都不敢經過。後來一個中國傳教士向他宣講過幾次，心裏才漸漸接近耶穌，以後又和外國人夏牧師見面。夏牧師待他很好，他就大受聖靈感動，不久就受洗入教。

後來楊慶安因事外出，他的姪兒和我們談話，他先向我問道：「先生信基督教麼？」我答以「是的，信。」接着問他道：「你也信吧？」他搖着頭答道：「我不信，基督教還不是同別的宗教一樣的是迷信麼？」這真使人大吃一驚，想不到苗民中尚有此不信宗教之新青年，自愧反被其笑爲迷信者。問他的學歷，才知道原來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安順苗民之中學畢業者僅二人，他就是二者中之一個。後來就和這位苗民新青年談起話來，問他「放蠱」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說連他們也不明白，不過據他們所知，現在會放蠱的人也不多，而且過去因少數苗人放蠱，常給全體苗民惹出禍事來，現在如果知道誰蓄有蠱，不等他放出，全體苗民就都要干涉他，甚至把他扭送到官庭。接着又問他「你們是那一種苗民，原先是由何處移來的？」他答以「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是那一種苗民，別人叫我們做小青苗，我們



民 苗 順 安

也說自己是小青苗。至於我們祖先是由何處移來，也不確實知道，不過據傳說，我們祖先是由南京移來，但這話是不是靠得住，誰也不得而知。」後來又問他些關於苗民風俗的話，他所談的和一般人所講的差不多，不過有些話他似乎有點是掩飾自己民族的陋規，如苗民男女野合，他說這是別人故意捏造，跳花男女相愛，他說這也是太演義。「家醜不可外揚，」他大約是存了這種觀念，有些話不願說出來。

楊慶安轉來，我們向他請求說我們很希望能以拍照他全家一個像。他很同意，即命家人更換新衣。有三個婦女，一個是他的妻子，其餘兩個年紀輕的大約是他的兒媳和姪媳。她

們羞答答地有點不大願意，楊慶安很鄭重地講了兩句苗話斥責她們，她們才不敢推辭站到院中，讓我們拍照。

照像後，我們就向楊慶安告辭，他命家人爲我們每人沖一碗苧薺粉，粉內還加有不少的白糖。白糖在苗民是比食鹽看得還珍貴，他用這珍貴食品款待我們，盛意隆情，真令人十分感激。

十 安順起行前

由安順至昆明，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經普安、盤縣、曲靖，一條是經興仁、興義、宜良，前者稱爲北路，後者稱爲南路，兩路是由關嶺分路，都是十七站。不過走北路至曲靖後，可搭汽車，少走五站路，走南路至宜良，可搭火車少走兩站路。南北兩路都有土匪，不過北路的土匪更多一點。在安順起程前，黃元操局長告以爲求途中安全起見，最好是二人覓滑竿一乘，滑竿伕均係當地人，路徑熟悉，可少遇危險，且可攜帶食物，免中途受餓。我們即遵黃局長囑，在起程前一日，至伕行覓滑竿一乘，以站計價，每站大洋一元四角。滑竿伕全是鴉片烟鬼，在沒找

顧主前，是終日在伏行內吞雲吐霧，找到了主顧則先索定錢過一個痛快癮。價講定後，伏子

索定錢兩元，我們則僅給其一元，因他們先多得了錢，常常中途乘隙潛逃。

滑竿是二人抬的小轎子，不過無頂無圍，僅兩根竹竿上綁以繩，繩上墊以被褥等，可坐可臥，較坐轎尤舒適。在黔滇川三省旅客，來往多乘坐之。

六日發安順，起程前胡郎君派人送來救急水數瓶，金雞納霜五十粒，並葶薺粉五包，黃局長亦贈葶薺粉數包。二君與我們均係萍水相逢，而隆情如此，真令人五內深感。

行裝整頓妥當後，特至縣府向唐專員辭行，並便中拍照紅崖碑文。紅崖碑原在鎮寧境黃菓樹西三十里紅晒甲懸岩上，字約三十餘，均大如斗，非隸

碑 崖 紅 順 安



非篆，人不得識，相傳爲殷高宗伐鬼方時所鑄，爲殷時一種甲骨文，有謂係一種夷人文字。迄今多人研究，仍皆莫名其妙。安順縣府特將原碑字形刻於縣府內一石壁上，以供專家研究。我們拍此照，不是預備將來作考古研究，不過是到了安順一次，留一個紅崖碑的小紀念罷了。

十一 我只顧到自己的幸福

由安順起行，也是九點鐘了。雨後新晴，北風淒淒，時在炎夏，貴州高原上很令人感覺得是一種秋天蕭條的風味。出西門沿公路西行，公路自修成後，迄未行過汽車，路面上是長滿了青草。初登程，滑竿由慕霞先坐，三十里至么鋪休息。伙子索錢吃飯，問其所得之一元定錢，則謂悉數用以還鴉片欠賬，今則早飯尙未吃，烟癮亦未過，四肢酸軟無力，如現在不吃飯過癮，則將寸步難行。無已又給其洋五角，二烟鬼乃得既吃且吸。我們亦於此時進中餐。飯後復行，霞慕讓滑竿與我。我生平未坐過轎，未被人抬過，初坐滑竿，見二烟鬼呼吸作喘，心內異常不安，但細思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幸福，原是建築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二

烟鬼的痛苦，我固然很同情，但沒有他們的痛苦，我便沒有坐滑竿的幸福。在同情別人痛苦，而又顧到自己幸福，二者不可得兼之下，那只有不管別人痛苦，只顧得自己的幸福好了。

十二 鎮甯的夷匪和鴉片

下午四時到達鎮甯，時腹已飢餒，但所住客店的規矩，是一宿兩餐，晚飯不到天黑時不開，早飯却是天未明就要開。在黔滇道上所有客店大約都是如此，因旅客行路，多是早起晚宿。客店價錢很公道，每人房飯價共滇洋三毛，合國幣僅一毛六分，不過菜須客人自備。自鎮甯西行，用錢全是以滇洋爲單位。

鎮甯城在山窪處的崗坡上，城中地勢較高，由四門進城均爲上坡，城內居民尙稠密，商店約數十家，所有街道全爲亂石鋪砌，居民及商店房屋多以薄石片當瓦，遠望之如大都市之灰白色洋房然。

鎮甯全縣人口五萬餘，其中漢苗各約萬人，仲家夷最多，約三萬餘。漢苗人均樸實安分，夷人則驍悍異常，爲匪者頗多。縣城西北約五十里之扁擔山，有夷匪數千，並有槍千餘，盤據

山險，不時四出騷亂，有時竟竄擾至縣城附近。前者中央軍過境，落伍之小部隊官兵，被其奪械殺死者頗不少。扁擔山險峻異常，此輩悍民，因久過山中生活，爬山越嶺又迅速如猿猴，就是大軍圍剿，收效恐亦甚微。最好設法慰撫，使其逐漸就範，日後政府應嚴禁不肖漢人，岐視夷民，並宜注重夷民教育，使這些勇敢的夷民同胞，能以成爲衛國禦侮的好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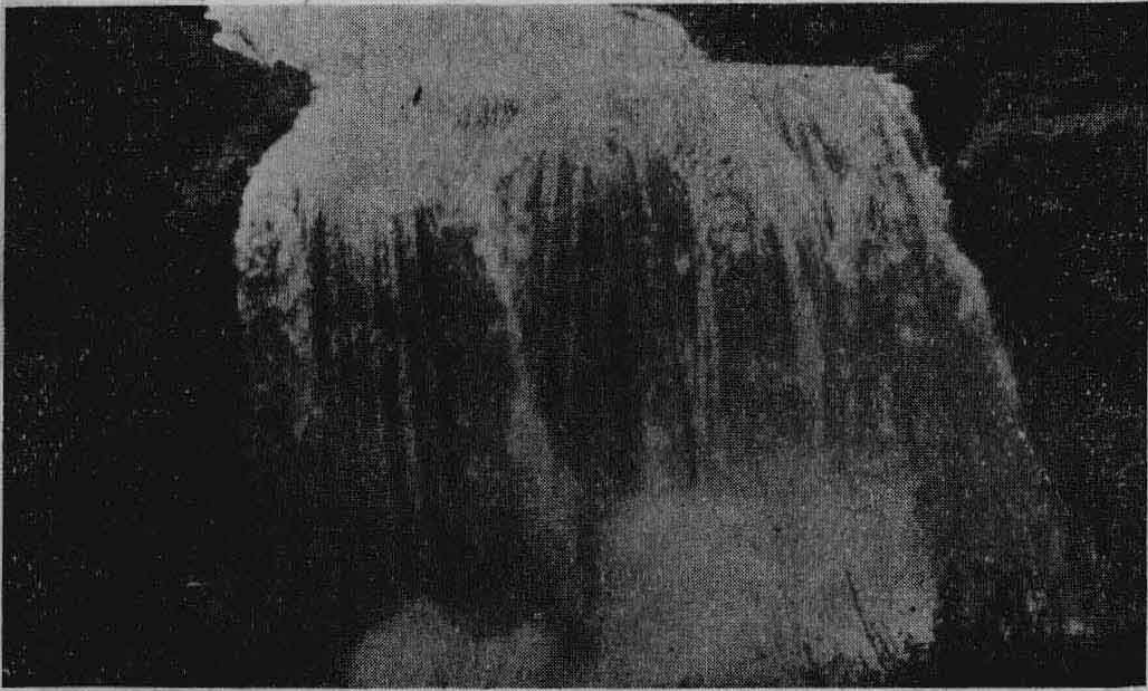
鎮寧所產鴉片，質量最佳，在黔省外運銷售之鴉片中，很多冒充鎮寧產。全縣每年外銷之鴉片，約二千餘擔，價值六十萬元。鴉片稅每年可收三十二萬元，丁糧則僅萬餘元。所以在鎮寧當個特稅局長，是比當縣長發財還要大一點。

十三 全國第一大瀑布

七日發鎮寧，出南門西南行，公路時續時斷，十八里至安莊坡，又十二里至黃菓樹，有居民百餘戶，飯店十餘家，時已中午，休息進午餐。

黃菓樹雖然是一個山中小鎮，但在貴州却是一個出名的地方，提起了黃菓樹大瀑布，貴州人是很多都曉得。大瀑布就在黃菓樹鎮西南隅的懸崖上，在鎮內就聽到隆隆的巨聲。

飯後同慕霞往觀，在相距百餘丈外，其飛濺之水點已灑到人身上，而路已溼滑難行。其高約



布 瀑 大 的 樹 菓 黃 州 貴

二十丈，寬約十餘丈，水勢之兇，聲音之巨，在百丈外即使人感覺有山崩地裂之勢。前在周西成時代，曾聘有美國工程師擬利用此水力，設一磨電廠，估計其所發之電，足供黔滇兩省所用。周西成死後，黔省多事，此天然大利源，已無人注意怎樣來利用它了。

由黃菓樹西南行，約十里路旁有周西成衣冠塚，民國十九年周西成與李肖炎戰，中流彈死於此。在黔省的督軍主席中周西成算是一個較好的人，如整頓軍紀，綏靖地方，整理財政，開發交通，都有相當成績。周死後，六七年來，黔省迄無寧日，以故黔民至今多思之。

前行數里下一山，高七里，下至山底，越一河，復

登山，即爲關索嶺。山高八里，形勢險要，相傳諸葛亮征孟獲時，關羽第三子關索守此嶺以拒蠻兵。山腰有關索廟，附近有跑馬泉，行人多於此休息飲水。下午四時抵關嶺，本日計行程六十里。

十四 徘徊歧路

關嶺原爲關嶺縣治所在地。民國二年縣治移設募役後，關嶺就逐漸荒涼起來。現在有關嶺縣第二區公所，居民約五百戶，房屋盡係茅草覆頂，矮小破汙。街上來往的人，大約都是許久沒有洗過臉，一片片汙黑的汙垢，散佈在灰黃的面孔上，他們大半是赤着腳，頭上都是纏了厚厚的布。

爲想詢問當地情形，特往區公所去一次，但是到了區公所，却是見不到一個人，在一所破汙的草屋裏，地上是一些散亂的稻草，已是許久沒有人的足跡。後來逕到區長家裏，適區長有事外出，家裏的人正在請巫焚香拜神，我們至時，其家人皆驚惶異常，問以何事，乃出一名片，告以有事要見區長，如晚間區長歸時，請其在家少候以便會談。

貴州的區長，大半都是當地有槍有勢的人，人民都稱其爲團長，這位關嶺團長，晚間到客店裏來回拜。問其區公所爲何無一人，他答以「區公所連一個錢經費也沒有，六個區丁因爲沒有飯吃，各自回家去了。」詢以西去路上情形，他告以「南北西路都有土匪，北路匪更多，不過土匪不足慮，我可派槍護送。」當時我們即決定走北路，因爲北路可少走兩站路。

八日，發關嶺。

當昨天宿店時，問客店老闆兩餐一宿共價若干，他只是說「沒關係，請先生們隨意開。」該店老闆是一個十足的鴉片烟鬼，對我們視爲是一份奇貨可居的好生意。今天早晨起行前，兩人共開房飯價大洋八毛，這位烟鬼店老闆很失望地把錢推放到桌子上說道：「先生們沒有錢就不要給錢好了。」八毛錢固然不算多，但在這山叢中的荒村裏，住的房子是黑暗穢污的臭虫跳蚤窩，飯是粗紅米，菜是自備，兩個人開八毛錢，已經是破了格，但這還不能滿足這烟鬼的希望。最後問他：「你究竟要多少錢？」他說：「先生們最少要賞大洋一元。」給他又加了兩毛錢，他才不言不語收下去。

本來是決定走北路，區長所派的護送團隊四人，已經到來，但臨時又覺得這樣一站一

站請人派槍護送，實在也太麻煩，而且每次護送的人，都得給幾個酒錢，更是太不經濟。何況自己是一個窮苦旅行者，這樣被人護送，耀武揚威又是太可恥。一轉念間又決定走南路，區長所派之護送團隊，最後婉言謝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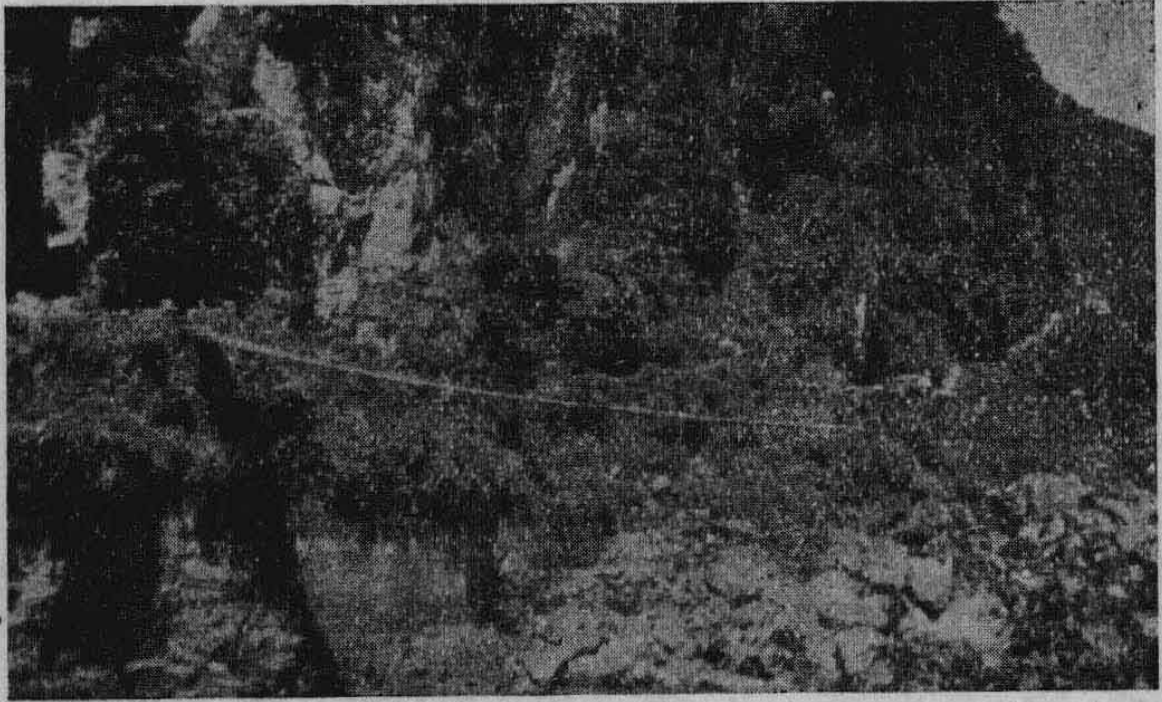
由關嶺西南行，十八里至雞場坪，又十五里至大水溝，有民居約二十戶，適逢趕場，苗漢雜聚，場上之貿易物品多爲布、鹽、柴等。售飲食者亦多，不過這些場上所賣的飲食大半是既污穢且欠熟，當地人食之則可，外處人吃了恐怕免不了要生病。

下午五時到達募役。募役原爲山中一鄉鎮，民國二年關嶺縣治移此後，較前大爲熱鬧。居民約數百戶，小商店有數十家，不過商店的資本似乎百元以上的不多。買白糖跑了半道街才找到一家，但半斤是滇洋四毛，其價之昂，真令人做夢也想不到。

十五 過盤江鐵索橋

九日發募役，南行約五里，至花江北岸山巔。花江爲盤江上游，兩岸高山陡峻，由山頂下至山底，約十五里。至山底渡花江鐵索橋，鐵索橋係以鐵索繫於兩山間，上鋪以木板，兩側有

力者，專門抬這一段難走的山路。我們原覓之一乘長途滑竿二脚，伏至此用滇洋一元，雇兩



盤 江 鐵 索 橋

鐵索欄杆，橋長約二十餘丈，兩岸峻崖削壁，下則深澗急流，人行橋上鐵索震蕩，仰視高崖，俯瞰深澗，真令人不寒而慄。橋南石崖上刻字頗多，多係敘述此橋歷代之建造及重修情形，並其在黔滇兩省交通上之重要。過橋後復登山，山勢尤為陡峻；十五里至山頂清門口，費時約三小時餘，所謂「花江坡，好漢坡，下坡叫你腿發軟，上坡叫你嘴發喘。」下午五時許抵平街，宿，本日計程五十五里。

十六 好心術和命該如此

在上下花江坡時，有很多抬短程滑竿的苦

個替脚。此外我們又用滇洋一元一角，另覓滑竿一乘，同慕霞皆得不走一步，而過此三十里險峻山路。當過鐵索橋後，開始登南岸山時，正當中午，山勢陡峻，行路之難，如登天梯，幾個腳伕都是累得汗流如泉，呼呼作喘。至半山一小飯店休息時，我行了一點小惠，出銅元十五枚，購桃二十餘分與腳伕食；同時他們喝粥之錢亦代拿出。一個腳夫感恩稱謝說道：「你老人家這樣好心術，沒有不升官發財的。」另一腳伕也附和着說道：「好心術的人將來是一定要有好報應。」

在又一次休息時，幾個腳伕在閒談，沒留心聽他們以前所談的是什麼話，只聽一個腳伕說：「這幾年來，我要不是命運不好，怎會弄到這個地步。」

坐滑竿的人，多給一文錢就是好心術，抬滑竿的人，是命該如此，勞動者們有了這樣的意識，却是給自己人生一種大的安慰。

十七 打破碗和財神爺

十日發平街，起行前吃早飯時，同桌有客二人，買鴨蛋四枚，令店主爲其做蛋湯，湯盛碗

中，店主遞給客人時，偶一不慎，碗落地摔破，兩個客人都是氣得躁腳，連說：「他媽的，真倒霉！真倒霉！」一人都是氣得飯也不吃，躺到床上去吸鴉片。店主很誠懇地向一客人勸解道：「我勸你們今天不要走好了，你們今天是要過鐵索橋呢！」一客人接着說道：「這還能上路麼？不過鐵索橋今天也是走不得的！」店主和客人他們都是篤信着早晨打破了碗是一天最大的兇兆。

在我們吃着飯時，腳伏老陳說：「夜裏財神爺亂叫亂鬧，使人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我真覺得奇怪，難道財神爺真會顯現麼？乃問老陳道：「財神爺你真看見了麼？是個什麼樣子？」老陳不大好意思的低聲說道：「是那吃老鼠的東西。」我當時毫未思索向他說道：「說牠是貓不好麼？爲什麼要稱牠爲財神爺？」一提到貓字，老陳卽擺手以示不要再說，我知道其中必於奧祕，話卽中止。飯後起行，途中老陳解釋道：「先生不知道，早晨萬不可說個貓字，一說貓，一天必定大不吉利，早晨稱貓爲財神爺，一天百事都亨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可幸的爲當天未出什麼岔子，否則必係我早晨說「貓」惹出禍來呢！」

十八 鴉片化的中學生

由平街西南行，越二嶺，十八里至白衣田，附近樹木叢茂，土地肥沃。又二十里至濫木廠，有居民數十戶，飯店數家，進午餐。過此西行，土地礮瘠，居民稀少。二十五里至卡子，有茅屋六七家，荒涼滿目。又二十里至巴嶺宿，本日計程八十五里。

十一日發巴嶺。由巴嶺至興仁這段路，不時有匪徒殺人越貨，未出發前，是格外提心吊膽。有一位姓蔡的老頭，在巴嶺停留四五天，不敢前進，但仍候不到馬幫，今天見我們冒險前進，他大約已是等得有點不耐煩，乃亦隨之而行。由巴嶺西南行，途中荒涼不見一人，二十里至三茅坡，有茅屋三四間，休息，脚伏吸食鴉片。隨後有二青年至，年均約十七八歲，衣冠楚楚，亦於是處休息，脚伏吸烟後，他們二人亦借用烟具，取出身上已燒熟之乾烟泡，作一番吞雲吐霧。過癮後與之談話，知係興義縣立中學二年級學生。貴州人的吸食鴉片，真可算是普遍，就是中學生也不會在例外。

下午三時抵興仁，住南門外壩上一張姓客店，初入店，店主問以「先生們是否隨馬幫

來？」我們答以「不是，」店主連搖頭咋舌說道：「真乃好運氣，這些時不隨馬幫走路，沒有不出盆子的。」

十九 興仁的苗匪

興仁縣政府門首，有一守衛士兵，這個士兵除過一枝槍外，別的是無一點士兵模樣，頭上是纏着厚厚的白布，身上穿的是一件藍色長衫，腿上穿的是一條白褲，脚是光赤着，子彈帶斜佩在長衫上，嘴裏噙着一根旱烟袋在吸着烟。他幸而是站在縣政府門首，若是在路上走，誰敢說他不是土匪呢！

縣長趙德生君，係一青年，頭腦尙清楚，在任年餘，與地方感情尙好。近因興仁劃爲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趙君調任安南，新任專員劉千俊氏日內即可到任。劉君前任江西南豐縣長，過贛時曾有一度晤談，其人精幹有爲，南豐任中，政績卓著。惜我們未能在興仁久留，未得與劉君再度晤談，特留一名片於趙縣長，請其於劉專員到任時，代爲致意。

興仁居盤江八縣之中，城內人口約八千餘，商店甚稀落。縣境盡山，地方苦瘠，農產物米

及包穀，豐年亦不足食。礦產蘊藏頗豐，煤遍地皆是，銻及水銀蘊藏亦多，前曾用土法開採，惟因交通不便，匪患頻仍，今則完全停工。

全縣人口僅三萬餘，苗民約佔半數以上。苗民分有水戶苗、黑苗等，年來苗民因生活日艱，挺而走險，流爲匪徒，持戈矛鑊刀，劫路殺人者頗不少。惟此等苗匪，仍畏官如虎，其所劫掠，全爲過境之小商人，如係公務人員，身着制服，雖隻身行路，苗匪亦不敢向之行兇。卽身着便服，如遇苗匪，聲明係公務人員，拿出護照證章等給他們看，他們亦可放之而行，可見苗民性馴，爲匪實生活壓迫使然。

當共產軍西竄時，興仁縣城曾被陷，不過僅盤據二三日，地方無大損失，人民對之亦無若何好壞影響，不過其紀律之嚴，行軍之速，至今人民飯餘茶後，尙多談及。共黨對於苗民會用「苗漢平等」、「苗民得平均分漢人地主土地」等口號以煽惑，惟苗民保守性頗大，且因語言文字之隔閡，其宣傳實無異對牛彈琴也。

二〇 一段冒險的行程

十二，發興仁。

在興仁問到往興義去這段路上的情形，誰都說不隨馬幫是萬萬走不得，特別是到萬屯的一段路；不過昨晚趙縣長向我們曾這樣說：「這段路土匪是有的，但你們身上沒有帶什麼重要東西，銀錢也不多，儘可放心。這裏的土匪不管是漢人或苗人，他們都是祇要錢不傷命，而且你們都身穿黃色制服，這些土匪定以為是什麼軍隊過境，必不敢行劫。」今早我們即決定冒險前去，但同行的蔡老頭無論如何只是說：「沒有槍護送，萬萬走不得。」他再三要求我們請縣政府派槍護送，我們受不過他的糾纏，乃寫一名片與趙縣長，請其派人護送一站路。候至九時仍未見到縣政府所派之護送槍枝來，乃索性而行。相隔數十分鐘，蔡老頭同縣政府所派之護送團隊隨後亦來。沿途盡山，涼荒無一人，三十里至交那，縣政府所派之護送團隊，至此折返。交那有興仁第六區公所，本欲請其轉派人護送至萬屯，但其所有區丁，均被派外出護送旅客，現無一人，須候至明日方可派人護送。當時我們即決定冒險而行，蔡老頭總是不敢冒這險，仍滯留於交那，於是彼此即分手。

由交那西南行入山谷中，荒涼無一人，即鴉雀聲亦無，行約十里，忽聽遠山上有唔唔的

人呼聲，脚伏老陳嚇得面色如土，低聲說道：「這聲音一定是土匪暗號，這裏正是出岔子的地方，不如咱們趕快的折回去罷！」當時我們心內亦忐忑不已，但既行至此，有匪即掉頭折返，恐亦來不及，只有仍壯胆前進，乃強作鎮定對脚伏說道：「不要害怕，土匪絕對不敢來，這聲音一定是放牛人之呼叫，況且就是有土匪他也不能怎麼樣你們。」

滑竿已早不坐，同脚伏都是加緊脚步向前走，二十里至大栗樹，有南來苦力數人在休息，心中稍安。又二十里至萬屯，危險地帶已安然闖過，大家都長出了一口氣。脚伏老陳說：「先生們真乃是有菩薩保佑，到黃草壩（興義）後，應該向菩薩獻個大刀頭（即豬肉塊）才是呢！」

萬屯屬興義，居民約二十餘戶，有客店三四家，但所有客店，均以我們語言服裝異於尋常旅客，不敢留宿，幸此處有一區公所，後經區長介紹，始得找到一家客店住宿。

這個客店的房屋裏，不曉得幾多久就沒有掃過地，雜草灰土是滿滿的鋪在地上。床上僅有一把稻草，沒有蓆，却有厚厚的一層灰。初入店，我們口渴異常，請店主燒開水飲。燒開水的茶壺，是一個去了蓋的罐頭盒，水開後，上面浮起一層烟灰，下面沉澱一層污泥。這樣的水，

只有口渴的人才能喝，但喝時，仍須閉着眼睛，拳着舌頭才可以喝下去。

晚間店主談：「從交那來這段路上天天出岔子，昨天有一個人離此還不到十里地方，被土匪砍了幾刀，當時沒有被砍死，還能以爬到這裏，但到這裏已經不會說話，腸子從肚中流出來，他用手指沾血在石板上寫了一個連字就死了。這人是姓連，或是一個連長，誰也不知道。後來區公所把屍掩埋了。先生們走這段路能以平安無事，真乃是洪福不淺呢！」

二二 黔邊重地的興義

十三日在吃早飯時，頸上覺得癢癢有物，用手一摸，原來是一個肥而且大的虱子，往下一看，誰知道褲上還爬着一個同樣的東西。昨晚曾向店主租賃棉被兩條，同慕霞各鋪一條，這兩個肥大的虱子，大約就是棉被帶上來的東西。至於棉被上還遺留有幾多？那還是個「未知數」呢！

由萬屯出發，三十里至黃菓樹，有一老嫗賣火燒包穀穗，時腹已飢，又無其他食品，乃同慕霞每人各吃四穗，以致手指嘴唇都被染得灰黑，二人相顧，不禁皆笑。

由黃菓樹前行，約五里渡一河，河身深狹，水流湍急。過河後，路漸平坦。下午五時到達興義，住新城豆芽街興義客棧。由萬屯來計程六十里。

十四日於興義休息，澣濯衣襪，且補縫之。

興義通稱黃草壩，爲盤江八縣之商業中心，是黔滇邊界上一重地。有新舊二城，舊城城垣依山建築，十餘里外即可望見，城內有水晶觀。廟在山峯上，登之可望數十里外。縣政府在東門內。城東隔一小河爲新城，新城無垣，居民稠密，商店多在豆芽街附近。資本在萬元以上者約四五家，多鴉片商，全爲安順分號。在桂黔公路未通車前，貴陽安順等處洋貨，多由滇輸入，而經興義轉運。當時馬幫千百結隊，往來不絕，以故市面喧闐。近則貴陽安順等處洋貨，多經桂由汽車運輸。興義市面，隨大加冷落。刻黔滇公路，正在修築，其路線係經盤縣、普安等處，將來竣工通車，興義當更受影響了。

全縣人口約十一萬，縣城附近尚有數十里之小平原，此爲「地無三尺平」之黔省中所不易見到。教育爲盤江八縣冠，有縣立中學一所，小學百餘所。教育經費年約三萬元，教員薪金尙不拖欠，在貴州全省中，興義爲教育經費最有辦法之縣份。境內土地尙肥沃，物產以

鴉片爲大宗，米穀豐年可自給，人民多勤苦樸實。惟近年因縣中出了幾位如何應欽王伯羣等軍政要人，一般青年均不甘屈蝮於邊陲小縣，多出外活動去了。

二二一 江底的餉捐分局

十五日發興義。

由安順來所雇之滑竿，至興義卽爲終站，西去須再雇滑竿。由興義至宜良計程七站，滑竿價共滇洋二十六元，較由安順來所覓滑竿之價約昂三分之一。早飯在天未明時，店主卽爲煮熟，但飯後久候，滑竿伕始來。兩個滑竿伕年紀均不滿三十歲，但都是鴉片鬼。一個姓李的伕子，已久未下苦力，近因賭博輸了錢，沒辦法才來抬滑竿。但他走得還沒十里路，就叫起苦來，說這乘滑竿竿子太軟，不好抬，要轉回興義再去掉換一個。但我們既走了這麼遠的路，怎好讓他再轉回去掉換，一轉回掉換，就得再耽誤一天。

三十里至小溝鋪，有居民約二十戶，無飯店，僅有一老嫗尙有冷飯半盆。當時腹已飢，前去數十里內全買不到飲食，乃令老嫗煮開水一壺，以開水將冷飯泡熱，同慕霞各吃一碗。

甫抵江底鎮，雨即傾盆大下，我因徒步先行，未被雨淋，暮霞及滑竿仗，後余數里，均被淋如水雞，全身盡濕，無一片乾處。

江底在山脚下，距興義六十里，有居民約二十餘戶，房屋均矮破污，茅草覆頂。鎮南爲江底河，河深水急，中有一石橋，高約六七丈，長約十餘丈，工程頗鉅。橋南即爲滇境。鎮內有一餉捐分局，往來黔滇之貨物，均須向其納稅，其檢查綦嚴，其敲詐亦無微不至。有一苦力由滇境來，帶有肥皂十餘塊，此少數肥皂，任何人皆知不須納稅，但餉捐局查檢員向該苦力說道：「看面子不叫你納稅，但須留幾塊肥皂給咱們用。」又有一人挑有兩袋葵花籽，葵花籽，當更不須納稅，但亦須留一點給檢查員和局內的師爺們零吃。在「天高皇帝遠」的深山中，宜乎此輩爲所欲爲也。

二二二 進入滇境

十六日由江底出發，過江底河即入滇境，足跡又至一省，心內有一種勝利的愉快。時細雨霏霏，山路溼滑，三十里至清水河，雨霽天晴，午餐又是冷飯充飢。又二十里至老雞場，西行

山勢漸低，晚宿板橋，本日計程七十里。

板橋爲羅平第一大鎮，居民數百戶，有區公所、公安分局及兩級小學一所，商店十餘家，婦女多纏足，其裝束多保持數十年前之老樣式，但均甚勤苦耐勞，田間耕作，路上挑擔，頗不少見。如其能破除纏足陋習，則其工作能力，當不亞於男子矣。

傍晚大雨，天氣轉涼。

十七日發板橋。

由板橋西至宜良，公路土基已修成年餘，惟橋梁涵洞，迄未建築。由板橋沿公路路基西行，甫登程，大雨淋漓，泥膠沾脚，沉重濘滑。約十餘里雨息，繼以西風，所謂「黔雨、滇風、川太陽」，此皆就夏日而言，蓋夏日黔省多雨，滇省多風，而川省太陽則炎熱也。

五十五里至羅平縣，於一小飯店內進以包子麵條，其味極劣，且欠熟。我們北方人習慣，途中每餐均不離大蒜，大蒜功能殺菌消毒，食後尙安。次日途中遇馬幫客六、七人，均言於該飯店食包子麵條後，都鬧起病來。我們得免於病，未始非大蒜之功呢。

羅平原州治，屬曲靖府，全縣面積頗大，人口約十萬。境內土地礮瘠，農產物以包穀爲大。

宗，農民多於包穀收穫後，種植鴉片，故鴉片實爲本縣農村經濟之唯一生命線。現在滇省厲行禁煙，本縣劃爲第三期，於三年內禁絕，禁煙後之農村經濟，恐將大受影響也。

境內多山，礦產煤銻均有，而鉛之蘊藏尤豐。縣北百餘里之富羅鉛礦，前曾開採，後因運輸不便，雖產量甚豐，而運銷維艱，以致停工。現仍有少數農人於冬春暇時，以人力開採，土法製成鉛粉，運銷於昆明等處。

全縣教育經費，年僅滇洋四千元，惟此僅用於教育局及第一兩級小學，其餘學校經費，概由自籌，無確定數目。全縣學校計有兩級小學五所，初級小學四十餘所。縣立中學一所，係本年初成立，基金僅滇洋一萬八千元，學生兩班共五十餘人。

滇東各縣，均地瘠民貧，羅平尙爲較富庶者，但所見人民仍是衣服襤褸，囚首垢面，他處當更無論矣。

本日原擬宿羅平，惟因明日至師宗一站爲九十里，恐一天趕不到，乃又前行十五里，宿於慶多羅。慶多羅居民約百餘戶，村西依山，風景優美，附近土地，亦較肥沃。

二四 窮苦的師宗

十八日由慶多羅出發，沿途居民稀少，土質成紫紅色，礮瘠不生五穀，山亦濯濯如洗。下午四時抵師宗，本日計程七十五里。

師宗窮僻荒涼，城垣高不及丈，城內道路崎嶇，商店無一家，僅有零攤三五，出賣食鹽火柴等物。

往縣政府去，進了大門不見一人，兩旁房屋亦多倒塌，院內滿是荒草。我們意以此定係舊時衙門，縣政府必遷他處，但二堂上却見有案桌一張，上置有火籤二筒，案桌後尙貼有「祿位高陞」「上任大吉」的紅紙黑字，此非縣政府又係何處。又進見一破屋內有一人，向其問以此是否縣政府，他答以「是」，接又向我們問以「有何事」。此人即係收發主任，我們乃出名片，告以要見縣長。他乃持名片傳達於縣長，少許出，謂「縣長有請」。我們被導至會客室。會客室內有床兩張，一床上鋪有光席一條，上置一枕頭，另一床上有黑藍色棉被一條，這棉被大約最少要有六七年沒有拆洗過，被面是污垢一層。縣長到來，貴姓大名詢問

後，即坐於床上，接道說道：「我這衙門太不成樣子，連一個會客室也沒有，這是兩個師爺住的房子。」這位縣長年紀大約有六十歲，手裏拿了一根長管煙袋，一面談話，一面吸煙。他還很留心國事，向我們詢以最近之北方外交情形，下面是我們同他的談話：

「聽說日本最近要佔北京，是不是真的。」

「前些時華北曾一度緊張，不過我們因在荒僻的地方旅行，許久未得看報，近來情形，還不曉得怎樣。」

「先生們知道吳佩孚現在何處？」

「大約是在北平。」

「他還有兵嗎？」

「沒有了。」

「聽說日本是很怕吳佩孚的，政府爲何不給他些兵叫他去打日本？」

「恐怕事實上不是這麼的簡單，一個吳佩孚也打不退日本兵。」

諸如此類的話談得很多，大約有四十分鐘，我們告辭而出。

有幾句俗話把師宗的縣城和衙門形容得很好，「進了師宗縣，衙門是豬圈，大堂打屁股，滿城都聽見。」

師宗的窮苦，在滇省中可列爲甲等，全縣人口九千戶，約三萬人，丁糧全年爲新滇洋三千元，合國幣僅一千六百元。教育經費全縣爲新滇洋一千八百餘元。學校有兩級小學一所，初級小學十餘所。境內土地礮瘠異常，農產物僅有包穀，但此豐年亦不足食。煤則遍地皆是，隨地皆可掘取，公路兩旁煤炭多浮現於地面，毫不費力，即可取用，其情形頗似晉南高平晉城等處。人民因購棉不易，十家之中無一家有棉被者。冬日多於室中燒煤炭取煖以代棉衣棉被，因煤炭之獲得，實在較棉花容易得多了。

二五 病倒途中

途中因每天夜裏都是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睡，幾天來已覺得身體不適，食量減少。在師宗的晚間，瘧疾來臨了，忽冷忽熱，週身疼痛，遲遲不能入睡。時至午夜，口渴唇乾，但人都在夢鄉，欲飲杯水，難如置身撒哈拉沙漠中。此時念及孑然一身，病倒萬里他鄉，痛苦無人知，湯藥

無人煎，不禁悲由心起。同時又懷疑到此病定係什麼重症，不僅是單純的瘧疾，在此荒山途中，醫藥無處可求，豈不將束手待斃。心愈思而愈焦灼，愈焦灼而愈不能入睡。

十九日天明瘧止，但身體仍痠痛異常。早餐感覺飯苦難以下嚥，半碗飯亦未吃完。今日滑竿成了我一人的專利品。由師宗出發西南行越一嶺，越嶺後，即沿公路基西行，約十里途中遇馬幫客一人，病重不能騎馬。另有一同伴隨而照護。病者倒臥於路旁，其同伴只唉唉嘆氣。我坐滑竿走到時，病者同伴向我哀求道：「先生請行點方便，請你騎我們的馬，讓滑竿給我這同伴坐，他病得已三天沒得吃飯，馬現在不能騎了。」當時我下了滑竿問他的病狀，知他所患的是可怕的虎列拉。同病本應相憐，不過我為顧及本身利益起見，却不能讓滑竿給他。因我也是病人，雖然病較他稍輕，但同樣的是走不得路，而且他所患的病係傳染最烈的虎列拉，假設我讓滑竿給他，而自己染上虎列拉，則將如何是好。最後惟有婉言拒絕，僅將隨身所帶之普濟水一瓶贈其沖服，即匆匆向其告辭而行。此病人之生命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呢！

沿公路路基西行，約三十里，又轉登人行小道。沿途居民稀少，所見居民房屋多以亂石

爲牆，上覆以草，人畜同住一室，污穢醜異，使人見而作嘔。晚宿馬街，本日計程八十里。

二六 大少爺的店裏

在馬街所宿客店，人皆稱之爲大少爺家店，房屋尙高大，有前後二院，前院宿客，後院爲內宅。招待客人爲一中年婦女，其態度至爲冷淡。入店時我們口渴異常，請其煮開水飲，許久詢以「水是否煮開？」她板起面孔似理不理的答道：「火沒有空，你想喝水，請你自己去煮好了。」原來大少爺的店，非其他客店可比，除房飯外，其他一概不管。後來我用嚴肅態度向該婦女理論道：「你們既然是開客店，就當以禮待客人，人家住店是出錢的，不是叫化子，不用說你們是大少爺家店，就是大老爺家開客店也得給客人燒開水。」後來這位婦女大約是覺得此客人態度如此強硬，當非尋常客人可比，定係有勢力人，不大好惹，乃轉變和色說道：「火現在正煮飯，飯馬上就熟，飯熟後好再給先生燒開水。」

馬街屬陸良，居民數百戶，其熱鬧遠過羅平、師宗，鎮東面負山，西北臨中延湖，湖面積約五十方里。附近土地肥沃，農產豐富，自興義來，沿途所見，以此爲最富庶之區。

二七 由馬街至宜良

二十日由馬街出發，二十里至紀心莊。過此西行，土地復礪瘠。六十里至天生關，居民約五十戶，宿所住係一馬店，人馬雜居，嘈雜異常。院內有石砌一大水槽，宿店之馬均於槽內飲水，而宿店之客人，所飲者亦此水。如說講衛生，最好忍渴不要喝水，但行路的人，誰能不渴，渴誰又能不飲水，在此惟有把「講衛生」三個字束之高閣，一切都聽天由命好了。

本日三次共服奎寧丸十粒，晚間瘧疾尙未發作。

二十一日發天生關，昨晚通宵大雨，平明始息。七時登程，路濘滑難行。三十里至大哨，休息進餐，白飯小菜，但二人一餐，店主竟謂共價二元五角，其價之昂，殊出人所意料。我們乃向店主質問：「你這是什麼飯，怎會值這麼多的錢？」沒得等店主回答，滑竿伕老江趕快接着解釋，謂此係按舊滇幣計算，舊滇幣一元，僅合新滇洋二毛，合國幣不過一毛。我們至此乃恍然大悟。自此西去，用錢均以舊滇幣為單位。

過大哨前行，路頗崎嶇，下一山坡，約十餘里。下午四時抵宜良，甫入店，雨即傾盆大下，入

夜方息。

宜良爲山峽中一小平原，南北狹長。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米及包穀，每年均可有餘外運，滇東各縣不足之民食，多由宜良米糧濟之，故宜良有滇東倉庫之稱。縣城西臨滇越鐵路，北門外居民稠密，街市喧闐。境內溫泉頗多，城北五里許有溫泉一處，其泉水之大，較陝西臨潼之溫泉稍差，設備亦簡，僅有大池一，小池五，水尙清潔溫暖，浴資每人銅元四枚。我們途中已兩月未得一浴，垢穢遍身，至此乃得痛快一浴，浴後身體輕爽，如失重負。

二八 到達昆明

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由宜良搭滇越車赴昆明。入站時鐵路警察，見我們黃色短衣，荷皮包、照相機等，疑爲日人，一人盤詰後一人又來，如此者凡三四次，其他搭客亦多注目而視。三時車由南開來，登車至昆明，每人四等車價爲舊滇幣九元四毛。滇越鐵路因所經盡大山，工程艱巨，所有枕木，全係鐵板，道旁所栽之電杆，亦係鐵樁，惟軌道窄，車輛短小，年來該路因營業不振，車上站上都陷於陳腐狀態，其一切設備，較任何國有鐵路均不及。外國人的東西，

不一定樣樣都好，「滇越鐵路就是一個好例子。

由宜良西行，車盤山而上，蜿蜒曲折，所經山洞無數。將至呈貢時，滇池在望，而地勢亦漸平坦，下午六時抵昆明。下車後，警察又是嘮嘮叨叨一番盤詰，並指定城內馬市口昌新旅館爲住處。昌新旅館爲浙人所開，每人每日房飯價爲舊滇幣九元，其價之昂已駕京滬等處而上之矣。

二九 黔滇道上聞見雜錄

檔箭碑 在黔滇道中的路旁，不時可以見到有二尺高的小石碑。碑頭上刻有「檔箭碑」三個大字，碑文大半是「弓開弦自斷，箭到碑來檔，君子念三遍，小兒百歲長。」上走何處，下走何處，南走何處。」這些石碑是立在岐路口，立碑的原因，是有些人家生了兒子，怕兒子不能成人，立了檔箭碑，就可檔去兒子的一切災難，使兒子可長成百歲的老頭子。這些立檔箭碑的人，本來是爲自己的兒子，却因此給行路人以不少的便利，不然誰又肯白白的在路旁給行路人立一塊指示道路的石碑呢？

天地君親師 在沿途所住的客店，每家房屋中間，都祀奉着一個「天地君親師」神位，有的大約是知道現在是已經沒有君了，乃改爲「天地民親師」或「天地國君師」，還有是「天地民國師」。這個神位是同「增福財神」「關帝真君」並列祀奉，早晚是要燒香磕頭。

秧苗神旗，由關嶺西行途中見到稻田裏插有許多小白紙的旗，初總以爲此大約是勘測公路，後見此旗隨處皆是，乃知絕非勘測公路而必有其他作用。後向人詢問，方知這是秧苗神旗，用之以保護秧苗，使秧苗不生蟲不受災，可獲豐收。凡稻田裏插旗的人，都是在秧苗會，會內供奉有秧苗神，在會者每年均須拿出錢若干以敬神，方能領得神旗以護秧田。

火蕨 在由安順至興義途中，有一種野生植物，名爲火蕨，手觸之痛如蜂螫，旋被螫處即腫起。聞當地人言，前中央軍過境，北籍士兵見火蕨葉肥大，大便後用以當作手紙，以致肛門附近，全被刺腫，疼痛難以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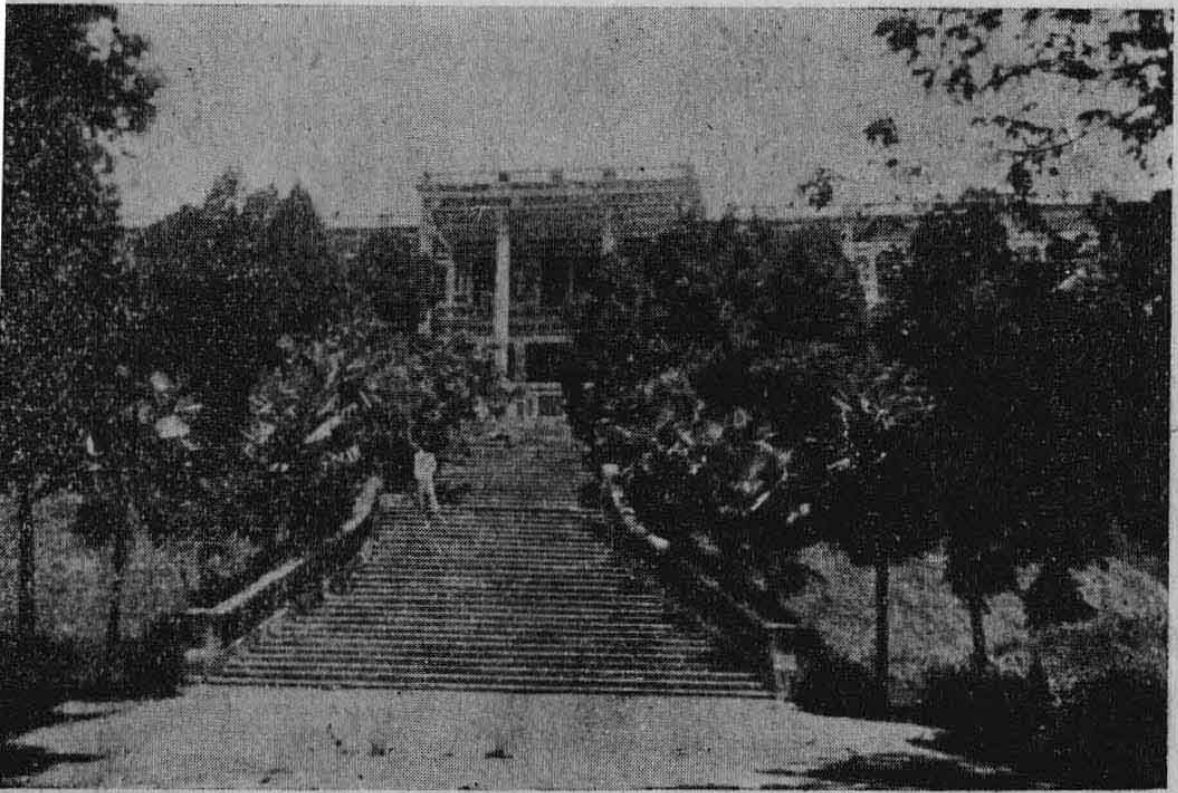
馬幫 到過西北旅行的人，大約都知道駱駝隊，一駱駝隊至少是在百匹以上。在黔滇道上，駱駝是一個也見不到，所見到的是一羣羣的馬幫。一羣馬幫最少是五十四匹馬結隊而

行。馬幫的馬，都是善於爬山越嶺，走險峻的山路如行平地。馬幫的人為途中安全起見，都是自帶槍枝保護自己，每一幫馬至少要帶有二十枝以上的槍。此外飲食器具亦皆隨身帶着，休息多在野地有水處，人煮飯馬吃草，和西北駱駝隊生活無大差別。

苦力和煙槍 黔滇兩省苦力者，幾無人不吸食鴉片，每一個苦力者只要一走路，其隨身必攜帶的東西就是煙槍。走路如覺疲乏時，隨地一躺，拿出煙槍點起燈來就可過癮。我們曾和這些苦力者談話，問他們道：「你們的錢賺來得不容易，不吸煙不好嗎？」他們回答是：「假使我們不吸煙的話，我們還不幹這苦力呢！」

雞蛋吃不得 雞蛋本為滋養料最多的食物，但由安順至興義途中雞蛋却是吃不得的，因為這段路上的雞子，多染有痲瘋病，吃雞蛋最易受傳染。此段路上雞蛋亦從未見過有人賣，大約已是沒有人養雞。不過鴨蛋隨處都可買到，鴨則不傳染痲瘋，鴨蛋儘可放心多吃。

三〇 昆明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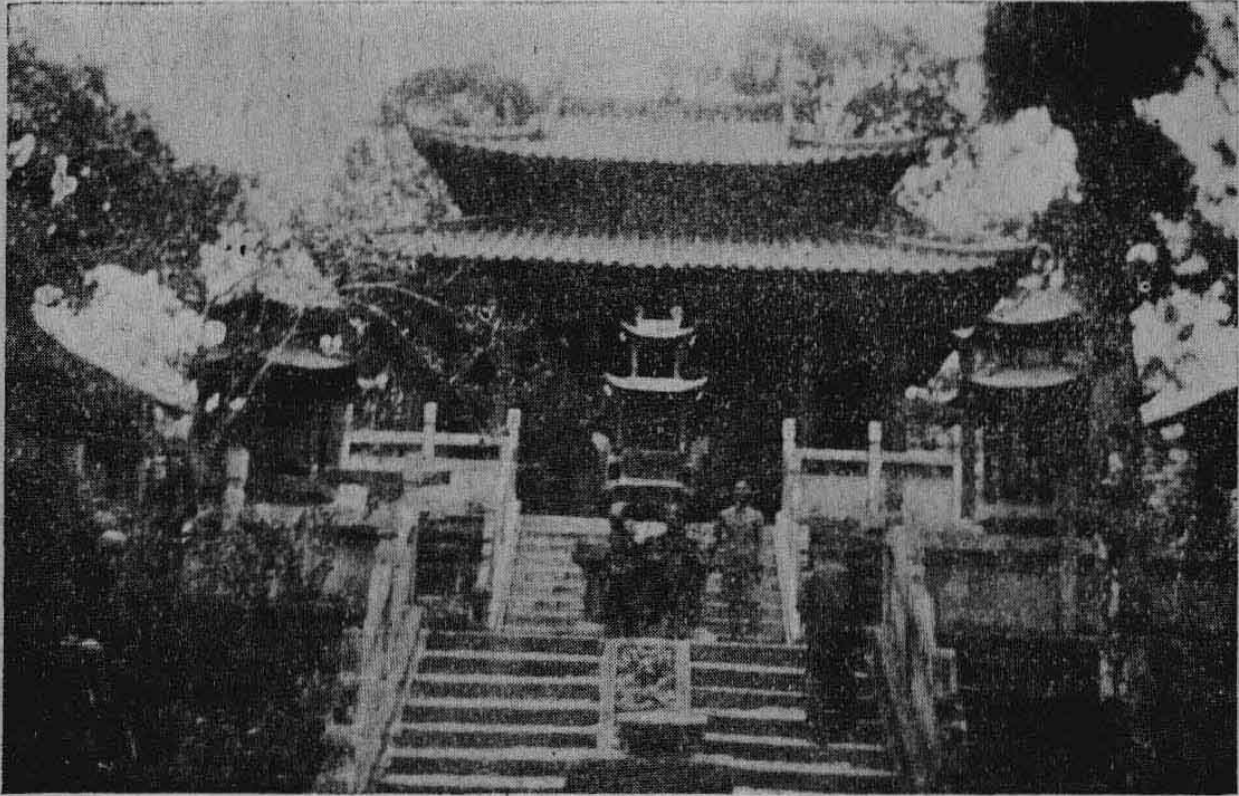


昆 明 之 雲 南 大 學

昆明不惟是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而且是中國西南部的重要城市，國防上的要地。

全市人口據市政府的統計是十四萬七千餘人，外人僑居者以法及安南人爲最多，但實數尙不及五百人。柏油馬路在昆明是見不到的，所有的路全是石板鋪砌，也不管是坐汽車或黃包車都是免不了有點震盪。

在昆明街上很少見到汽車來往，黃包車也不多。就是坐雲南第一把大椅的龍志舟主席，出入還是坐着四人抬的大綠轎子，龍主席不是沒有汽車，因爲在這石板路的昆明街上，坐汽車是遠不如坐轎子舒適，而且省政府是



昆明金馬山之金殿以銅建成相傳爲吳三桂稱帝時之金殿誤也

在五華山上，汽車又是不能直接開上的。

暮氣在昆明表現得很厲害，上午九時以前，商店多半是沒開門，在十二點鐘以前到各機關很少能以會到人。聽說這還是蔣委員長到過一次後，大家厲行了新生活，若是在過去大約還要更甚一點。

初到昆明一切物價叫人聽了害怕，一塊肥皂就是一兩元，旅館的房價最低也是五六元，可是昆明的滇幣一元，僅合國幣一毛，原因是富滇銀行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二年中間共發行了紙幣八千餘萬元，最後是完全不兌現。自龍雲掌握滇省政權後又成立了一個新富滇銀行，另發行紙幣，十足兌現，對於舊富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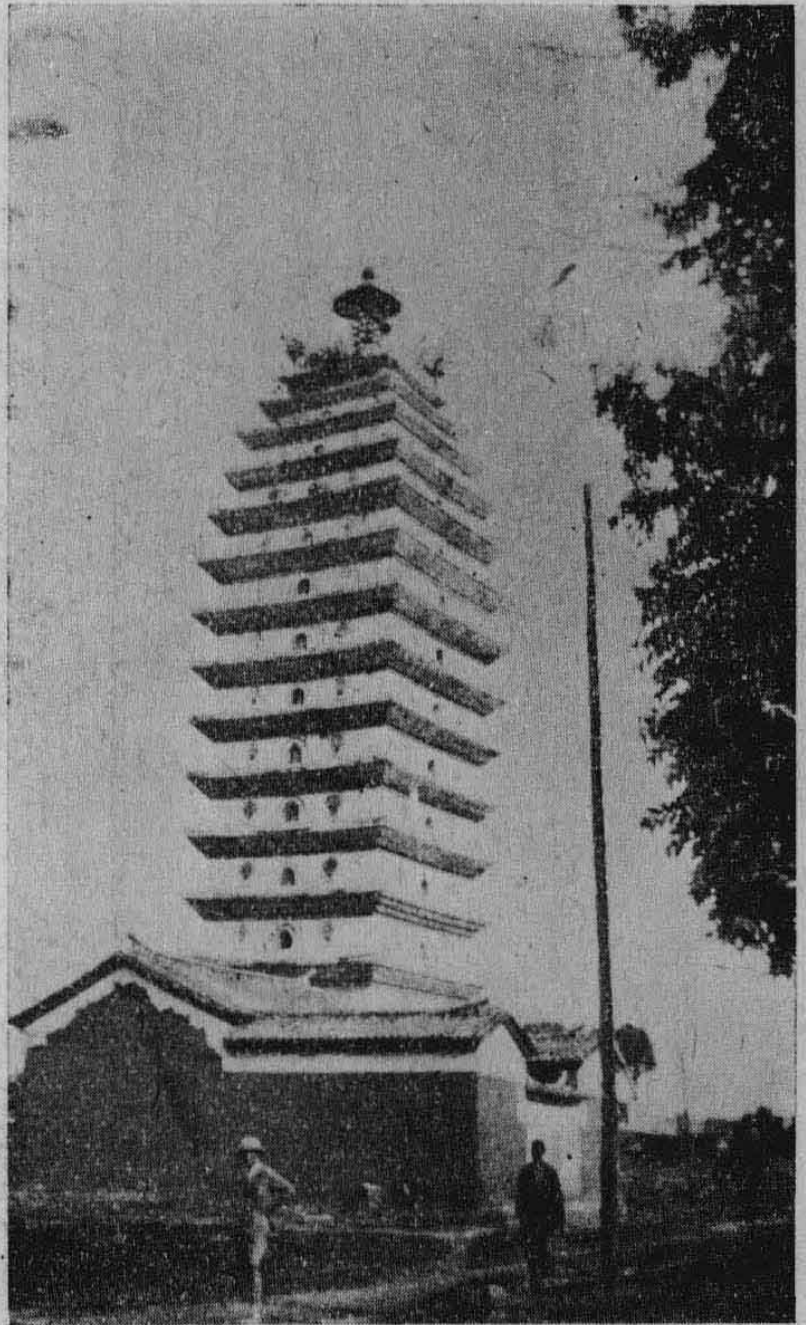


昆 明 之 街 道

紙幣，限制每元當新幣二毛使用，不過昆明物價依然是以舊紙幣爲單位。舊滇幣除過每張五元十元外，尚有五十元一百元的，這恐怕是中國紙幣中很少見得到的。

在昆明市面上見不到大洋和法幣，市面流通的，除了新舊富滇紙幣外，尚有雲南硬洋，雲南硬洋全是五毛小洋，因其所含鎳之成份較多，成色過低，差不多二十毛僅可和大洋一元價值相等。

昆明物價用國幣實折起來，僅較貴陽稍賤，較其他各省會仍昂貴。生活程度亦高，米價舊幣十元僅可購十五六斤，普通學校伙食費每月須舊幣七八十元，如和濟南開封等處相



昆明之金雞塔

較，差不多要高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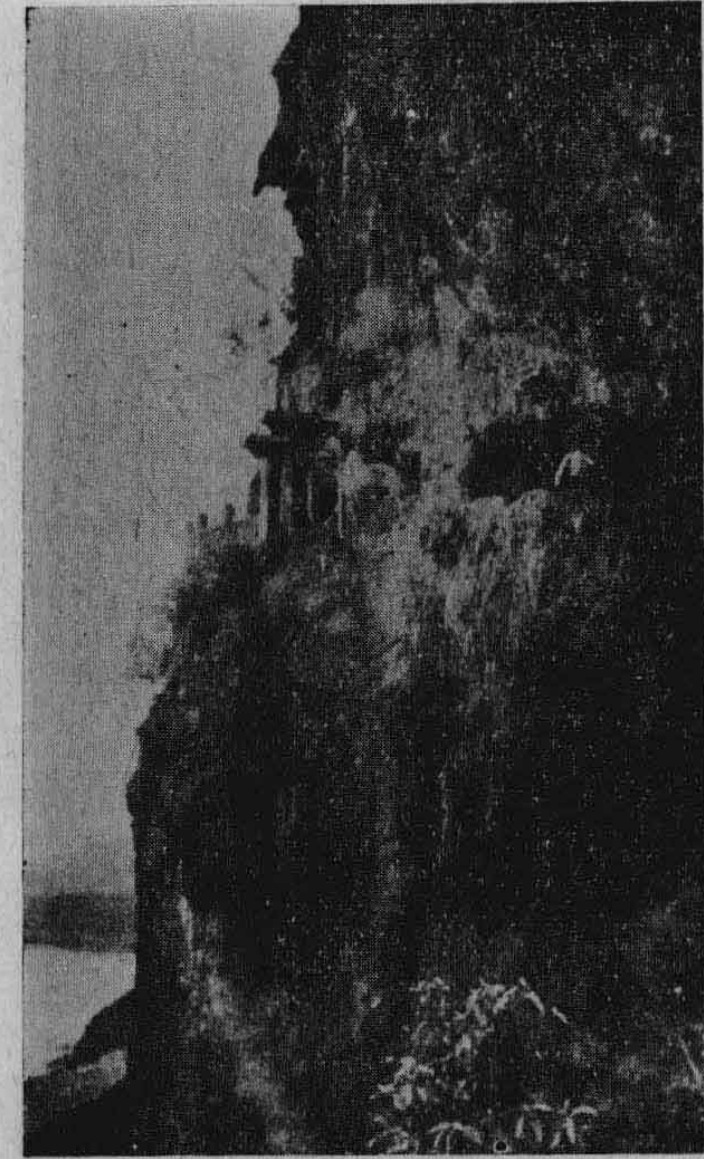
昆明商業最

繁盛之區，為城內一條南北大街。全市商號據商會統計大小共約七千餘家。其中資本最大者為一家電汽

公司（約有資本國幣一百六十萬元）和十餘家鴉片商號（每家資本均約五十萬元左右），餘則資本多在國幣萬元以下。不過鴉片商近來因省政府成立鴉片統運處，已不得自由貿易，現已無生意可做，都要歇業，其餘洋廣雜貨布匹等門市商店，近來也都是家家虧本。據商會某君談，昆明商業凋敝的原因，除了受全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外，尚有政治的關係，八千萬

元的舊富滇紙幣最後是當二折使用，昆明商號是要吃六千萬元的啞吧虧。此外國民政府明令裁釐後，雲南加上一種特種消費稅，這種消費稅是無貨無稅，而且稅率是要較釐金高得多，這樣直接使商人負擔加重，成本加高，而商業日趨破產。

在交通上，昆明和安南來往是要較和國內任何省份都便利些，安南人在昆明街上是不時可以見到安南人的面孔和身材同中國人實在沒有大的差別，所差別的只是在衣服



閣天達之山西昆明

和牙齒上。安南人的審美觀念實在有點特別，別的民族都是以牙齒潔白為美，他們却是以牙齒污黑為美，但牙齒生來不是黑的，他們要用人工把牙齒染黑，每一個安南人也不管是走着坐着，嘴裏都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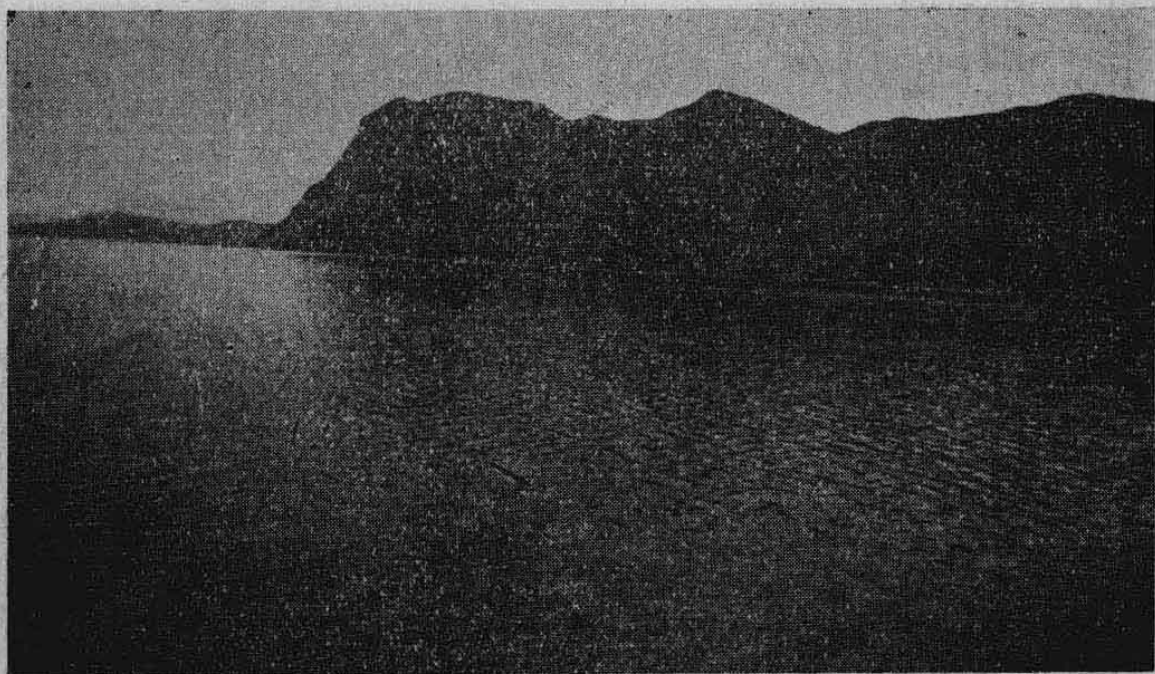


亭 心 海 之 海 翠 明 昆

含着板榔，含板榔日久，便可使牙齒變白爲黑，黑牙齒是安南人最顯著的標誌。

昆明氣候是四季宜人，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冬日溫度最低爲三十度，下雪是很少見到的，就是天下了雪也很快地溶化。夏日的溫度最高爲八十度，人們全不用揮扇，若是在雨天的早晨和晚上，須得穿上夾衣，才可不至受凍。

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風景的優美，國內其他都會很少能以比得上。城內翠海，岸柳池荷，清漪迴繞，城外滇池，波平如鏡，一碧萬頃。大觀樓之樓閣秀麗，西山之峯巒蒼葱，均爲他處所少見。他如金馬山、圓通山、古幢



光風池瀆

公園。龍黑潭等，都是饒有風景。假設有人問以「昆明風景比杭州怎樣？」我當答以「昆明可比一美麗的鄉下姑娘，她的美全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飾上。如果你愛天然美的鄉姑娘，則定以昆明好一點，如果你愛修飾美的摩登小姐，則定以杭州好一點。分判她倆的好壞，大約是要取決於自己的審美觀點吧！」

三一 到箇舊去

「到雲南無論如何總要往箇舊參觀全國第一大錫廠，」腦子裏很早就如此決定。到昆明後，雖然瘧疾不時發作，精神終日萎靡，但往箇舊去的觀念仍然打消不了，經過了幾天的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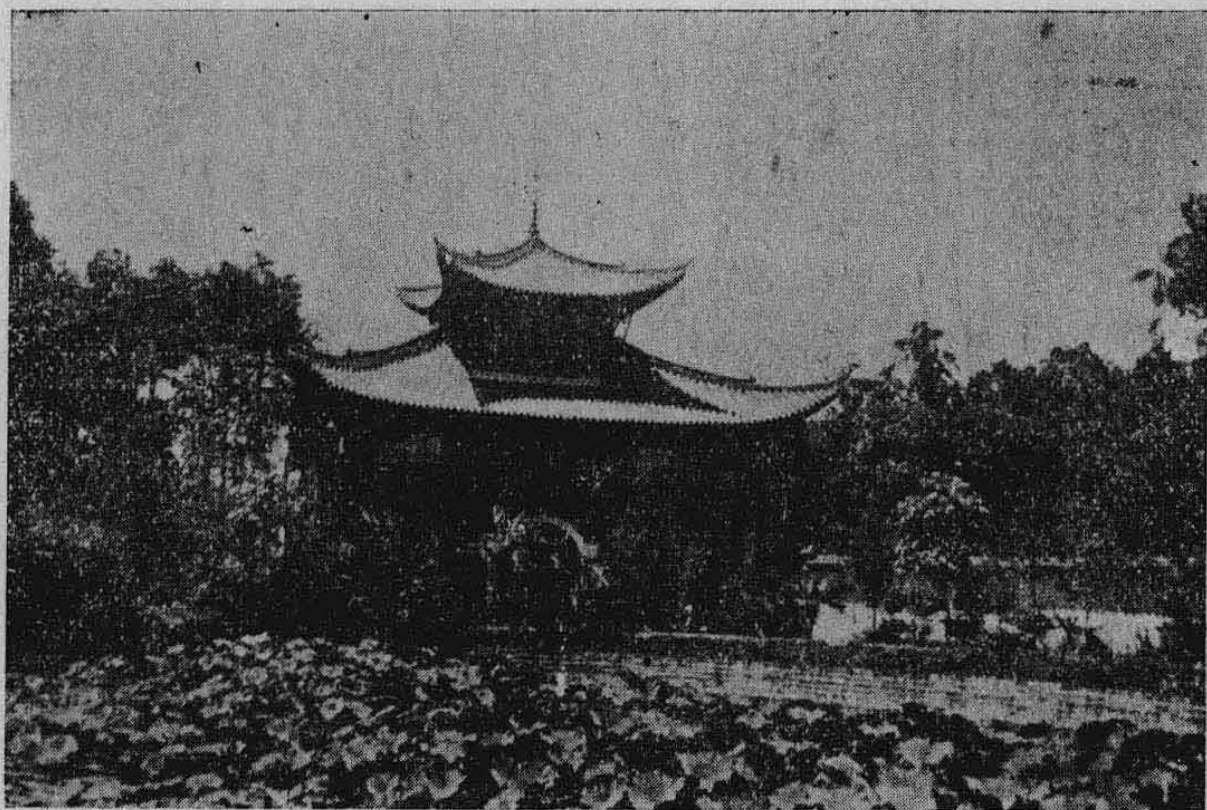


樓 觀 大 上 池 滇 明 昆

豫，最後決定是要負病前去。

在往箇舊的前一天，我們到滇越鐵路昆明站向一位華人站長交涉往返優待票，該站長以此處駐有法人總辦及會辦，未敢擅自作主，乃導之至總辦辦公室與一法人會辦晤談。該法人來華甫七月，而操華語極流利，人亦和藹。關於優待車票事，彼謂「四等車無優待票，三等車則可以半票優待。」所謂三等車半票，即係四等車整票價，其三等車設備，實與四等無大差異，優待與否，均無若何關係。

由昆明往箇舊是由碧色寨轉車。昆明往碧色寨的車是每日早七時南開，我們因



昆 明 西 山 雲 栖 寺 之 鐘 樓

欲至宜良溫泉浴，乃於先一日下午二時搭開往宜良之短票車，五時至宜良。下車後適遇中華職業教育改進社農村考察團諸君。前在南寧時彼此曾有一度晤談，不期在此又相遇，晚間同宿一店，彼此談至深夜十二時後方就寢。

二日上午九時，農村考察團諸君搭車赴昆明，我們十一時搭車南行。鐵道所經盡山，盤旋曲折，過山洞無數，經羊街、狗街、婆兮等站，下午五時半抵開遠。此處係宿站，車停，旅客均下車宿旅店。我們所住為雙安旅店，尚清潔，一宿兩餐，每人舊滇幣七元。

開遠原為阿迷州，境內多山，地瘠民貧，

車站因係宿站，有大小旅店十餘家，法人及安南人留居者頗不少。城內則僅有居民及小商店，冷落異常。

三日早六時半，由開遠南開，路多係上坡，九時抵碧色寨，下車轉登箇碧車。碧色寨在半山坡，除一海關及鐵路人員外，居民及商店甚稀少。箇碧鐵路係三十磅之輕便道，其修築時原爲便利錫之運輸，後由雞街展修一支路至建水，改爲箇碧臨鐵路，今又西展至石屏，並擬將來修至思茅。其資本全爲商股，如全路告成，滇南交通旣便，於國防上亦有莫大補助。

由碧色寨至箇舊計程八十五華里，車價三等票每人爲舊滇幣十四元合國幣約一元五角，此恐爲國內任何鐵路未有之高價。不過購三等票者，頭二等車亦可隨便坐，惟購四等票者，則不得越雷池一步。車身寬約五尺，長約二丈餘，每列車掛十餘輛，每小時速度爲十五里。上午十時由碧色寨開車，下午四時抵箇舊。所經盡山，過大小山洞約六七，中途較大之車站爲蒙自、雞街，可購零星食物。

箇舊街市頗熱鬧，但旅店却是沒有一家，所有往箇舊去參觀的人，多借宿於錫務公司或其他機關，我們在昆明時承省黨部楊鏡涵委員介紹，乃借宿於箇舊縣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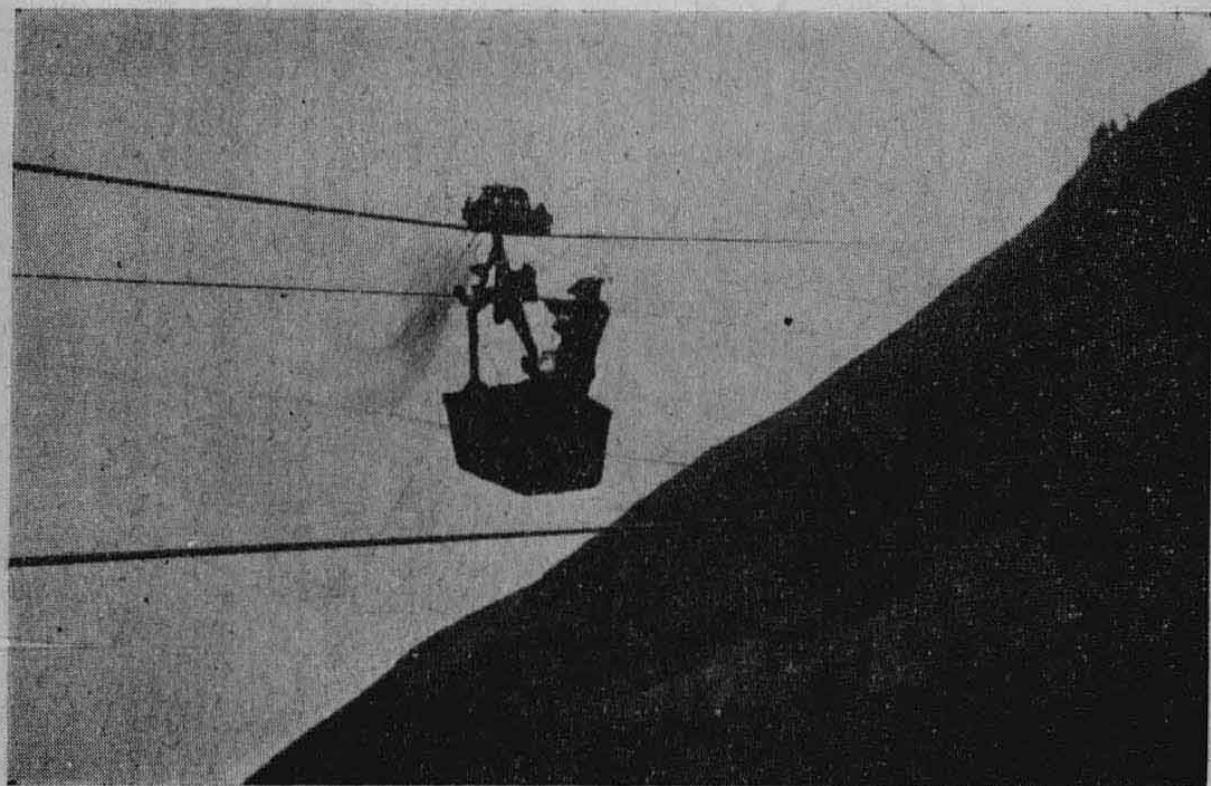
廠 錫 之 格 拉 馬 舊 箇

三二一 箇舊錫廠參觀記

四日早九時至錫務公司訪協理鍾希竹

君，鍾君湘新化人，見面頗示親熱，談話後導之參觀總公司本部。該公司成立於宣統二年，地址建於箇舊谷中南山下，初資本為國幣二百萬元，歷年屢有增加，現有資產約三千萬元。其組織最高為董事會，總公司日常負責有總經理協理各一人，下設總務、工程、開採、製煉、營業五部，每部設經理一人、股長若干人。開採部下設三礦廠管理處，第一管理處在馬拉格，第二管理處在老廠銀洞，第三管理處在古山，三處距

公司均在十五里外，其中以馬拉格為主要礦廠，蘊藏及產量均為他廠所不及。煉製部設煉



道 索 之 間 兩 山 舊 筒

爐於公司內，三廠所開採之硫（礦沙），均須運來淘洗製煉。

五日赴馬拉格參觀，由錫務公司至馬拉格計程十五里，須翻越山嶺，山路崎嶇異常，硫之運輸有空中索道。鍾協理告以如乘索道鐵兜，則二十分鐘即可到達，如徒步而往，則非兩小時不可，問我們是否胆大敢坐索兜，我們慨然答之以「敢」，鍾君即派一勤務，導之前往索道處。索兜由馬拉格來係裝運礦沙，返時則空，惟兜內滿沾濕泥，索道處特使人於內鋪墊以草，我們二人合坐一兜。索兜由錫務公司傾斜上山，索道上之污油，因索兜轉動多下滴落於衣帽上，但又躲避無地，只有任其污穢衣帽



工 礦 的 廠 錫 舊 筒

而已。行約二里至山頂與公司之間，於索兜震動前進中，俯瞰百丈下之深澗，不禁心爲之寒，如索斷兜墜，則必粉骨碎身矣。約五里至山頂，須轉換索兜，該處駐有索道處職員周某，已接鍾協理電話，乃爲另換索兜。周君又另自乘一兜，陪之前往。前行又經深澗二，越山嶺一，約二十分鐘到達馬拉格。

下索兜後，周君導之至廠外各硐（同洞）口遊覽一週。在天良硐口遇新由硐內負硫外出之工人數十人，其年齡均在十五六歲左右，每人均以蘆布小袋裝硫負於肩上，胸前各繫有一小煤油燈燃之引路，均赤腳，頭上皆覆有厚蘆布一片，因爲在硐內硐道低矮，頭部不時

觸石必覆此以護頭。其面孔及週身皮膚全被硫泥染爲紅黃色，至硎口都是呼呼作喘。當時我卽開相機對之攝影，被他們發覺後，都大驚而逃，後我向他們招手解釋道：「請你們不要跑，照你們的像不是什麼壞意思，實在是想把你們的痛苦情形，叫外邊人都曉得，將來好設法救一救你們。」周君也再三代爲解釋，不過仍是不能得他們十分諒解，就在他們走動中拍影一幅。

天良硎爲箇舊錫廠中最大之硎，爲錫務公司與一私人礦商合開。硎深約三千餘尺。我們曾匍匐入硎，行約十餘丈，因溼滑潮濕，黑暗不辨咫尺，卽匆促而返，不知三千尺以下之工人，其生活將何以堪。出硎後，回顧硎內之潮濕黑暗，仰視硎口之天良二字，再看到負硫工人之形狀，心裏不禁說道：「天良，天良，資本家真乃是有天良！」

由天良硎北行，遇一工人，脚上釘以鐵鐐，於硫堆旁行走，問周君以「此工人何罪被釘以鐐？」周君告以「此爲工人多騙用工資潛逃被獲者，乃釘以脚鐐罰其在硎外工作，公司待工人頗寬，如係其他礦商，則給其釘鐐後，仍須罰其下硎負硫。」聽周君言後，心中不禁替箇舊工人暗發一聲長嘆！

後周君導至管理處，有工程師謝君（？）等接待，進以牛奶餅乾。時遇雲南大學鐵道工程實習團數人，本日係由箇舊徒步前來，腳上都是滿沾黃泥，他們已參觀完畢即作歸計，問我們乘坐索兜有無危險，我們當答以「只要胆放大，便可無危險。」他們乃決定於返時亦冒險作空中行。

少憩，謝君告以如欲由豎坑下硐參觀，須先更衣，我們乃換上工人衣服，每人提一炭化鈣之小燈，謝君導之先行。豎坑有升降機，一如普通之機器煤井，由坑口下至第一層洞，約數分鐘，詢之謝君，則謂已千餘尺了。硐內潮濕異常，滴水嘩嘩之聲，相繼不絕，脚下所踏多爲水與泥。硐內有小鐵道、電話、電燈，不過電燈太晦而不明。工人工作分掘、拉、負等工作，掘硫係包工制，負硫者係以重量計算，每月能負二萬斤出硐者，可得工資舊滇幣一百元。（合國幣十元餘。）推拉車之工人，係雇工制，每月除伙食外每工人可得工資國幣三元至七元，第二第三層洞與第一層洞大致相同，全硐共有工人約一千七百餘名。第三層洞深約三千餘尺，空氣不足，而潮濕尤甚，我們停留僅數分鐘即覺頭疼胸焦，大有如再少待，肺部行將炸裂之勢，乃請求謝君導之出硐，至硐外重見天日，愉快莫名，這時才知道陽光空氣，實在是人類無價

之寶呢？

下午四時返箇舊，仍乘坐索兜。

六日本擬赴老廠參觀，因雨阻乃止。

三三三 箇舊錫廠概況

一、歷史 箇舊原名箇廠，隸屬蒙自，民國二年設縣治，改名箇舊。至於礦廠開辦自何時，則無從稽考。大約在明末清初時，當地曾發現銀礦，有兩湖贛粵等省人，投資採銀。海禁開後，始有錫之開採，銀礦則因蘊藏不豐，逐漸停工。光緒二十八年，法國駐華總領事某，鑒於箇廠錫產之豐，大起垂涎，乃與外務大臣瑞良訂約，由中法合組隆興公司開採箇廠錫礦，後滇人起而反對，由官商集資，於光緒三十一年成立官商公司，奏准立案，宣統元年改名錫務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機器，於宣統二年正式開採。當時建水石屏等縣紳商，亦紛紛投資從事土法開採。現除錫務公司外，尚有私人礦商千餘家。

二、礦廠 箇舊礦地周圍約百餘里，昔時開採多在縣之西北，其屈指可數者，計四十八

廠，今雖時有增減，仍以四十八廠稱之。又因今之東南方面多新開之廠，乃將西北之四十八廠統稱老廠，其中以黃茅山、花扎口、耗子廠、銀硐等廠爲最著名。其在東南者有馬拉格、尹家洞、瓦房冲、松林脚、古山等，統稱新廠。兩廠蘊藏之錫皆量豐質佳，開採的也不過是江河之水僅取一勺罷了。

三、礦質 箇舊之錫係冲積礦層，產於石灰岩間，礦質爲養化，多成砂土狀，亦有成塊狀者，其純錫之成份，自千分之一至百分之八十不等，普通爲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四、礦業種類 箇舊錫礦業可分爲三種：一曰硐尖，卽在山地掘硐取礦。二曰草皮尖，卽在地面上除去表皮，逐層取礦，又稱明槽。三曰冲硫尖，（土稱礦之未洗者曰硫，已洗者曰礮，稱岩石曰礮，礦之如石狀者曰焦頭，）此種冲硫尖之開採法，係於冬春兩季時，掘取地面之百分之一以下千分之一以上之硫，堆積於水溝兩旁，俟夏秋雨水多時，將硫投入溝內，任水流冲，至數里或至數十里，硫之含錫成份質重下沉，土石之類，則被水冲去，復經石壩數道，至硫盡爲止，此法頗省人力，惟採得之錫不豐。箇舊全廠中之冲硫尖，以白砂尖、卡房尖爲最著名。

五、礦主 箇舊全廠除錫務公司外，餘則全無組織，作輟盈虧，無從稽考。私人礦商資本大者有國幣數百萬元，小者則僅數百元。全廠礦主大約有千餘家，多係建水石屏等處人。一塊礦地竟有數家甚至數十家礦主，各自爲政，從不通力合作，且因硐內錯綜複雜，糾紛時起。

六、礦工 箇舊礦廠工人之多，爲國內任何工廠任何礦山所不及，工人待遇之非人道，亦爲任何地方所未有。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工人最多時有十三萬餘，二十三年減至六萬餘，二十四年尙不足此數。礦工多係十歲至十六歲之童工，工作爲由硐內向硐外負硫。硐道高僅二三尺，成年人身材較高，來往不便，即童工亦不得伸腰而行。硐深普通爲三千尺以下，來往一次約需二小時，工人負硫，大約每日最多六次，所得工資，高者合國幣三角餘，低者則僅角餘。硐內既黑暗且潮濕濘滑，來往均須燃燈引路，工人所用全爲小煤油燈，以繩繫之掛於胸前，而所用之油又爲工人自備。礦工多係由滇東各縣募來，當地人則甚少，原因爲當地人均深知礦工所過之非人類生活，寧願餓死亦不願來當沙丁。（本地俗稱礦工爲沙丁）滇東各縣地瘠民貧，礦商在滇東各縣招募礦工時，先騙之以好言，誘之以金錢，謂當礦工如何可發財，且應募報名後，即可先領得若干安家費。可是到礦廠後，工人的自由是完全失掉，其

所領得之安家費，常三五年償還不清，所謂安家費，無異賣身錢。礦工如潛逃被礦主抓獲，先是一頓拷打，再是兩腳釘以鐐銬，但釘鐐銬後，仍須下硿工作。年來工人死亡率頗大，病時休息且不許，醫藥當更談不到，一息尚存，仍須下硿，直至死而後已。死後卹金分文全無，如每個工人死後都有卹金，那麼礦主對工人的性命或許稍知道注意一點。近來滇東各縣人民，大都已经知道當礦工的滋味，雖招募的人花言巧語，說工資已增加，待遇已改善，但應募的仍是寥寥無幾，以致礦主深感招募工人為最難解決的問題。在全世界鬧失業恐慌的現在，而箇舊錫廠反雇不到工人，其中的原因，當可不言而喻了。

六、礦地 箇舊所有礦主，全未領有礦地執照，私人礦地，犬牙相錯，同一礦地，恆有多數礦主，同一硿內，上下縱橫亦分若干礦主，界限從未精確劃分，以致爭執時起。爭執時雙方因候官庭解決，均得暫告停工。

八、開採 開採除錫務公司用機器外，餘則全用土法。硿尖之開採者，洞口矮小，坑道窄狹，空氣不流通，支柱係徑約二三寸之小木，點燈有用煤油，有用炭化鈣（土稱煤藥）裝入鐵製圓燈內燃之。硿深，最深為五千步，五千步以下，錫之蘊藏仍多，但因空氣不流通，人即難

以存在。草皮尖之開採，其礦質不如硃尖之佳，不過進行困難較少，工人亦較安全。其開採法甚簡，即掘取地面之硫，堆積一處，以備雨天淘洗，是為開明槽，亦有深二三十丈者，則為草皮硃。至於沖硫尖之開採法，已詳前述。

九、淘洗 礦沙均須淘洗，其質之粗者尚須碾磨。洗礦沙之床稱為洗槽，有平槽、陡槽、磚槽之分。其淘洗須使錫之成份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方能入爐製煉。

十、製煉 製煉除煉錫公司用機器外，餘則仍全用土法。箇舊錫業有採、洗、煉、一手經營者，有僅採洗而將錫沙售於煉錫公司或其他煉爐者。煉爐多設於箇舊縣城附近，其法甚簡，即以錫沙投入爐床，上蓋以松炭，用手扯風箱，灌以烈風，溶解後，由爐床下之小口流出，由一木條導其暢流，以免阻塞，俟其流出若干，然後用鐵瓢挹入鐵鍋內，再挹入沙製模型，遂成錫片。普通土爐每日可煉錫三十片，每片五十斤，煉費約合國幣四元五角，每噸煉費約合國幣一百五十元。

十一、運輸 煉成之錫，由箇碧輕便鐵路運輸至碧色寨，再由滇越鐵路運輸出國。其由各廠至箇舊之礦沙運輸，除錫務公司由馬拉格至箇舊一段為索道運輸外，餘則全用人力

或騾馬。道路崎嶇，往來不便，而運費一項，已使成本加貴。（每日每人運費約須國幣三角，騾馬須六角餘。）礦商本見及此，現擬由老廠至箇舊修築一公路，由汽車運輸礦沙，不過路近雖僅二十里，但因盡係崇山峻嶺，其修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二、銷售 外商購錫以成色為標準，箇舊之錫因成色不一，不能直接銷售外洋，須由粵商運至香港，提煉改裝，再運銷歐美，因之錫價恆為粵商所操縱。民國二十一年煉錫公司成立，用機器製煉成爲洋條，使成色劃一，可直銷歐美，粵商的一層剝削，已可逐漸消除了。

十三、產量及錫價 箇舊錫之統計，以張為單位，每張二十五塊，每塊二片，每片五十餘斤，每張約計二千六百斤。最近三年產量，二十一年度為四四九六張，重一一六八九零零斤，每千斤平均市價為新滇幣一五六三元，總值為一千八百二十七萬餘元。二十二年度產量為四九五四張，重一二八五七零零斤，市價為每千斤新滇幣二七六三元，總值為三千五百五十三萬餘元。二十三年度產量為四六三一張，總值新滇幣三千六百六十萬餘元。（以上均以新滇幣計算，新滇幣一元，約合國幣五角餘。）錫價之漲落，多由外人操縱，倫敦金鎊之變化，直接影響到箇舊之錫價。

十四、錫稅 錫稅爲雲南大宗稅收之一，箇舊錫稅，由特種消費稅局按市價徵收百分之五，計二十二年度爲新滇幣一百七十七萬元，二十三年度爲一百八十四萬餘元。

三四 雲南縣長之特等肥缺

箇舊原爲一山中荒村，錫礦開採後，遂日漸繁盛起來，在雲南全省中，市廛之盛，除昆明外，無能出其上者。

境內盡係濯濯荒山，土地磽瘠，五穀出產甚少，而米尤缺，以致糧價貴昂，新滇幣一元僅可購米六斤餘。蔬菜價尤昂，因其多係百里外運來者。

縣城無垣，在夾谷中，氣候四季寒冷，夏秋雨天皆須着棉衣。全縣人口向無精確統計，即縣城人口亦因工人之時有增減無確定數目，不過居民很稠密，據謂縣城人口約有五萬左右。

全縣丁糧，年僅新滇幣四百餘元，但縣長則爲特等肥缺。雲南有「箇舊縣長當一月，半輩衣食可不缺，箇舊縣長當一年，半輩不缺大洋錢」的話，其缺之肥可知。箇舊縣長之發財

辦法，多因礦地犬牙相錯，礦商糾紛時起，有糾紛必成訟，訴訟一起就是縣長發財的機會到來。如某礦商開一硿發現好礦，其他礦商則於其旁另鑿一硿取之，如是則雙方必起訴訟，訴訟時縣長則令封其硿，雙方均不許開採，謂須派員調查，如此雙方均受損失，皆爭通賄於縣長，賄銀多者礦即判歸給他，如雙方均賄以多銀，則判為平均分硿，如雙方均不賄銀，則硿永不啓封。此類官司每出一案，縣長即可發財上萬。故箇舊縣長任期亦甚短，普通多為一年，因為這個特等肥缺不能讓一人久享，但一年縣長所得已可使終身衣食無慮了。

三五 衰落中的蒙自

七路由箇舊返昆明，因蒙自為滇南名城，特在該處下車。

記得以前讀地理時有「蒙自為雲南第一商埠，對法貿易甚盛。」想像中的蒙自，是一個近代化的城市，最低限度也是市廛繁盛街市喧闐。至其地乃大失望，近代化根本談不上，即喧闐繁盛也無從說起，由車站至城內的石鋪小道上，來往是疏稀的幾個人，車站是空空一無所有，城內更冷落得可憐，飯店客棧半道街是找不到一家，所謂最繁盛的西門內外，只

可以說和北方普通縣城街市差不多。據說蒙自在三十年前，原甚繁盛，當時法人僑居者亦多，近則因市場日趨衰頹，僑居之法商亦他去。迄今南門外雖尚有一法領事館，但領事已早去，僅有一安南人代理領事，法及安南人現僅數人，多係看門性質。查蒙自衰落之原因有二：一為箇舊設縣後，錫商都移居該處，市面大加冷落。二為滇越鐵路未通車前，由安南入口之洋貨，多由陸道經蒙自轉運，自滇越鐵路通車後，鐵道由城東十餘里之山上經過，一切貨物均不經蒙自，市面遂因而衰，今昔相較，實在是一落千丈。

前新疆督辦楊增新係蒙自人，以故蒙自和新疆相距雖遙，但新疆的蒙自官却很多。楊增新死後，這些蒙自官們都成了災官，在西北邊地上流落着，都是欲歸而不得了。

三六 同大學生談鐵路

在由碧色寨返昆明之滇越車上，同車有某大學工學院學生六七人，係本年暑期派赴石屏實習鐵道工程。在箇舊參觀錫務公司時曾相遇，車中再見，即係熟人，彼此座位又近，於是大家就談起話來。彼此問以「尊姓大名，貴處」後，一位大學生向我問道：「貴處河南有

沒有鐵路？」我答道：「河南鐵路比雲南多得多，雲南只有一道鐵路，河南則有三道鐵路。」接着他又問道：「那些鐵路是那一個修的？」我向他解釋說：「平漢、道清、隴海，全是國有鐵路，而且設備上都比滇越路好得多。」這位大學生至此大約是知道中國人還會自己修鐵路，乃頻頻點首。當時我因為瘧疾發作，服奎寧丸數粒，耳聾頭暈，不願和人多談話，否則諸如此類的話，或許可以和他們談得較多呢！

三七 冒險走東大路

由滇入川，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經昭通鹽津至宜賓，一是經威甯畢節至瀘縣，前者稱爲西大路，後者稱爲東大路，兩路計程均爲二十四站。不過年來由滇入川的人，全是走西大路，東路則因土匪塞道，久已無人往來。當我們在昆明未起行前，曾再三的躊躇，以爲走西大路，固然可安全點，但路上的一切都較爲平淡，走東路雖然冒點險，一定可以見到許多在交通線上所見不到的事，而且土匪我們怕他什麼，錢是沒有，幾件衣服，一個照相機，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土匪無論如何的兇頑，總不會見人就殺，最後的決定，是冒着險走東大路。

雲南的長途汽車，在管理及營業上，似乎都有點欠佳，公路局只管收養路費，誰就可以開汽車營業。一條不到三百公里的公路上，竟有十幾家公司的汽車來往，車價不一律，開車又沒有確定的時間。至於養路，誰都不負這個責任，天下雨了，大家都等候天晴路乾才開車，橋斷了，大家等候公局路來修復。所以雲南的長途汽車，人都稱牠爲打擺子（滇語瘧疾病）的汽車。

由昆明往曲靖去的公路，因被水沖毀，許久未得通車。在我們起行的前一天，見到恆通汽車公司門前掛了一個「明日有車開曲靖」的牌示，但向該公司詢問其車是否能直達曲靖，該公司一職員答以「無把握，走着看。」似乎有點開玩笑的意味。

三八 馬龍的一宿

八月十二日離昆明。

在天色微明時，我們就離開旅館到恆通汽車公司去，因爲這難逢到的汽車只恐怕就誤了。但到汽車公司後，車下車上差不多候了三小時，車才正式開行。車內滿裝電報材料，搭

客僅六七人，初行路尚平坦，約八十里至楊林附近，一橋被水冲斷，車繞道田中，陷於泥內，幾費周折始得拖出。前行又陷泥中三四次，一次在馬龍境內白泥坡，車輪陷於泥內尺餘，費時達四小時，召集鄉民二十餘人，至暮色蒼蒼時始拖出；夜九時抵馬龍宿。

同店住有建設廳工程師鍾漢奇君，鍾君湘新化人，係箇舊錫務公司協理鍾希竹君之族姪，本日係由曲靖來，途中亦因汽車屢陷泥內，一日行僅數十里宿此。當我們初入店時，店主先問以籍貫，我們告訴他我們爲河南人，時鍾君在旁，誤聽爲湖南，乃急趨我們面前問道：「先生們是湖南人麼？」我們向他解釋說「是河南，不是湖南」，鍾君笑道：「不管河南或湖南，都是同鄉，我來雲南已四年多了，從未見過一個家鄉人，只要是從東面來的人，我都以同鄉看待。」言外極表示親熱。

鍾君人頗率真，談話亦多開門見山，他係由宣威經曲靖來，便中向他詢問由宣威至畢節途中情形。鍾君道：「這段路久絕人跡，土匪隨處都是。」我向他說道：「我們這些長途旅行的人，土匪二字早就置若罔聞，所有一點簡單行李，土匪愛要什麼，儘可讓他拿去。」鍾君連搖頭說道：「這却使不得，這些土匪，不是內地土匪可比，一點不可以理喻，他不搶東西不

殺人，搶東西必先殺人，殺人置屍於深山谷中，使官廳永遠無從發覺。」聽鍾君言後，心中不免有點寒慄，但既到了這裏，當無中途返棹之理。後詢鍾君關於途中飲食問題，鍾君告以一切均須自備，否則必終日不得一餐。鍾君繼道：「滇黔兩省人民，都甚畏公務人員，對軍警尤懼，君等服裝頗似軍警，又類公務人員，途中一切都要露出點威風，凡事都要帶點蠻橫，不如此則食宿必大感困難，覓脚伕嚮導等更成問題。」鍾君之言當為經驗之談，但我們又如何能採用此方法呢？

三九 曲靖的黑暗政治

十三日由馬龍東行，途中汽車又陷泥內多次。十時餘到達曲靖，由昆明來，計程三百五十里，而竟行兩日之久。

曲靖原為府治，為滇東重鎮，惟境內土地磽瘠，物產不豐。縣城城垣尚好，城內居民亦稠密，惟街道亂石鋪砌，崎嶇不平，且甚狹窄。市面頗冷落，商店全是小本營業，似無千元以上資本者。城內各機關，除縣政府外，因經費無着，現均在鬧伙食恐慌。教育，有省立中學一所，學生

多來自滇東各縣，本縣縣教育經費，年僅新滇幣二千元，合國幣僅一千餘元，真乃少得可憐。教育局長月薪以國幣計算尚不及十元，小學教員則薪金高者，月僅國幣七八元，而此數尚不能按期領到。公安局的警察，更窮得可憐，衣服都是破得露出肉來，每個警士月餉是舊滇幣九元，合國幣尚不及一元，而伙食亦在內，警察非專職，有事派差，須至其家呼喚。

滇省各縣人口均稀，但面積皆甚遼闊，在行政上每縣都是劃分七八區以上。區長是由縣長直接委任，區長又可委任鄉鎮長。區及鄉鎮公所，均無確定經費，其經費乃係由區鄉鎮各長自想辦法。但這樣的區鄉鎮各長，却是有不少的人擠破頭皮爭着要幹。曲靖前縣長某任內，一個區長領到縣長的委任狀，普通都要運動費，但三個月後大半撤職，該縣計分八區，縣長每三月內委任區長，區長領到委任狀後，又可委任大批鄉鎮長，一個鄉鎮長由區長手裏領到委任後，也要運動費，每區普通分爲十個鄉鎮，如此區長獲利約可對本。鄉鎮長當然不是傻子，他們的本錢和利息，自然是有人償還。這不僅一個曲靖縣，黔滇邊境各縣，大都是如此。在交通愈不便的地方，貪官土豪是越要厲害一點，在現在的中國，大約可以如此的肯定。

四〇 宣威的火腿

十四日由曲靖赴宣威，仍搭恆通公司汽車，北行三十里至霑益，車於城北門外停約一小時，便中下車進城一遊。霑益城內冷落異常，聞境內煤鐵蘊藏頗豐，惜全未開採。過此北行，車又屢陷泥中，下午五時許至松韶關南約里許地方，車陷泥中頗深，久拖不出。我們早晨在曲靖時，因匆促搭車，早餐每人僅食掛麵一碗，至此餓不可忍，乃往松韶關內覓食。但山中一荒涼小村，並無食品可購，僅一老嫗儲有豆腐干數塊，另有一婦女有熟芋頭半筐，均係自食，乃出銅元二十枚購豆腐干五塊，及半筐芋頭，復令老嫗煮開水半壺，既食且飲，雖未果腹，但已較飢腸轆轤時稍覺好受。七時餘，汽車始由泥中拖出，時已入夜，細雨濛濛，土地黑暗如漆，幸車上尚有電燈，乃得繼續前進。十時餘至距宣威約五里一小河邊，車復陷於泥中，司機及押車員等均謂本晚已無法將車拖出泥中，此距宣威已不遠，請搭客均下車徒步進城。時天雨路滑，且黑暗不辨咫尺。雖手電頻照，但終不免屢爲滑倒。至宣威南門，適守城者正在關閉城門，如稍遲一步，則進城即無望了。

宣威全縣人口三十萬，在滇省中人口之衆，除保山縣外，無能出其上者。不過宣威人口之多，並非稠密，乃因面積過遼闊。縣境盡山，土質多成紫紅色，礫瘠異常。農產物以包穀爲大宗，米產甚少，全縣所產之米，僅足城內各機關食用。宣威火腿，名聞遐邇，其製法係於每年霜降後，以鹽醃豬腿於缸中，經年取出。數年前，全縣人民，幾無家不醃製火腿，近則因鹽價昂貴，商人操縱，而醃製火腿者已無利可獲，遂日益減少。現城內有火腿公司三家，每家資本均約有國幣三萬元左右，其火腿多非自醃，乃係向民間收買，裝製成爲罐頭，運銷他處，總計宣威每年運出外銷之火腿，約值新滇幣十五萬元。（合國幣八萬元）著者前經金華時，金華火腿亦曾大吃幾次，其味似尙不及宣腿之佳，而價則較昂，惟金華舊屬數縣，每縣外銷之火腿，年均在五十萬元以上，而宣腿則僅此區區之數，此無他，地位及交通使然耳。

四一 人民冤死不告狀

宣威各機關均無固定經費，其經費來源乃係用「富戶捐」名義攤派於人民。但所謂富戶捐，又漫無標準，如某區攤款若干，由區公所分配於所屬之鄉鎮，鄉鎮長指定某人爲富

戶，他就須得經常擔任機關經費之富戶捐。有很多經鄉鎮長指爲富戶，而擔任富戶捐的人，却是三五個月連鹽都沒有嘗過的人家。滇省一般人民真有冤死不告狀的精神，而對於鄉鎮長的魚肉尤不敢作聲，因爲作聲反對，或伸冤告狀，一定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徒開罪了閻王爺，一切惟有一忍了之。

滇省土司，自民國歸流後，其名義已廢除，但其職權却依然存在。宣威東北與黔之威甯、水城、大定接壤處，有安家、陸家，均爲當年夷族中土司，其轄地跨兩省，迄今其土司衙門仍存在，其境內人民仍須向其納土地稅，見面即須向其叩首，其家有婚喪或興築土木等事，人民皆須盡義務勞動，其對人民仍有生殺予奪之權。歷年政府因其僻處遐荒，亦從未加以干涉，只求其能統治其境內之人民，與政府及漢人兩方相安無事好了。

前共產軍擾滇時，羅炳輝部由盤縣、平彝竄入宣威，縣城亦被陷。羅炳輝係滇人，所部亦多滇中子弟，久別之家鄉，一旦轉來，尙無燒殺之事。共產軍竄滇，僅係過境性質，對人民多取拉攏方法，對富有者擄之去，但贖款去，即釋之歸，殺人甚少。人民所感受的二重痛苦，則爲共產軍過境後之兵差支應，及官吏豪紳借口清鄉之敲詐。宣威前縣長陳某，當共軍將入境時，謂

誓與縣城共存亡，征伐也，派餉也，及共軍距城約十里地方，他就在夜間潛逃。當時入宣威境之共軍，不足千人，本無意於縣城，後知縣長已逃，乃未費一彈入城，入城後盤據僅二日，即向西竄去。共軍走後，縣長一面電省政府謂已率團隊克復縣城，一面着手清鄉。凡人民牆上留有共黨標語而未洗刷，或共黨至而未逃走，共黨曾宿於其家者，以及曾賣飲食於共產軍者，均以通匪論罪。這樣的清鄉，人是拘的不少，錢也清到了不少。後來這位陳縣長作的似乎有點太遮不了醜，被省政府發覺了，經過一個時期的拘押，最後是明正典刑。到現在宣威的人民談到了這位陳縣長，仍然是咬牙切齒的恨怒，好像他雖然是被處死刑，對宣威仍然是有點餘辜似的。

四二 食宿大費周折

由宣威至威寧是二百七十里路，所經全爲荒涼地區，年來土匪猖獗，旅客絕跡，途中飯店全無，飲食均須自備。未出發前，特購火腿罐頭四盒，備途中食用，米則第一日途中尚可購到，暫不必攜帶。同時因路徑不熟，須有嚮導，乃用滇洋七角覓一土人，使其背負行李兼引路。

至倘塘。同行有一范君，係黔畢節人，爲一退伍軍官，在曲靖時相遇，他本欲繞道盤縣、安順，後來見我們冒險走這段路，他亦不願多繞數百里路，乃亦隨行。七時半由宣威出發，雨後紅膠泥路，既溼滑且沾脚，行頗費力。三十里至來賓舖，有居民約二十戶，少憇，出銅元五枚，請一農民煮開水飲。過此北行，山路多陡峻，而溼滑尤甚。我因脚上穿膠底鞋，不時被滑摔倒。又十五里至石鴨口，有居民數家，多係燒陶器者，其房屋均甚破污，時已中午，腹飢，乃向居民索食，遍詢僅一家尚有冷包穀飯半鍋，給其錢一仟購之，同慕霞范君及嚮導四人各吃一碗，聊以充飢。下午五時到達倘塘。本日計程九十里，途中人烟稀少，土地磽瘠，人民均衣服襤褸，囚首垢面，婦女盡纏足，頭上多束以厚布。

倘塘爲山叢中一小鎮，居民約百餘戶，有縣佐公署及區公所。我們初到時，居民以言語服裝，均非其常尋所見之人，都是驚疑注目而視。鎮內無客店，但居民各家，皆可投宿，獨對我們則均以非客店見拒。無奈至區公所，請其代爲尋覓住處，區長適外出，室內有數人聚首談天，看見我們進入，乃哄然而散，其驚恐之狀，較居民爲尤甚。僅有一區員，似尙大胆，問以何事，我們乃出名片，說明原委。他領我們到了一個趙姓家，趙家一婦女仍推諉拒絕，後再三向她

解釋，並先給她洋五角，才蒙她許可留宿。

倘塘附近原有銅鑛數處，產銅頗豐，宣統年間，採銅工人達三千餘，當時倘塘街市熱鬧，後因運輸不便，匪亂頻仍，銅礦完全停工，倘塘也隨之而荒涼起來了。

四三 幾乎當了野豬

十七日發倘塘，昨日所覓之嚮導，至倘塘後，前行路徑已不熟悉，即由倘塘折返，乃另用滇洋二元覓一嚮導送至威甯。早六時由倘塘起行，出鎮即登山，途中所經全爲荒山，不見一人，約三十里至一山坳，路旁矮松林中，突有三人躍出，都是頭上裹布，肩荷以槍，我們大驚，知遇匪。但此三人詳視我們，而又趑趄不前，大約以爲我們是過境之軍隊或公務人員，不敢冒然下手，我們這時也強作鎮定，談笑前進，對之視若無睹，但心內實在是忐忑不已。嚮導看外表也不是清白人，好像和這三個人曾合夥做過生意，乃向我們解釋道：「他們三人不是棒老二（土匪稱呼）是打野豬的。」後來他又冷笑着說道：「他們打野豬只管打野豬，不妨害咱們公事上的人。」黔滇土匪多指過境客商爲野豬，可幸的是我們沒有被他們看作野

豬而遭打也。

四四 關於兒子的感想

既脫險，急步以行，路係下山，行甚速，十一時抵可渡，心始安，即購米煮飯。可渡有居民約二十戶，但購米竟成問題，因居民所食全爲包穀，米缺甚，後用滇洋四角五分購得米一升，因尚須備晚餐，現在惟有實行縮食主義，乃煮以稀飯。飯後復行，渡可渡河，即入黔境，越一山，高約十餘里，山勢陡峻，難如登天梯。至山頂，有居民一家，畜一犬，見有人過路，狂吠不已，這十足的證明這條路上人來往的稀少了。過此下山約二十里抵金斗鋪，宿。

金斗鋪有居民約十餘戶，住宿又是大成問題，每至一家，都是屢費唇舌，但全不能蒙其諒解留宿。最後至一家，乃想到在馬龍時鍾漢奇君所說的辦法，一方面向之婉言解釋道：「我們住一宿，決不能虧負你們；」一方面即表示非住不可，店主無奈，只好留宿。店主係一老嫗，有二子一媳，長子新亡，媳寡居，養一子，約二歲，一家衣服均襤褸破露肌肉，且齷齪異常。室內有一火炕，內燒以芋頭，此一家數口，一日兩餐，全爲此物，和老嫗談起話來，問以「你們

除了吃芋頭外還吃些什麼？」她答道：「還吃蕎粿。」又問她「吃米不？」她冷笑說道：「唉呀，不用說我們家沒米吃，就是我們這裏的好戶人家，除過新年時候吃一兩頓米飯外，平時也都是芋頭、蕎粿。」此地人民生活狀況，老嫗這幾句話已是全盤道出了。

老嫗之二歲孫兒，其貌頗像我離家前之二歲兒子健生，前接妻信，知健生已死去，今見此兒，不禁悲由心起。同時感想到假設此兒係我之兒子，而生活於此環境中，我心將何以堪。後以手招此兒，他見一服裝奇特之生人，胆怯不敢進前，給其銅元數枚，亦害羞不敢接收，但接手中後，却歡喜異常，跑向其祖母面前。晚飯煮熟時，特先爲此兒裝飯一碗，並給以火腿肉數塊，此窮家兒子，從未嘗過之好飯，一碗飯帶肉一氣吃完。肚皮裝得飽飽；他的祖母在旁說道：「這位老爺真乃好心腸，這樣好待我們窮家孩子。」但她却不知道我之好待她的孫兒，是另有心腸呢！

四五 保董大血戰

十八日天微明即起床煮稀飯，飯後起行，交老嫗宿費滇洋五角，她接錢後，歡喜欲狂，由

金斗舖出發迤邐北行，約十五里，路旁有茅屋數家，少憩。時突聞居民言，前去十里之腰站，現正在開火。問其是否官軍與土匪打仗，則謂係保董與保董作戰，雙方均約二百餘人，現戰事正激烈。威甯境內的保董，全係當地土豪，土豪各有勢力範圍，其勢力範圍內之人民，多爲其佃農，佃農之生命財產全握在土豪手中，故須供其一切驅使。人民呼保董爲司令或團長，威甯的司令和團長，全縣不下三百餘。土豪與土豪間，又因勢力範圍之犬牙相錯，利益常起衝突，衝突至尖銳化時，則必起戰爭。此次係王保董與杜保董開火，原因爲前次王保董殺了杜保董幾個人，繳了幾枝槍，現在杜保董領了回子團防來報仇。前去既爲戰場，我們都生戒心，但總以爲三里無可靠之真信，前行走着看，如聞槍聲時，卽中止伏於山角，俟戰爭結束後再前進，這樣還可以看一看保董打仗是怎麼一回事。前行約五六里，有人自北來，詢以戰況，則謂現已停止，杜保董打了敗仗，死傷十幾個人退走。又前行三四里抵腰站，望見相距百餘步之山腰上一家門首，聚有一簇人，都是荷槍而立，對我們是虎視眈眈，此卽是王保董部下之戰士。道旁溝內則陳屍兩具，一人衣服較整，彈穿脚而過，面部向下，平倒地上。一人則着一破污長衫，短褲赤脚彈穿頭而過，所中因係鉛彈，血洞頗大，一眼睛已陷於血洞內，血流滲滲。我

平時行路，照相機多隨掛身上，自宣威來則置諸番布包中，至此欲取而攝影，慕霞搖首以示不可。一轉念間，覺得此事亦太冒險，戰事才告結束，此得勝之輩，正兇焰萬丈，如果他們誤認照相機爲手槍，以先發制人，賞予一彈，則將如何，乃從慕霞意作罷。前行又數十步，有一農人立於路旁，向他詢問這次戰爭與結果，該農人道：「這回是杜保董領了回子團防來報仇，帶來共有三百多人，天不明時就闖進王保董家，若不是王保董家有幾個好槍手，真是還打不贏呢！」

「王保董同杜保董有什麼仇呢？」我又問他。

他接着說道：「以前杜保董的人，常來我們這裏截路搶人，被王保董捉住幾個殺了。有一次杜保董的大少爺親自帶了十幾個人來截路，又統統被王保董捉住殺了，因此王杜兩保董就結下了死仇。還有回子團防，也常到我們這裏搶人，也被王保董殺了幾個，因此回子們和王保董仇氣也很大。這次杜保董就把回子團防也一齊搬來報仇，可是這仇報的又不算，王保董家裏只傷了三個人，杜保董的人，却死了六七個，受傷的還不知有幾多呢！」少停他又繼續說道：「我家老三兄弟是王保董家槍手，這回也帶了花，子彈在大腿根穿過，傷

勢很不輕，現正在上藥。」

「你兄弟替王保董家打仗受了傷，王家總要給你們一點錢吧？」

「都是自家幾個人，要什麼錢，只要傷能養好也就算了。」

「那麼杜保董被打死的人，杜保董是不是要給死的人幾個錢呢？」

「誰死是誰的命短，或是作了虧心事，誰家死人誰家自己埋葬，杜保董那會有錢給他們！」

從以上的事實和話談話中，可以知道威甯的小百姓們被土豪殺死是如何的不算一回事啊！

四六 到達威甯城

過腰站前行，山路雖仍崎嶇，但山勢已不甚陡峻。下午二時至距威甯約五里地方，即抵草海濱，時大雨驟來，乃避雨於一農家，並煮稀飯。飯後雨漸小，復行。孰意甫登路雨又轉大，少許衣衫盡濕，三時餘到達威甯。

在威甯城內遍詢竟無一家客店可投宿，無已，至教育局借宿。所謂教育局，僅有局長、督學、勤務各一人，局長、督學均住家中，局內僅有一老勤務。我們初到時，老勤務以爲係軍隊來號房佔住，甚形恐慌，後向其解釋，並出一名片，囑其持之往見局長。許久局長始來，互道寒暄後，即向其說明擬在該局借宿一二日，他即令老勤務鋪草於一床上。該局長係一貴陽師範畢業生，威甯全縣師範畢業者僅二人，一任教育局長，一任小學校長，局長校長，月薪均十八元。在教育局少憩，即赴縣政府訪縣長嚴持強君，嚴君人頗忠實，勇於負責，在任七八月，尙得人民愛戴，現在因省府改組，被明令免職，談話間頗發牢騷，說「現在是一朝皇帝一朝臣，良心好壞，政績好壞，都不要緊，只看你和上級的關係如何，威甯縣長我已幹够，早走早脫火坑。」便中向其述及途中所見保董血戰事，嚴縣長冷笑的說道：「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在威甯境內，這一類事沒有半月不發生，他們這些保董都是有槍有勢的人，打死人誰也不告狀，告狀政府又無實力裁制他們，只有裝聾作啞，任他們隨便幹好了。」

四七 難矣哉一條棉被也

威寧地勢高峻，且濱草海，故氣候四季寒冷。時在初秋，室內多生炭火取暖，我們僅攜毛毯兩條，晚間知難禦寒，特令教育局老勤務代為至街上租棉被兩條，他很有點難色，說道：「街上有棉被之家甚少，恐怕租不到。」我們向他聲明說租價無關，儘可多出。老勤務外出租賃，許久才回來說道：「街上已經問遍了，無論出幾多錢，總是租不到一條棉被。」棉被既租不到，我們只好忍凍過夜。後來老勤務想出解決棉被難題的法子。他說：「局長家裏是有棉被的，我去給他說明，請他將棉被借先生們用一兩夜不好麼。」後來算在局長家裏拿來一條棉被，是既小且薄，但老勤務說：「這棉被是局長在省裏上學時所做，現在拿了來，局長就沒有蓋的了。」老勤務的誠實，局長的隆情，都是令人非常的感激。

教育局唯一無二的老勤務，是睡在我們的隔壁，他的床上除了一條草蓆外，別的是一無所有，問他夜裏不蓋棉被不冷麼，他冷笑着答道：「不用說我沒有棉被蓋，就是我們全威寧城裏能有棉被蓋的，一百家中也沒有三兩家，我這裏還有木炭火可烤，冷的時候把炭火架大就好了，別的生不起炭火的人家那還遠不如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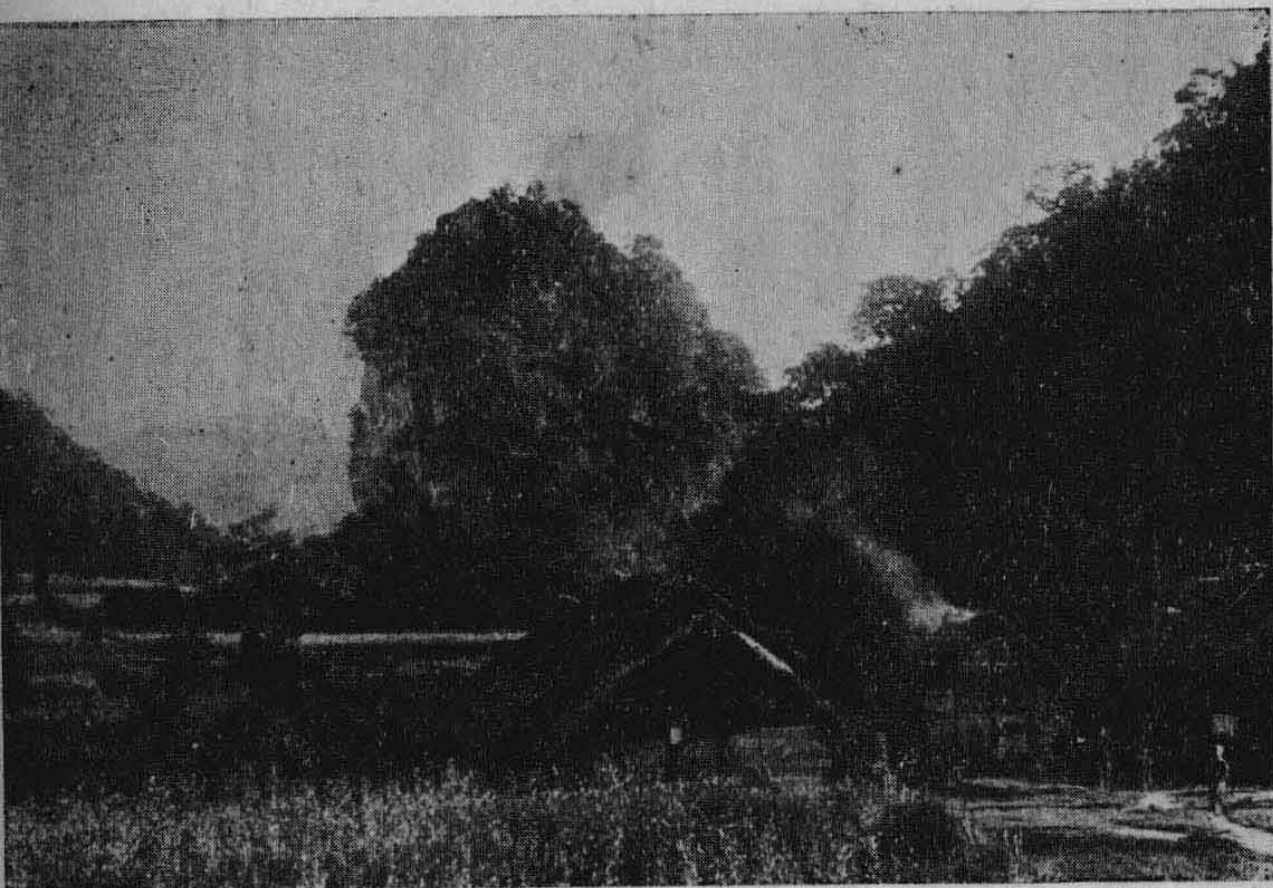
所謂教育局長自蓋的棉被，小的是只能勉強蓋一人，兩個人無論如何是沒辦法，後來

乾脆讓棉被給慕霞蓋，我自己仍蓋一條旅行毯。老勤務特在我們房內生起木炭火，初睡時尚不覺得冷，深夜火熄後，被凍得無論如何不能入睡，早起就患起感冒來。

早起後又發生一難題，就是洗臉沒有面盆。老勤務特至縣政府去借，但回來說，現在收發處警察隊都沒有二人起床，借不到面盆來。最後是用瓦水瓢當面盆，二人才馬馬虎虎的洗了臉。

四八 三吹三打和鶉衣千結

威寧爲貴州西出之一角，其西北南三面均爲滇境。境內山嶺重疊，面積遼闊，向爲多匪難治之區。在明以前，威寧爲烏撒地，烏撒爲夷族中一部落名稱，明時封其酋長爲土司，土司下有八大土目，四十八小土目。土司土目均爲黑夷，黑夷爲夷族中之貴族。黑夷之下爲白夷，白夷爲平民。白夷之下爲紅夷，則全處於奴隸地位。此外尚有「陸矮子」爲土司土目特有之奴隸，其見土司土目均須爬跪，不得仰視，有時須作脚凳供土司土目踐踏。夷人中一切均係世襲，階級森嚴，非一階級不通婚姻，不同桌而坐，至今仍如此。在吳三桂入雲南時，曾驅威



威 寧 夷 人 的 村 落

寧土司於金沙江西，三百年來威寧夷民僅有土目而無土司。威寧全縣人口約二十萬，其中夷人約六七萬，多散居於縣境東南部。漢人約八九萬多在距縣城較近地方。此外西北山中尚居有一部分大花苗，南部尚居有回民約萬餘人。

清時以威寧爲邊境重地，曾設道治府治於此，後道治移畢節，府治移大定，威寧改爲州治。境內盡山，礦產除煤外，五金俱有，而銅鐵尤量豐質佳。銅有自然銅，採出即可鑄製物件；鐵有天然純鐵，直接可煉鋼。此外尚產有少數石綿。清光緒年間，雲貴礦務大臣唐鄂生，曾擬開採威寧銅

鐵礦，當時曾用銀二十萬兩，購製機器，因交通不便，機器全用人力轉運，機器運到後，因人財兩缺，加以政局變動，迄未得正式開工，今則機器早損壞生鏽，拋棄於縣政府後院。

威寧因土地磽瘠，氣候寒冷，農產物僅有芋頭、蕎麥、青稞、包穀等。米產甚少，食米之家無一二，即城內各機關，除縣政府外，仍多食包穀。威寧人民所吃之飯，可分爲四等，食米爲特等，食包穀爲一等，食青稞、蕎麥爲二等，普通人民所食，則爲「三吹三打」十天半月，見不到一粒米麥，嘗不到一點油鹽。所謂「三吹三打」就是芋頭燒於火炭內，燒熟時因爲上面有一層灰，須先用嘴吹灰，再以手打灰，然後才能吃。普通人民一日兩餐，全爲此物。

黔滇兩省因高寒多雨，向不產棉。又因運輸不便，棉價布價，均甚昂貴，以故人民均衣服襤褸，而威寧尤甚。古人以「鶉衣百結」來形容人之衣服襤褸者，而威寧人民之衣服襤褸，此「鶉衣百結」四個字連一半也形容不出，因其衣服非百結，乃係千結萬結。普通人一件衣服是穿終身，或穿數輩，最先是一件單衣，破一洞，加一補，以至補到幾十層，有布片，有麻片，形形色色，冬夏全是此一件，晝夜仍是此一件。而此衣服尙不能普及於每一人，尙有多人穿草衣。兒童十五六歲以下，終年是赤着身，有太陽時，晒太陽取暖，無太陽時則藏臥於草中，女

孩十五六歲時，仍多無破褲可穿，僅用蘆片以遮身，此非少數者，普通大約都是如此。

四九 所謂千里鏡

威甯城裏的人，十之八九是鴉片烟鬼，夜裏是吞雲吐霧，不到十二時後不睡覺，早晨是不到十時以後不起床，這不惟威甯一縣；黔省各處大約都是如此。二十日我們在威甯起行前，已是八點多鐘，但在全城裏竟找不到一家開門的小飯店。可是又須得吃飯，因為今天一站八十里路，途中全買不到食物。最後由教育局老勤務跑了半道街，買了幾塊隔夜的冷蕎粑，在火上烘烤熱，以之當作早餐。九時由威甯起行，嚴縣長特派一民伕，為負行李且作嚮導。出東門沿石鋪小道東北行，途中荒涼異常，四十里至腰鋪，有居民約十戶，餓甚，但煮飯又買不到米，遍詢僅有一老嫗家中尚儲炒蕎麵，乃用銅元十五枚購約半升，和以開水，同慕霞及佚子各吃一碗。食此物最易使大便秘結，但飢餓難忍，只顧一飽飢腸，其他都顧不到了。又十五里至四鋪，居民約六七戶，有一婦女買蕎粑及熟雞蛋，其旁一幼兒，身披蘆片，隨地便溺，此兒大約係受風寒，便溺頻仍，該婦女即就地拾小石為之擦肛門，又隨手抓地上灰土掩蓋其

溺，她所賣的食物，實在令人難以下嚥。後令她煮開水半壺，每人各吃雞蛋二枚。威甯爲貴州所便高原之高原，四舖又爲威甯高原之高原，以故氣候寒冷，時在舊歷七月中午，日瘦風淒，宛如嚴冬，男女多簇聚於牆角，晒太陽以取暖，幼兒多赤身，成年男女衣服亦未見有不露肌膚者，都是依牆蹲踞，狀至瑟縮。初秋如斯，不知其冬日將何以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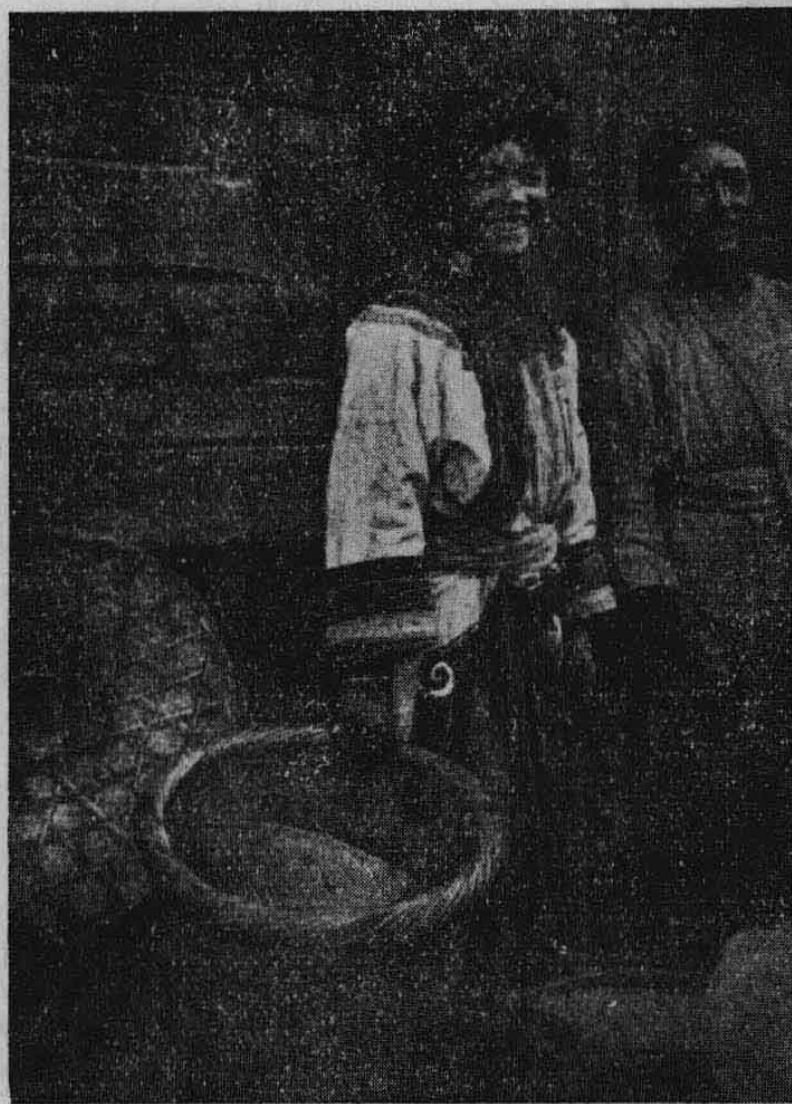
休息時突聞流言說赫章現被共黨二千餘人攻陷，分縣縣長及區長現均無下落，路上行人已斷絕。我們向來都是以三里無真信，對一切謠言，從不十分置信，況現在共黨多叢聚於川西北隅，何處能以來此大股，故對此亦毫未介意。又前行約四五里，遇馬幫一隊，問以共黨情形，則謂陷赫章者約千餘人，現正向南竄來，逢人便殺，其勢甚兇。他們亦係赴畢節，至迴水塘不得已又原道折返。我們以爲就是有共黨也不過少數游擊隊，在赫章絕對不能久留。所謂向南竄來，事實恐怕也不至如此，不過胆小者自爲驚擾。我們仍是放胆向前走。又二十里抵迴水塘，適逢趕場，夷漢咸集，甚形擁擠，我們到達時，衆皆驚疑，聚而圍觀。住店又是大成問題，好話萬千，始有一家敢留宿。但店主預先聲明說，僅有床一張，上舖以草，別的什麼都沒有，而且得十幾人同住一室。但這已是不錯，好歹總算找到個住的地方。置行李於店中後，慕



婦 夷 上 場 塘 水 迴

霞於店中休息，我攜着照相機外出至集場中攝影。趕場之漢夷人民，都不識照相機爲何物，拍照時爭圍以觀，並問以「此爲何物」。當時我因不願使他們知道這就是拍照他們相片的照相機，乃向他們撒謊說道：「這是千里鏡。」一個人隨即問道：「這鏡能看幾多遠的路？」我笑着答道：「八十里外都能看得見。」那人接着又問道：「赫章的紅老二先生望見走了沒有？」這是已經拍照完畢，我移步而走，乃應聲答道：「還沒有走。」那人乃要求道：「先生的千里鏡，叫我們也看一看好吧？」我笑着向他搖手說道：「這個鏡你看得不得。」旁邊另有一人向那人斥責道：「人家這個是寶貝，能隨便給你看麼？」後來我很受良心責備，這些同胞們雖知識簡陋，但

都是十分忠實，不應以謊言欺騙，使他們腦海裏永遠留一個錯誤的印象。



婦 人 夫 夷 的 寧 威

場中所見之夷人似較

漢人爲多，夷人顏色骨骼與漢人實未見有若何差別，其不同全在裝束。夷婦都是赤脚長衫，衫上多綴以各種花辦，漢婦則盡纏足。無論漢夷，男女頭上都纏有厚布。場中之貿易品則多食鹽布匹火柴等。

五〇 區長的威風

威甯全縣槍枝總計不下兩萬餘枝，多係土造，此槍枝全操在土豪手中。某地逢場，係在

某土豪勢力範圍內，該土豪必派槍枝彈壓，名爲鎮場，而向趕場之小商人收鎮場稅。本日迴水塘逢場，因赫章匪警，王區長及某保董派來之鎮壓槍枝不下數百。而荷槍者全係便衣，頭上盡纏以黑布，散在人叢中往來走動，有似土匪，使人望而生畏。

在將散場時，王區長由城內回來，趕場的人們，一聽說區長回來，說話聲音似亦不敢放大。威甯的區長全無區公所，區長家裏也就是區公所。王區長的家，是在迴水塘東約五里地方，他由城裏回家必經過迴水塘。區長到來，我們甚願一瞻丰采，乃於客店門首觀望。王區長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稍矮，但却肥胖異常，頭上纏以黑布，腰間帶一八響手槍，騎一小白馬，隨身護從者約十餘人，有長槍有短槍，護從者頭上亦均纏墨布，耀武揚威而過。區長過後，店主急趨區長前扣馬告以其店內宿有某某形狀二客人。區長乃下馬往店內來。區長至，我們是敬畏以迎。坐定後，區長向我們問道：「你們二位就是某某二位吧？」我們答以「是。」區長接着道：「今天在城裏聽縣長說你們二位要往畢節去，我預料前面有匪，你們一定住到這裏，我這裏還可放心，三五百個紅老二，他也不敢貿然來。」區長說時，用手掙着那神仙拂塵鞭。這時窗和門外，圍着很多人在看，區長大怒罵道：「他媽的，狗雜種東西們，在看什麼，快給

我爬走開。」經區長這一罵，一羣人都哄然而散。

一會進來了黔軍柏輝章部下幾個落伍的病兵，臉和脚都是浮腫着，一進門先給區長行了一個鞠躬禮，沒等他們開口，區長似乎已明白他們的來意了，乃用很重的口氣問道：「幹什麼！」幾個病兵嗤嗤喔喔地懇求道：「請區長開點恩！」區長很乾脆的答道：「我的人還沒有吃的！」半天區長覺得這樣的拒絕似乎不大好，乃吩咐店主陳老板道：「先把你

的包穀給他們幾個弄半升，」幾個病兵隨店主外出領恩糧去，臨走還是一鞠躬。

以後區長和我們談的，多是些閒話，後來區長邀我們往他家住宿，我們婉言謝却。區長於臨走時，特囑店主道：「這二位先生你要好好招待，先生們走時，就在街上派個伙子送行李領路，有點差錯，小心你的！」店主連連稱是。

區長走後，店主向我們說王區長人是如何的好，如何的正直，他們這一區內，因為有了個好區長，土匪也沒有，人民都能安居，不像別的區內常常有劫路、殺人、打仗的事。言外表示了對這位王區長是有着無限的感恩戴德的神氣。

五一 一個訴冤者

晚間同店住有一小商人，見我們向人詢問當地情形，認爲係政府所派之密查，乃暗中前來訴冤。謂係七家灣人，被當地惡土豪壓迫，以至有家難歸。原因爲其年來在外經商，手中有積蓄，被土豪席老六弟兄發覺，乃百般設法敲詐，竟謂其已死去數十年之祖父，生前欠他大洋五百元，迫其償還，拘押其父兄，霸佔其財產，僅其一人攜帶少許金錢潛逃外出，來往昭通威甯間以小販謀生。今日來此趕場，實欲就近探詢父兄近況，但如被席老六發覺，馬上又是大禍臨頭。以前曾向官廳伸訴，但官廳竟置諸不理。言時聲音頗低，幾至淚下。其人貌頗忠實，所語當非欺詐。但事實上這次訴冤，結果又是等於零。不過當時我們因爲不願叫這切望伸冤的人再感到失望的悲哀，乃用含糊的話向他安慰道：「你這樣的奇冤，我們十分同情，雖馬上不能替你伸冤，但總可把這惡土豪的罪惡向社會宣佈出來，對於你將來的伸冤上或許有點小幫助。」他連稱感恩而退。

五二一 徒勞往返

二十一日，赫章的共黨仍未退，但我們決定冒險前進，共黨既然以主義相號召，對於我們這窮苦的旅行者，總不會見了就殺。況且我們若是真遇到他們，倒可擴一擴眼界，還可得不少的新奇材料，使旅行筆記上增加一種特別的色彩。

派伙問題，店主陳老板既然是奉到王區長的命令，而且他自己又是一個甲長，很可依命而行，乃派定了本街北首一個姓胡的。這個姓胡的，既然是差事輪到頭上，推諉不去是不敢的，但路上有共匪自己又不敢去，乃叫他一個年紀約十三四歲的兒子來代替他。他大約是聽人說共產黨見了小孩子不殺，假若是遇到共產黨，他的兒子要比他安全些。不過我們實在不願意要這樣的一個脚夫，因為他不惟負不了行李，恐怕走路亦成問題，而且他和我們同樣的是路徑不熟悉。最後陳老板叫他回去，仍換他父親來。後來這位姓胡的到來，經陳老板一番大罵，他不作一聲，負起行李就走。由迴水塘出發，越一嶺，十里至瓦店居民約十餘戶，都是茅草房屋，破污矮小。時人心恐慌異常，並謠傳說共匪已距此不遠，逢人就殺。胡姓脚

伏至此胆怯不敢前進。時突聞山上槍響兩聲，居民均驚慌逃奔，如大難已臨，當時脚伏借口大便，亦於山林中潛逃。後經人查明方知山上槍響，係牧童於山上以竹炮置石縫中用火引燃，使成砰砰巨聲，以為遊戲，而竟使人驚恐如斯，一何可笑。

脚伏既逃，我們只有自負行李而行，一個人在能以剝削他人勞動力時，自己當然要享點安逸，可是在不能剝削他人勞動力時，他自己又何嘗不能勞動？因為天所賦予人的身體，什麼人都是一樣的，所差的只是在他用不用罷了。

由瓦店前行，越一嶺，約四五里，因為每人肩上都加重了十餘斤的負擔，上山時都是累得呼呼作喘。十五里至天橋南山，有保商隊十餘人在山上放哨，見我們到，都是拔刀實彈一湧而來，其狀至兇，其態度及裝束，實與土匪無二致。我們從容應付，使他們逐漸軟化起來。向其問以赫章共匪情形，則謂現正向南移動，水潮舖附近居民已逃避一空。我們原擬本晚宿水潮舖，因水潮舖距赫章僅三十餘里，所得消息，當較為正確，現水潮舖居民已逃，則本晚食宿將成問題。且此股共匪非正式紅軍可比，內容極複雜，如真碰到他，他誣你為軍官或偵探，不容分辯而施以毒手，則將奈何，思之良久，惟有原道折返。於返迴水塘途中，心至憂鬱，赫章

共黨何時方退，山叢中迴水塘之臭蟲店，將使人住至何時，思之使人發焦。

下午三時返抵迴水塘，胡姓脚伕聽說我們轉回來，大起恐慌，即派人向我們和陳老板疏通說，什麼時候再走，他一定要送到赫章，請饒恕他這次潛逃的罪過。我們當然沒有什麼話說，不過陳老板還有點很生氣，說道：「這東西真可惡，若是給區長報告，一定得叫他挨一頓做！」

傍晚有人自赫章來，說共黨已於昨晚退走，得此消息，如獲大赦，愉快莫名。所有滯留在迴水塘的小販旅客等，大家都決定明日起行。

五三 萬惡的保商隊

二十二日，再由迴水塘出發，胡姓脚伕始終沒敢露面，他用錢另覓一個人，為我們背負行李。再登上昨日舊道，同行有小販苦力數十人。二十五里至天橋山坡下，遇昨日所見之保商隊五六人，現正攔路抽保商稅，對我們則以公務人員看待，不收稅，小販苦力則每人收稅滇洋六角。其收稅之借口，乃係小販苦力等受他們保護，不遭匪劫，每人皆須納稅以酬其勞。



羣力之苦之西北黔

天橋西約里許地方，在清咸同年間，曾有一大銀洞，當時有採銀工人五千餘，洞外有一小街市，頗熱鬧。後因山基鑿空，山忽傾倒，洞內之工人，洞外之街市同歸於盡。相傳在山未傾倒前，時在舊曆臘月，有一仙人在街外喊賣桃子，凡聞賣桃子聲音外出買桃者，均免於死，餘則悉數壓斃於山下。今山之傾倒痕跡尙可望見，聞其內尙蘊藏有多量之銀，不過當地人民都迷信此係神仙之寶庫，不可再從事開採。

又十五里至水潮鋪，有居民約二十戶，並有一特稅分卡，日前均因共黨陷赫章而外逃，昨日始陸續歸來，今則特稅分卡之大布招牌亦懸掛起來。我們由迴水塘出發時，曾購米一

升，至此乃休息煮飯。飯後復行，約十里抵啞吧山，又遇保商隊六七人，謂此段多匪，特來保護行旅。當時一幫苦力小販不下百人，大家結隊而行，保商隊則在前領路。前行至山腰，路左側山上有十餘人徐步向山上行走，均荷以槍。我們意以此十餘人大約亦係保商隊。誰知保商隊幾個人却向行路者揮手喊道：「大家快點走，山上是捧老二！」接着保商隊幾個人又自相說道：「看多麼危險，今天咱們若不來，老二們就發財啦！」那些小販苦力們大約都知道他們玩的把戲，大家態度都很自若，仍不慌不忙的向前走。事情也太滑稽，土匪和保商隊相距最多也不過百餘步，土匪的人數又倍於保商隊，但彼此竟一槍不發，土匪和保商隊之間，實在太講仁義了。這些行路者沒被土匪搶掠，當然是保商隊保護的功勞，享權利須得盡義務，接着就是須得納保商稅。除我們外，每人是大洋四角。還有從北來的背鹽粑苦力者，每人也是不能少分文。總計南北兩幫人約有二百餘，這一次保商隊的收入真乃不壞。可是苦力小販們還沒有走三十里路，保商稅差不多已是出了大洋一元。那些背負鹽粑者，每塊鹽粑，至少重四五十斤，同行又是一二百人一羣，即使被土匪搶掠，這些鹽粑塊，土匪又如何能運得走，但不管怎樣，四角大洋的保商稅是分文不能短欠。這兩次攔路抽稅的保商隊，都是前晚

在迴水塘時那位小商人所說的某土豪所豢養的軍隊。

保商隊向來是生財有道，保商是他，搶商也是他，殺商還是他。小商人則保之，貨物較值錢者則搶之，貨物多而又值錢者，則不惟搶其貨物還要殺其人。威甯保商隊，大都是如此。不過某土豪的地盤較好一點，這些事作得更多一點。一次一個商人帶了約值六百元的貨物，納了二十元的保商稅，保他二十里地的險，可是保險路以外還沒有走二里路，這商人的貨物被土匪搶掠一空。又一次有山東兩個商人帶了約值二千元的貨物，納了四十元的保商稅，後來人和貨物都歸到無何有之鄉去了。諸如此類的事，作的不勝枚舉。

下午三時到達七家灣，見一人騎一棕色馬，前後有十餘枝槍護衛，沒有詢問當地人，不知這是否大名鼎鼎的席老六。

由宣威來，數日行程中，所經全是荒山，僅見包穀蕎麥等農產物，至七家灣後方見山中有少許稻田，前去有米可食，心中爲之一快。

五時抵赫章，共黨初退，且無防軍駐守，人心仍不安，且謠傳共黨又將回竄，時天色將已晚，前去無宿地，即宿於赫章。

五四 劫後之赫章

赫章居民約百餘戶，有威甯分縣縣長公署，其他在深山夾谷中，若南北兩山口被堵，赫章卽爲死地，故共黨在此不敢久留，中央軍六十三師派兵一團收復赫章後，亦卽撤退於二十里外，雙方都是怕受敵人包圍而自陷於絕地。

分縣縣署，在赫章鎮西北隅一小山上，傍晚時，我們往訪分縣長，欲詢以匪情及劫後地方情況，先至收發處，投刺說明來意，收發員乃持名片傳達於縣長。少許出，謂縣長因公外出，不克會談。我們知道他是驚悸未定，深恐有何意外，乃拒而不見。後出以證明文件，收發員看後乃大放心，謂縣長歸時，當請其至客寓回拜。

返寓休息未數鐘，分縣署差一警士來，謂縣長查防歸，特請前往會談。該分縣長沈義方君係一老於官場者，見面後一片恭維話，謂「先生們堅苦卓絕不避艱險的精神，真乃令人五體投地的欽敬，適間查防未歸，空勞大駕，抱歉之至。」繼則敘述此次剿共血戰之經過。後請其代雇一脚伕負行李送至畢節，他滿口應諾，謂「不用說一個脚伕，三二十個都可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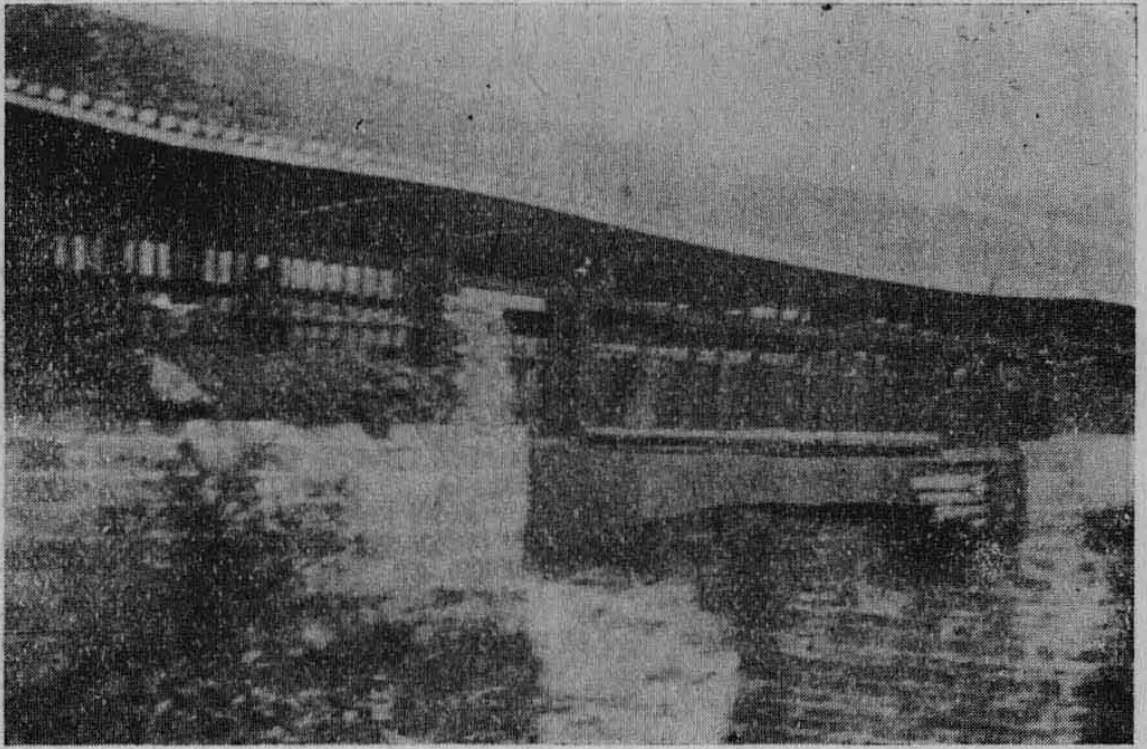
問題。言外極示親熱。

此次陷赫章之共黨係余澤洪股，人約千餘，槍約五六百枝。該股原爲王逸濤所率領，王原爲四川敘永一小學教員，曾任共黨川南特委書記，及黔滇川邊區游擊司令員，後余澤洪奪其領導權，王乃隻身潛逃，向瀘縣專員公署投誠。此股槍枝，多係朱毛過境時所遺留。余澤洪聞係贛人，曾任羅炳輝部政治部主任。其流竄地帶爲黔之畢節、威信、大定，滇之鎮雄、彝良、威信，川之敘永、古蘭、古宋、興文、長甯、珙縣等處。此次陷赫章，前後共盤踞四日，牆上所遺留之標語，下書「紅邊政」。標語的意思多爲取消釐稅，農民起來殺保董等。不過全係用筆書寫，未見有印刷品，大約此股共黨尙無油印機等物件。赫章此次被殺者有特稅卡員一，當地土團長一，火線上陣亡團丁六人，分縣長區長則事先聞風而逃。人民對共黨無若何好壞影響，僅有壯丁十餘人因受其宣傳隨之而去了。

五五 由赫章至畢節

二十三日，天微明，我們尙未起床時，分縣署所派之二脚伕卽到來，我們因行李簡單，僅

一脚伏即可，其一則仍遣之歸。由赫章出發前，每人先購包穀粃數塊，攜之備途中食。行約五里，道中陳屍兩具，傳係被共黨殺死者。屍上覆以樹葉，現已腐臭，行人皆繞道掩鼻而過。十五里至水坡，駐六十三師兵一連，正忙於作防禦工事，對行人盤查綦嚴。過此前行，每三二里均有盤查崗哨，一盤查就是嘮嘮叨叨大半天。三十里至野馬川，有居民數十戶，少憩，煮開水飲。前行又三里，越一嶺約十餘里。下午二時抵平山舖，該處駐有六十三師一旅部，至街西首站，崗士兵不讓通過，謂須報告班長，班長來盤問半天，亦是莫明其妙，又謂須報告連長，連長來，顛三倒四，東問西問。後來乾脆給他說：「我們要見你們旅長，」連長乃派一班長半押解性的送往旅部。至旅部後，衆官兵皆凝目而視，乃出一名片，遞於一傳令兵，說明要見旅長，當時適旅長外出，乃與參謀長接談。當初與參謀長見面時，門外窗前又不少人旁觀竊聽，大約必以爲係審問案子，及參謀長殷勤接待，忙囑勤務兵沖茶備飯，至此旁觀竊聽者皆各星散。少頃旅長歸，尤示親熱，並堅留於旅部宿。我們因欲明晚到畢節，本日須再前行三十里，乃婉言謝却。由平山舖前行，路係下坡，十五里至七星關，關在烏江北岸，江上有一木橋，長可十餘丈，七星關之險卽在此橋，因他處全爲險澗深谷，水流湍急，不易通過。烏江發源於威甯草海，上



七 星 關 之 木 橋

流水頗小，但水勢甚猛急，水流激石之嘩嘩響聲，可聞數百步外。晚宿楊家灣。由平山鋪來，沿途見每家居民門首均貼有一紅紙小標語，標語上寫的字是：「歡迎司長大軍救民，恩感無激，」千篇一律，三十里所見全是這幾字，區公所門前所貼的也是如此。當地的文化，由此已可見到一般了。

其先爲煮飯，隨後給錢，誰都答以無米。原因都是認我是一個軍隊的前站者，深恐飯被吃後，

二十四日由楊家灣東北行，途中行人來往較多，蕎粬等食物沿途尙可購到。所經多爲山谷，路多係下坡。四十里至長春鋪，我一人先行，慕霞及脚伕落後約十餘里，先至即早爲準備午餐，但隨身未帶一零錢，至幾家小飯店請

一走了事，將空空一無所得。後至一家，乃先出一張五元鈔票給其作抵押，店主係一老頭兒，見錢後頗高興，急命其幼兒燒火煮飯，他將這張鈔票拿手中後，嘴裏說道：「我全家的家當，也值不了這五元錢。」後來他又拿出一個南瓜爲我們作菜，他一面用刀切菜，一面向我說道：「你們中央軍真講理，一切都是公買公賣。」我向他聲明不是軍人後，他又繼續說道：「你們中央人，都比我們貴州人好。」黔省人民，向因交通不便，少見過外省人，自中央軍入黔後，外省人來黔省較多，黔民見到外省人，除過川滇兩省外，都呼之爲中央人。

晚六時抵畢節，本日行程計七十五里，實在山路曲折，雖九十里亦多。「貴州路，不講理，一天七十里，還得累死你，」凡是走過貴州路的人，大約都知道這話是不错的。

五六 土匪土豪二位一體

畢節當黔滇川三省要衝，前貴西道曾駐節於此，現爲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境內盡山，山坡上多種以包穀，產米極少，農民多終年未嘗到一粒米，能有米食者僅城內各機關及少數之商店。畢節有「生在城內三分貴」的話，就是因爲城內人是有米可吃。



女 婦 人 的 苗 節 畢

縣城四面皆山，城廂人口約七千餘，商店多在水東門外一條南北大街上，商人多川籍；資本大者爲鴉片及鹽商。畢節距川頗近，所食川鹽理應價賤，但因鹽稅附加過重，加以敘永

途中多匪，運輸不便，以故每大洋一元，尙不能購鹽三斤。普通物價亦昂貴異常，洋布一尺，在滬漢最多不過大洋一毛，在畢節則需二毛伍分以上。近川商多運洋紗來，以木機自織爲布，但成本仍高，與直接運布無大差異。

畢節地當三省邊陲，向爲多匪之區，不過畢節的土匪和別處土匪不大相同，每一夥土匪都有土豪作後台老板，土匪劫掠所得，一半須奉給其老板。畢節土匪很特別，不搶公務人員，不搶軍人，不搶外國人，因爲搶了這三種人，將於主人有不利的影响。假若在畢節境內一個人要到某地去旅行，爲旅途



婦人苗一對的畢節

上安全起見，最好是先去拜會當地有勢力的土豪，只要他肯給一張他的名片，那麼就是你得到了安全保障，不管遇到幾次土匪，只要把這張名片顯給他看，都不至於給你一點爲難。

畢節駐軍爲湘軍陳光中師，我們往訪陳師長，承接見。陳氏爲湘之邵陽人，甚樸實，頗似西北軍之軍官。向陳氏詢以當地情形，據陳氏談，該部移防畢節後，即督飭部隊認真剿匪，不過兵至匪匿，良民又不敢指誰爲匪，即捕獲一二匪徒，當地豪紳反具結作保，證明他是良民。

最後陳氏的結論是：「畢節土豪不先殺，土匪絕對不能肅清。」

出陳師司令部，遇一英國傳教士，他是預備往威甯去，欲訪陳師長詢以途中治安情形。談起話來，我們告訴他說：「共匪在赫章已退，不過路上土匪多得很。」這位傳教士笑着說道：「只要沒有

共產黨，土匪再多都沒有一點關係。」這位英教士在畢節傳了二十多年的道，對於地方情形很熟悉，土匪的性質，他是認得十分的清楚。

五七 完全黑化之大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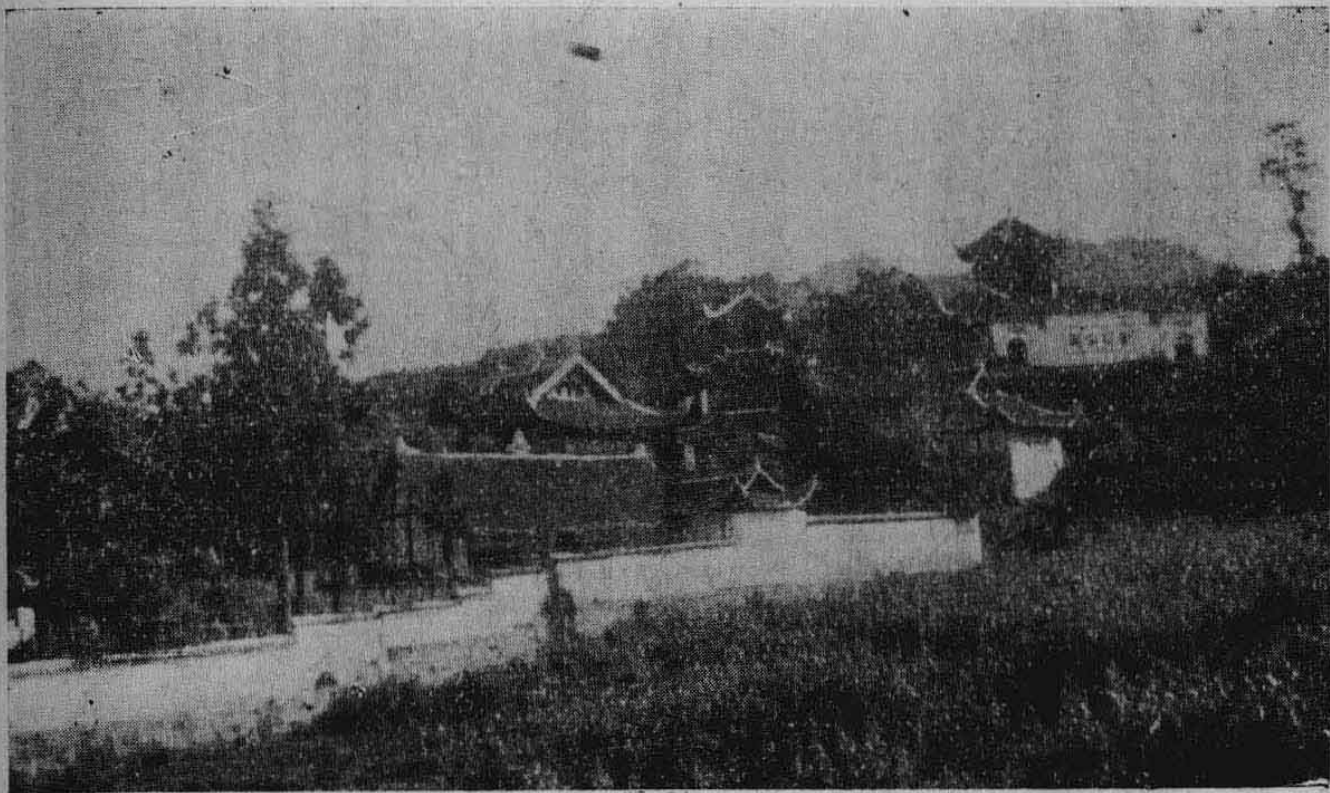
三十日發畢節，沿公路東南行，公路因久不行車，路面全為青草竹蔽。三十里至梨樹坪休息。過此東行，捨公路，登石舖人行小道。行二十里於將抵沙子哨時大雨驟來，少頃衣衫盡濕。至沙子哨，乃休息以火烘衣，並煮飯作午餐。約一時餘，雨息，復前行。約五里至西羅脚坡頂，由山頂至山底約六七里，山勢陡峻，路崎嶇且溼滑。至山底渡羅脚河，河在夾谷中，水流湍急，中有一石橋長約六七丈。過橋後，復登山，又六七里至山頂，有一小鎮，曰小鍋窩，居民約十戶。薄暮抵大定。全城遍覓無一客店，乃借宿於縣黨部。本日行程計九十里。

大定原為府治，縣境頗大，在黔省中面積之大，僅次於威甯。境內崇山峻嶺，地勢頗高，由畢節黔西兩處來，均為上坡，以故氣候亦較寒冷。縣城南北狹長，城內街道石舖，尚平坦整潔。商店多係小本營業，市面繁盛次於畢節。全縣人口十八萬，其中漢人約十四萬多，係明時移

來實邊者。苗夷各約二萬。苗民姓馴，悉爲佃農。夷民中之安氏後裔，今則爲地方土豪惡霸，常盤踞山寨，反抗官廳爲匪者亦不少。現縣境西南部之匪，大小三四股，匪首多爲夷人。刻陳光中師派兵一旅，從事圍剿，聞該匪等多已畏罪接洽投誠，日後官廳對之如能處置得法，未始不可使其成爲良好國民。

黔省烟民約佔全人口五分之一強，而大定烟民竟佔全人口半數以上。男子幾無人不吸鴉片，婦女及十餘歲之幼童亦多有烟癮。城內各機關及學校，鴉片均爲公開物。前縣立中學教職員無人不吸鴉片，學生百餘人中吸食鴉片者竟有六七十人，上課前後教職員學生都得一番吞雲吐霧。現該校因絀於經費停辦，不停辦亦不過多造幾個鴉片烟鬼而已。

大定土地瘠瘠，物產大宗爲鴉片，農產物米及包穀所產甚少，人民又多吸食鴉片，生活本甚艱苦，加以年來兵燹匪災，苛捐雜稅，直使多數人民生活無門。大定之高利貸，其利率之高，實爲他處所少見，普通貸款利息爲月利六分至八分，如在年終則利息通行爲貸款一元，月利一毛，且均須有抵押品。與高利貸成爲反比例者，則爲苦力之賤價拍賣。大定雇農工資，最高爲每年十五元，普通則爲六七元。短工工資每日普通爲一毛，農忙時爲一毛五分左右。



樓 雲 慶 定 大

這不惟一個大定縣，滇東黔西各縣大約都差不多。

三十一日早起往遊慶雲樓。樓在大定城北約里許，北枕小山，東臨清澗，樓閣秀麗，泉水清澈，風景至為優美，惜年來不時駐扎軍隊，樓閣內外亂塗標語，使此天然美景減色不少。

十時往訪縣長馬仁生君，馬君皖人，曾任豫桐柏縣長，見面時，馬君笑容以迎，握手後第一句話是：「難得的近同鄉。」馬君到任尚不滿三月，對地方情形，所知僅多概略。據談：「大定全縣可以幾個字概括之，就是山多，洞多，土匪多，地瘠民貧，烟鬼多。」談

話約一小時，馬君堅邀我們移居於縣府，我們則因本日有汽車由畢節經此開往黔西，因機會難得，決定下午離大定，對馬君盛意只有婉言謝却。

五八 由大定至黔西

下午一時至大定東門外候由畢節開來之汽車，久候未見車來，乃索性自負行李起行。路多係下坡，行頗速，且有力。道旁山洞頗多，均口大內深，過去常爲匪窟，近則因來往軍隊較多，匪徒多遠遁。四十里至蕪圩，爲山谷中一小鎮，有居民約二十餘戶，時已薄暮，乃止宿。

黔滇山中人民，迷信特甚，不少大石古樹均奉以爲神，焚香懸匾朝夕跪拜。蕪圩街中豎有一木桿，上掛以燈，晚間居民均焚香環跪敬拜，且放鞭炮，其所敬究爲何神，則不得而知。

九月一日早起大雨驟降，飯後雨漸小，但遲遲仍未止息，乃冒雨登程。山坡陡峻，石鋪小道，溼滑難行。二十里至甘塘，雨仍未止，衣服行囊，多爲雨濕，雨傘所遮僅爲頭部，兩腳盡染污泥。又二十里至狗場，雨止天晴，休息打尖。前行路上泥溼漸少，至距黔西約五里地方，路旁有一小河，乃洗濯腿腳。下午四時半抵黔西，宿於縣黨部，本日行程計八十里。

黔西在黔省中，以富庶聞，全縣人口約三十五萬，多為漢人，苗人約五萬餘，散居於距縣城數十里外之鄉間，夷人則甚少。本縣苗民婦女服裝，尤為特異，頭髮中都是雜以黑色細繩，盤為大髻，下束花裙，多赤脚，身各背一竹簍，不時三五成羣在城內街上往來，她們因為常和漢人交易，都能講很通暢的西南國語。

黔西縣城東西狹長，城內居民稠密，街市喧闐。城外東西南三面，土地均甚肥沃，只北門外山崗連綿，土地礮瘠。城東南里許有水西公園，樹木叢茂，風景優美。

黔西主要物產為鴉片，其質較興義安順等處為差，不過價則甚廉，新烟登市時每元可購四兩餘。銀耳及八卦菰為本縣特產，年來因銷路減，價格低，產量亦日少。煤炭全縣蘊藏甚豐，隨地皆可掘取。農產物亦較大定畢節等縣為豐。米價每元可購二十五斤為黔西北糧價最低之區。教育為黔西北各縣冠，有縣立中學一所，小學二十餘所。縣內青年在外讀書者頗多，貴陽各學校，黔西學生總計有三百餘人，此為附近各縣所未有。

「黔西大定一枝花，威寧畢節苦蕎粳，」貴州人差不多都知道這兩句話。這兩句的意是說黔西大定兩縣婦女的姿色好，威寧畢節兩縣人民生活苦。按實際情形說：威寧人民

的生活是真苦，大半靠苦蕎粃充飢。畢節人民生活，較威寧稍好一點。至於婦女姿色，在大定實沒有見過一個稍漂亮的，黔西城內婦女多剪髮放足，束裝亦多入時，不少姿色佳美者，所謂「一枝花」尚可算得名不虛傳。

五九 由黔西至打鼓新場

九月五日發黔西。

一切謠言，總是要比事實厲害一點，在黔西未出發前，向人詢問往遵義去的路上情形，誰都說：「土匪塞道，萬走不得。」詢之林縣長雁峯，林縣長亦謂：「這段路實在不敢說有安全保障，不如繞道走貴陽好些。」但貴陽已經是走過，舊路實在不願再走。後來又走訪李雲杰軍長，李軍長謂：「由黔西至打鼓新場，沿途駐有本軍部隊，可保無事，打鼓新場以東因非本軍防區，是否安全，則不敢斷言。」我們長途旅行的人，安全上實在不能過爲顧慮，況且途中遇匪已非一次，除一次略受損失外，餘則都是安然無事。不過縣黨部幾個人都是再三勸阻說：「這裏的土匪，不能同威寧畢節等處土匪比，特別仇視軍警及公務人員，既搶劫東西，

還要害人性命。但我們總覺得事實上不至如此，況且我們既不是軍警又不是公務人員，就是真遇到土匪，儘可以和藹態度，取不抵抗主義，向他說明我們是幹什麼的，想來總不至於有什麼生命危險。

起行是在七點半鐘，因為時間尚早，飯店無一家開門，吃飯大成問題，縣黨部羅張二君，特領導我們至一熟識的小飯店，催其開伙煮麵條數碗，以作早餐。飯後登程，行李覓一脚伙背負，至遵義脚價大洋三元。由黔西出發，沿石舖小道東北行，二十里至大新場，有居民數十戶，飯店三四家。又十里於將至劉場舖時，大雨驟降，至劉場舖於一茅屋內休息避雨，雨大屋破，雨漏如注。當時我的脚上被草鞋磨傷了幾處，傷處被泥水所浸，刺痛難忍，慕霞脚也受了傷，只是傷較輕一點。我們北方人，從來沒有穿過草鞋，在畢節時，每人用洋一元五角，各購布鞋一雙，沒有穿五天，鞋底都穿了個破洞。在黔西因連日陰雨，覺得穿布鞋太不經濟，兩個人才試穿草鞋，誰知沒有走三十里路，兩脚竟都磨傷。原因為鞋繩繫得太緊，行路又太快。南方人曾有這句話：「要得草鞋不磨脚，須得一踢就能脫。」可惜我們沒有這經驗，剛穿上草鞋，脚就被磨傷了。

雨後由劉場鋪起行，泥水塞道，兩脚疼痛難行，不得已又換上底已穿破之布鞋。這雙破鞋在黔西，本已拋棄，臨行慕霞將其置諸竹篋中，誰知至此又成必需品，但亡羊補牢，已經是晚了，兩脚疼痛如故。又二十里至衛河，脚傷處漸紅腫起來，疼痛異常。晚宿山崇堰，本日行程七十里。

山崇堰爲一居民約百餘戶之小鎮，駐有二十三師兵一營，我們到達時，夜幕已垂，至鎮南首，站崗士兵卽喝令停止前進，經一番檢查，才准通過進街。因時間已晚，宿店大成問題，誰家都以人滿見拒，後大費唇舌，才有一家敢留宿。同宿全係苦力，十餘人同宿一室，房內潮濕污穢異常。晚間在臭虫跳蚤蚊虫環攻之下，兩脚又疼痛發燒，終宵未得片刻安睡。

六日發山崇堰，脚疼難行，每步都得咬牙忍痛。行五十里至打鼓新場休息，進午餐。打鼓新場爲貴州四大場之一，（貴州四大場一打鼓新場，二永新，三鴨溪，四茅台）爲黔北川鹽集中地，街東西長五里餘，居民稠密，市面喧闐，繁盛爲黔西所不及。在前省政府時代，擬劃打鼓新場爲縣治，因其屬黔西，爲黔西人民所反對，後因政局變動，乃無形中作罷。

在黔省旅行，因幣制之不統一，用錢使人處處吃虧，在黔南獨山都勻等處，用錢是以廣

西毫洋爲單位，其他錢則不通用。至貴定、貴陽等處，通用大洋，廣毫使用須打五六折。安順以西，用錢是以滇洋爲單位，輔幣爲當十銅元。畢節、大洋、滇洋均可通用，銅元則爲當百文之川銅板。至大定、黔西，滇洋則不通用，銅元是當五十文之川板，當百文川銅元當六折使用。至打鼓新場又通用當百文川銅元，我們由山崇堰來時所換之當五十文銅元，至打鼓新場，又是吃虧使用。

六〇 過泮水鴨溪

由打鼓新場東行，兩腳傷處腫起，疼痛難以着鞋，乃拖鞋而行。路尙平坦，沿途樹木繁茂，土地肥沃，頗似閩贛等省風光，在黔省中實爲罕見之好地方。晚宿泮水場，由打鼓新場來，計程四十里。

泮水屬遵義，有一區公所，晚間有二區丁前來查店，這些鄉村中之有槍者，真乃威風不可一世，對宿店苦力，借口盤查，惡聲喝罵，最後每人收店捐百文。對我們一如苦力，當時我們因身體困乏，於床上躺臥休息，二區丁至，大聲喝道：「幹什麼的，站起來！」我們對之視若無

睹，又問以「你是幹什麼的，這麼大的威風！」他們這時覺得這兩個客態度如此，當非普通苦力，乃照以馬燈，熟視我們，遂轉和顏說道：「近來地面不靖，查店是我們的責任，先生們有公事，請拿出來看一看。」後我們拿出護照，二區丁一見上有紅印，文字亦未敢看，即連稱：「委員們不要見怪，我們鄉下人，都是很不會說話。」店捐亦未敢收，即慌忙而走。他們走後，同店一苦力很氣憤的說道：「這些東西們見了鄉下人，比誰都厲害，可是聽說共產黨來，他們比誰都跑得快。」

前共黨擾黔時，在泮水前後曾盤踞六七日，晚間同店主談起話來，問他：「紅軍怎樣？」他當初以爲我們是中央軍軍官，乃答道：「還是咱們中央軍好。」後來我又問他：「假設紅軍再來，你歡喜麼？」他搖頭答道：「誰也不歡喜他來，一來就要打仗，使人不能安生，從今以後只要能過太平日子，比什麼都好，千萬不要再打仗。上次正在趕場時，紅軍突然到來，人們都非常害怕，紅軍大部都紮在山上，街上只來些宣講員和買東西的，誰知沒有隔兩天，二十五軍（王家烈部）就趕來，兩方就開了火，正打一天多，機關槍、炸彈足足響了一天一夜，子彈簡直同下雨一樣，真把人嚇死了。」他說着不住的搖頭咋舌，表示了當時曾受了很大的

驚悸。

在矇矓入睡時，突聞店主說，街上流言謂共黨賀龍部攻陷婁山關，聞此消息後，心頗不安，遲遲不能入睡。前由威寧至畢節時，因共黨陷赫章，徒勞往返者數次，今婁山關如被共黨攻陷，則遵義亦將不保，前進路既被阻，勢非原道折返畢節取道敘永入川不可，此數百里路之徒勞往返，兩脚腫疼，如何勝任。但再三思維，又覺此消息太不近情理，賀龍原在湘邊，安得相隔千里突然到來，但既有流言，當有起因，俟明日登道，沿途探詢，如真至走不通時，再想辦法。

七日發泮水，東行十二里至新安寨，進早餐，向當地人詢問共黨陷婁山關消息，均言未聞其事。又八里至馬堤石，熙攘往來，毫未見有紛擾狀態，乃放胆前進。晚抵鴨溪，本日計程七十里。沿途風景優美，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田禾茂盛，大有東南各省之風。

鴨溪土名菜溪，亦貴州四大場之一，街長約三里餘，居民千餘戶，有商店百餘家，街道整潔，市面熱鬧。在鴨溪，詢以共黨陷婁山關消息，俱言未之聞。至此始知昨晚所聞，全係捕風捉影之流言。

在客店門首和一個青年小販談起話來，問他：「紅軍到過你們這裏麼？」他答道：「怎麼沒到過，第一次住了七八天，第二次住了三四天。」又問他：「你這年青人，紅軍不強迫你當兵麼？」他說：「倒也不強迫，只是叫人去給他挑東西，不過人家紅軍，叫你挑東西還有錢，每十里給錢七百文，（川銅元，約合大洋六七分）到地頭就給，一個也不少，不像某某的軍隊抓伏一個小銅板也不給，走不動還得吃棍子呢！」剿共的軍隊一定是軍紀要比共軍好，不然，不是剿共，而是造共，最低限度也是不會同人民發生好的感情。

六一 浩劫後之遵義

八日發鴨溪，沿途行人頗多，每隔數里均有飯店售飲食。四十里至馬坎關，有居民約十戶，山上築有堡寨數十丈，爲遵義西部之門戶。又十里，至十里舖，登川黔公路東北行，下午四時抵遵義，由鴨溪來，計程六十里。

遵義曾兩次被共黨攻陷，共黨所至之處，牆上路旁，隨處都是石灰水所寫之標語。現在城內標語，多被洗刷，鄉間則因不勝洗刷，殘留者仍多。其標語下所書之部隊番號，多爲暗號，

如「紅教政」「紅南政」「紅貴政」等。國軍之標語亦然，如「廣東政」「天津宣」「台灣政」「明光黨」等。初看時使人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這是恐怕敵方偵知自己部隊番號，特以暗號代之。

當朱毛由桂湘入黔時，王家烈部全調集黔東堵截，黔北防務空虛，僅有侯之擔部守遵義。及朱毛渡烏江後，遵義侯部倉卒退走，共黨未費一彈，佔領遵義。當時人民均未及逃走，共黨入城，紀律尚佳，無燒殺之事，不過對富有者勒索頗甚。二次共黨由黔西北回竄，婁山關失陷後，遵義人民知城將不保，乃逃避一空。當共黨回窠時，以遵義爲國軍軍事重地，定有大批給養子彈，乃拚命奪取，孰知城陷而空無所得，乃大失望。此次城外喋血，戰事異常激烈，聞雙方死傷人數，合計達八千以上。今城外山坡上荒塚累累，卽爲當時血戰之犧牲者。

遵義縣城建於山脚下，易攻難守，守遵義須守城外周圍之山頭，如山頭不守，城卽不保。自經共黨兩次陷城後，國軍爲亡羊補牢計，乃於城外各山頭上密築礮堡，礮堡間並有交通溝聯絡。今後遵義，堪稱金湯之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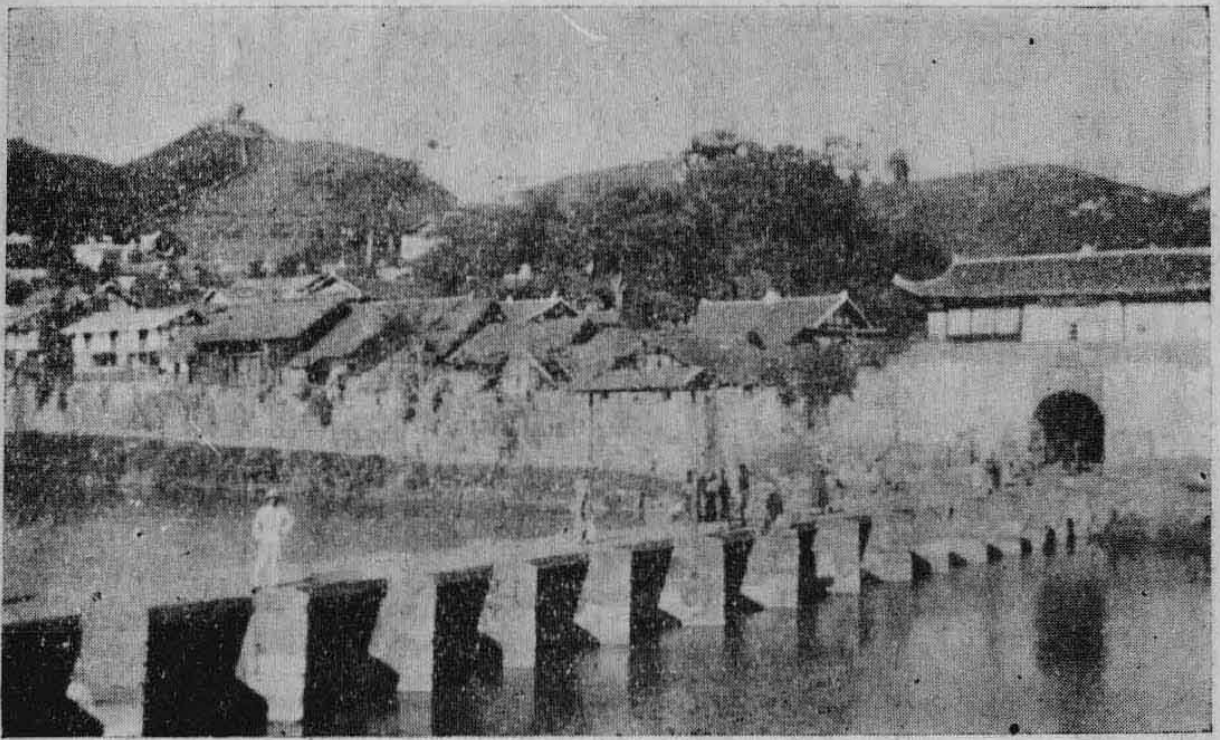
遵義在黔省中，富庶與安順齊名，爲黔北經濟文化之中心。原屬四川，清時劃黔之龍安

府（即今之敘永）歸川，而以川之遵義府歸黔。迄今黔北人民常說這兩句話：「四川人生得愁，以遵義換龍安。」這是說遵義和龍安相較，實在要好得多，這樣的調換，四川是吃了大的虧。

全縣人口八萬餘戶，約三十五萬餘人，悉爲漢人，在黔省中爲人口最密之區。人民開化最早，明清兩代，文風蔚盛，人材輩出。迄今教育發達，仍爲黔省各縣冠，有省立中學一所，縣立女子中學一所，小學一百二十餘所，此外尙有一縣立圖書館，書籍因共軍陷城多遺失。城內鄉間人民服裝，均尙完整，不若黔西北各縣之污穢襤褸。所住房屋，亦較高大整潔。吃飯普通尙爲白米。在黔省中，遵義實可稱爲奧區。

十餘年前，遵義人民飼養櫟蠶頗多。其飼養法頗簡，即將蠶置諸櫟樹上，使其自食自長，自吐絲結繭，當時本縣絲業頗發達。近年來人民多感於飼蠶之無利，乃多於櫟樹上植以白耳木。今則白木耳已爲本縣之主要特產，可與川之通江產相埒。

縣城有二，西爲老城，東爲新城，中隔一河，貫以石橋。兩城居民均稠密，不過新城商業較繁盛，商店多在丁字口附近，熙攘往來，市面喧闐。劫後之遵義，表面上已見不到什麼，不過內



城 新 之 義 遵

中損失，絕非短時期所可恢復。據謂兩次城陷，有統計之損失，約百餘萬元，而無統計之損失，則尚為未知數呢！

遵義駐軍為第九軍郝夢齡部，該軍所轄，為四十七、五十四兩師，遵義即係該部克復，其官兵多係北方人，以故街上不時可聽到家鄉口音。該軍歷年轉戰南北，現正從事整頓訓練。十一日上午我們往訪郝軍長，適其因公赴宜昌，乃由參謀長王雪生君接見，王君冀大名，人備極殷勤，惟其工作，似甚忙碌，兩次會談，時間均短促。後王參謀長告以「明日本軍有汽車至重慶，如君等赴桐梓，可便中乘搭而往。」明日係中秋節，我們原擬於遵義休息，今既有此

便，乃決定離遵義。

六一 官多的桐梓

十二日，本日是中秋節，去年此時行抵蚌埠，尙於旅邸中購月餅水菓等食物過節，今則不惟未購任何食物，卽一日休息亦未得。流浪者最好把一切佳節都忘掉，否則「每逢佳節倍思親」徒增加不少的悲哀。

第九軍軍部在城外羅莊，距城尙有三四里。昨日王參謀長告以開車時間爲今日早六時，我們深恐遲至使他人久候，故於天色微明卽前往軍部候車處。但至候車處後，許久未見一人到來。本日該軍開往重慶之汽車，係送軍官至南京受訓練，七時餘人方到齊，一車載二十餘人，甚擁擠。我們蒙特別優待，坐於司機旁。車行尙速，一時餘抵婁山關，關在一山嶺上，南北均爲深谷，路由南谷至北谷須經嶺上，故險要異常。現關上築有寨壘，其旁山上礮堡林立，有四十七師派兵駐守。如婁山關有失，南遵義，北桐梓，均將不保，故前次共軍佔婁山關後，遵義桐梓均告失陷，所謂黔北之鎖鑰，兵家必爭之地也。

九時餘抵桐梓，時細雨濛濛，冷風淒淒，因城內無一客店，乃借宿於縣黨部。

縣黨部現爲縣黨務指導員辦事處，有指導員一人，書記幹事各一人，每月經費爲大洋一百二十元。在黔省中之縣黨部，除貴陽、安順、遵義爲指導委員會外，餘則全爲指導員辦事處，各縣黨務經費，均無確定，乃由各縣黨務機關與縣政府及地方機關交涉籌措。各縣黨部因經費問題，時與縣政府發生齟齬，而各縣黨部經費亦拮据異常，多不能維持伙食。黔省黨務人員，似多忠實樸素，不若他省黨官們之官氣大。

桐梓全縣人口約十五萬餘，境內多山，原爲地瘠民貧之區，自桐梓派軍人相繼掌握黔省政權後，桐梓人傑地亦靈，爲黔省出官最多的地方。在湘之醴陵，集合全縣在外當軍官之武裝帶，聞可繞縣城三匝而有餘，桐梓實堪與之媲美。自民國十五年以來，黔省政權雖幾度易人，但總未出桐梓人手中，而周西成，而毛光翔，而王家烈，都是青一色的桐梓人。其次如猶國材、侯之担、何知重，以及黔軍中之大小軍官十之八九亦爲桐梓人。文官中之廳長、縣長、局長，桐梓人亦佔大半數。桐梓有此大批文武官員在外，遂使地瘠民貧之桐梓，一變而爲全省之金庫。城內本極荒涼，今則洋樓櫛比，別墅林立。惜此全省之金庫曾二次被陷於共黨，以致

桐梓官在外所得悉轉送於紅軍。聞初次共黨入境，當地之富有者，仍效以前避匪之故智，攜帶飾物金銀躲藏於山洞中，以少數槍枝於洞口護衛。後所有山洞悉被共黨攻破，損失之金銀財寶，共約值大洋二百萬元以上。使窮困的紅軍在經濟上得一大補充，而所謂全省之金庫，現在也「空空如也」了。

六三 新站和松坎

十五日由桐梓至新站場。

川黔公路雖已全部竣工，但由貴陽至重慶仍未正式通車，所有汽車來往，多係軍用。昨日在桐梓停車處候搭交通第二團汽車，候至下午四時仍未見有汽車到來，乃仍回縣黨部宿。本日上午十時有四輛空車由遵義開來，即登車北行。按交通團汽車普通人乘搭，均須向押車員司機等通以小賄，我們則僅出名片一張，蒙了免賄乘車的特別優待。車由桐梓北行，約十里盤旋登山，我們所坐適為一壞車，途中時出毛病，下午三時許抵新站場，車因須修理機件，即停止前進，乃下車覓客棧宿。由桐梓來所經全為大山，路多「之」字形，時而懸崖上，

時而險澗邊，路既險，而工尤巨，實爲國內其他公路所未有。

新站居民約百餘戶，爲王家烈家鄉，青山綠水，本乃清秀地方，惜居民不知衛生，房屋街道均污穢齷齪異常。所有房屋多係一面靠山，一面傍河之小樓房，人住樓上，廁所及豬圈在樓下，樓板上有一小孔，人即在小孔中往樓下便溺，在房屋中隔板隙下望，廁所糞蛆，歷歷在目，而臭氣撲鼻，使人片刻難以停留。但當地人民終日居於斯，食於斯，廚於斯，習以爲常，或者其臭覺神經已完全麻木，但視覺神經總當存在，而竟處之泰然，其幸福真算不淺呢！

十六日，廁所客店，住一宿，食一餐，飯雖未吃飽，但入睡鄉後，已聞不到臭味。一覺黃梁，醒後已不覺臭味之撲鼻難聞。一入鮑魚肆，久而不聞其臭，一這話實在是一點也不錯。

七時復乘昨日之交二團汽車，司機謂現在車機件已修理完好，途中可望不再出毛病。出新站，車即爬山而行，路仍盤旋曲折，不過山勢較由桐梓來時稍矮。六十里抵松坎場，該車即至終點，明日仍折返遵義。詢諸往重慶之汽車，據謂已四五日未有汽車來往，時已上午十時，決定本日於松坎休息，明日如仍無汽車，則當徒步而行，乃覓客店宿，誰知遍詢街上竟無一家客店可投，因所有客店多被兵站、運輸處等所佔住，現皆空無一隙地。無已借宿於區公

所，區公所亦僅賸房三間，餘則亦滿住副官、兵站員等。

松坎在山峽中，濱綦水，地當川黔要衝，有新舊二街，相隔約半里，居民共計約六百戶，有郵電局及數十家小商店，街市雖小，尙形熱鬧。過此北行三十里卽爲川境，川黔有事，松坎首當其衝。前者共黨擾黔，松坎曾兩次被陷，兩次克復松坎，全爲川軍。人民旣被劫於共，又被擾於兵，不過被共劫之時間較短，被擾於兵之時間較長，故松坎人民有「不怕共匪到，却怕川軍來」的話。共黨遠颺後，川軍亦離黔，現松坎駐軍爲四十七師裴昌會部兵一團，紀律頗佳，尙得當地人民愛戴。所有過境部隊所派民伕，亦按日給價，不過因兵多民少，派伕成了區鄉公所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

松坎區公所的區長，就因應付不了這個派伕問題，現在是逃之夭夭，僅有兩個區員在支撐着門面。晚間來區公所要民伕的過境部隊，不下十餘起，原先兩個區員在請求打折扣，後來也藏躲起來。在我們就寢時，區公所內僅餘了我們兩個過境借宿的旅客。可是我們這借宿的旅客，却兩次被副官傳令兵們，認爲是區長或區員，向我們要起伕子來了。

松坎以下，有小木船可通重慶，運輸火油食鹽等雜貨。在川黔公路未完成前，遵義貴陽

等處貨物，多經松坎轉運。惜綦水水淺流急，中多灘石，沿途土匪又出沒無常，行船頗爲不易。現在川黔公路行將正式通車，松坎定爲重慶貴陽間之宿站，汽車之運輸貨物當較小木舟迅速便利得多，松坎將來，或許能以日漸繁盛了。

六四 再會吧貴州

十七日發松坎。

汽車船隻全無，脚伕亦雇覓不到，最後只有自負行李起行。出松坎，沿公路西北行山谷中，公路因修時倉卒完成，路面甚狹，且多在峻崖深澗間，以故行車時出危險。現路局正派路工多人，鑿山拓路，錘聲叮噠，且不時有火藥炸石之轟然巨聲。二十里抵酒店壩，有居民約二十戶，係山嶺上一小鎮，住有四十七師兵一連，山上築有寨壘，行人過此均須檢查盤問。此處爲川黔交界一門戶，前共黨盤據黔北時，曾扼此以防川軍。過此前行，路係下山，約十里卽入川境，山勢逐漸低矮，貴州乃於回顧中，慢慢地消失了。

著者此次旅行，往返曾兩經黔境，因交通不便，多係徒步行走，前後費時約二月餘，其西、

南、北三面都算匆促走過。以前曾聽人說：「貴州地無三尺平，民無三分銀，」今身歷其地，目睹地方之貧瘠，人民生活之艱苦，方知這話不是十分演義。此次所過各地，多走訪當道及教育界人士，詢及此後改進黔省人民生活之意見，各方所談，大約可歸納為治標治本兩方面。治標則為刷新政治，禁絕鴉片。治本則為便利交通，開發礦產。前者在原則上當無可非議，不過在實施上却有許多問題。至於後者二項，姑不問交通如何能便利，礦產如何能開發，問題是：即使交通便利了，礦產開發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也不過替帝國主義開拓原料地和消費場，黔省人民生活，恐怕不惟不能改善，而且恐怕還要更貧困化。在交通已便利的省份，人民生活現在和過去相較，還不是很好的借鏡麼？

貴州已在回顧中消失了，可是關於改進貴州人民生活的問題，却在我腦子裏想來想去起了很大的疑問。

六五 到達綦江

入川境後，路多係下坡，行頗省力，二十五里至觀音橋，有居民約二十餘戶。休息，同慕霞

各進掛麵一碗。觀音橋附近盛產煤，其質頗佳，可煉焦，惜全係土法開採，而運輸又全係人力，以致無法外銷。過此西北行，公路兩旁，石多峻削，間有澗水，均流急聲響。公路繞山，多曲折，人行較以小道爲近。我因欲拍照公路曲折形勢，仍沿公路前進，慕霞則不願多走路，乃捨公路登石鋪人行小道，二人約定在公路與小道相會處，誰先至則在相候，從此二人卽分道而行。公路上汽車既無，行人亦少，行約十餘里，突聞左側山林中有怪聲喊叫道：「過去了，快從北面截住。」這時我大驚，以爲山林中潛伏之匪徒，對自已行將下手，後乃知係山上樵夫，大約是逐捕狐狸等物，心乃放下。四十里至趕水場，慕霞已先至約半時，在一樹下相候，二人乃同至一小飯店，進飲食。趕水場濱綦水，全鎮建在河西岸一大石岩上，居民數百戶，附近風景優美，街內亦頗整潔。鎮西數十里內，土質成深黃色，石成紫色，而每塊石以手拾之，皆覺較普通岩石爲重，鐵之蘊藏頗豐。當地居民以木炭爐煉鑄生鐵，製爲鐵磚，運銷瀘縣宜賓等處，用以鑄鍋。每年鐵之產量約二千餘噸，價值三十萬元。現有煉爐二十餘家，採礦及煉鐵工人約二千餘。鐵之成份平均約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五十以下，可與皖之馬鞍山所產之鐵質相埒。

由趕水場北行，捨公路登石鋪小道，路濱綦水西岸，沿路風景頗佳，二十里抵太平橋時

已暮色蒼蒼，乃宿。本日行程計一百里正，不過四川的里較貴州里要小一點。我因脚穿破鞋，鞋底又係粗繻縫成，兩脚底均被磨成幾個大水泡，而左脚尤甚，疼痛等於前被草鞋所磨傷。晚間於燈下以針刺破水泡，上塗以如意膏。長途旅行的人，如脚上磨有水泡，當天必須以針刺破使水流出，如無藥膏，則可塗以煤油，次日始可行路，否則次日水泡腫脹，疼痛將寸步難以行走了。

太平橋濱綦水西岸，居民約數百戶，自此以下小木船暢通。東溪鎮在其西二里許，爲綦江縣第一大鎮，街市繁盛過於縣城。居民均善織布，全鎮有織布機二千餘架，近則因洋布行廉價傾銷，此手工織布業隨受打擊而衰退。

十八日發太平橋，脚底水泡雖破，但仍疼痛難行。十里至正子街進早餐。過此前行，沿途居民逐漸稠密，每隔三五里必有小飯店，其房屋多騎路修成，路即穿屋而過。又三十五里至趕子壩，脚痛直寸步難行，乃雇滑竿一乘，至橋壩河，計程三十七里，脚價大洋七角。前行越一嶺，高約七八里，十五里至馬口塘，休息進稀飯。四時抵橋壩河，下滑竿覓一小舟至綦江，計程八里，價洋二毛，約一時到達，宿於綦陽旅館。

六六 閒話神仙

在綦陽旅館休息進茶水後，卽至縣政府訪縣長吳白樺君，適其因公赴東溪，乃由祕書吳堯階君接見，時財務委員長夏侯奠言君亦在座，二君均以我們遠道而來，頗示親熱。夏侯君當晚並在該會設一簡單酒席，爲我們洗塵。萍水相逢而夏侯君竟隆情如此，使我們真是既感且愧。

在赴夏侯君宴時，同席七八人，多係綦江各界領袖，有徵收局長張某，縣立中學校長陳某，張某係一老紳士，席間談起話來，頗崇拜劉神仙，（劉湘謀士劉從雲）謂劉湘之統一四川全係劉神仙之運籌帷幄，他舉了很多例子，如二劉之戰時，在富順附近戰事甚激烈，二十四軍（劉文輝部）勇不可當，二十一軍（劉湘部）支持不了時，劉湘乃向劉神仙請示，神仙切指一算，哈哈大笑說道：「本晚敵軍必盡撤退，」當時劉湘還不信，果然二十四軍因田頌堯部在成都襲其後，當晚乃盡撤富順之兵，以禦田軍。神仙這一類大顯神通的事，他說了很多。

這時中學校長陳君也插嘴說起劉神仙的故事來，不過他所說的神仙故事，在意義上是和張局長所說的不大相同。他說：「當劉神仙爲軍事委員長進剿徐向前時，一日一個團長來謁見劉委員長，劉委員長察其顏觀其色，乃大怒道：『你今天色驚氣虛，部下必有攜械潛逃者，』團長答以無其事，有則焉敢隱而不報。後劉委員長飭其速返部考查具報，以憑核辦。團長剛回到團部，就有一個連長報告說，該連有二兵士潛逃，各攜帶手槍一枝，團長至此大驚，深服劉委員長之神機妙算，乃向劉委員長呈報並請示辦法。劉委員長切指一算，說道：『本日歪星見於東，此二逃兵必逃向東方，可速派隊向東方追捕，追至二十里必可追獲，但追獲後，不得加以刑罰，須送來，讓我處罰他們。』團長遵照劉委員長所指示的方向，派兵追至二十里，果將逃兵追獲。二逃兵被追獲後，團長大怒，問其爲何竟敢攜械潛逃，二逃兵初尚不吐實，後被一番拷打，受刑不過，才說出實情話來，說：『不是我們要潛逃，是劉委員叫我們這樣幹的，』這時同席的人都免不了笑起來，只是張徵收局長却搖頭說道：『這一定是別人故意捏造，來毀謗劉老師的。』」

六七 綦江人民的負擔

綦江縣城東濱綦江，縣即與江同名。全縣人口三十六萬餘，境內多山，農產不豐，全縣豐年所產之米僅爲四十萬石，尙不足民食之半，民食多賴包穀芋頭蕎麥等。綦江如和貴州各縣較，則爲富庶地方，在川省中則爲貧瘠之區。

川省在防區時代，人民負擔稅捐之重，早爲國人所盡知，不過各防區人民之負擔又不同。綦江前屬劉湘防區，劉湘當時防地既廣，且多爲川東富庶之區，以故該防區內人民之負擔，亦稍較其他防區爲輕。綦江至民國二十三年度截止，人民所完納之糧稅，推算起來，至民國五十餘年，如和川西北鄧錕防區各縣相較，則已少完納二十年的糧稅，幸運已屬不淺。不過綦江地當川黔要衝，歷年川黔多事，綦江兵燹匪災，相繼不絕，民國十二年縣城且被匪盤據三四月。近年來地方較安謐，而人民則已十室九空。現在川局革新，人民對新政府之希望，爲人民納當納之糧稅，而得以過平安日子，不過新政府因剿共關係，仍不免一年四徵。再加上地方保安等附加稅，人民所納的糧稅，現在一年還是在五次以上呢！

六八 由綦江至重慶

綦江和重慶間的交通，陸路有汽車，水路有船隻，但汽車價太昂貴，僅一百八十里路，車價竟需大洋五元。水路則因綦江曲折過多，下水須費時三日，上水則非五日不可，所以來往旅客，坐汽車坐民船的都很少，最多是坐滑竿。滑竿價普通為每百里大洋一元二角，如短程尚不需此數。滑竿伙多是烟鬼，只要烟癮能過足，則早起晚宿，一百八十里路一日即可到達。

我們在綦江起行前，原擬搭汽車，適當日汽車因機器損壞停駛，又擬乘船，但船又覓不到。後來無意中遇一滑竿伙，問其每乘滑竿至重慶腳價若干，他開口索大洋四元。我們已覺價賤出所意料，但他們這些苦力生意，絕不是不二價的買賣，乃向他還價三元，他就欣然允諾。當時慕霞因我脚痛難以行路，謂僅覓滑竿一乘為我乘坐，他仍徒步而行。我則以滑竿既如此價賤，二人不妨各坐一乘。在這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只有當牛馬才能生活的時候，那麼我們乘坐這些能言的牛馬，倒是於人於己兩有利益。後決定二人各坐一乘。價定後，滑竿伙每人先索洋五角，謂須先過癮，且得還烟館欠賬。十二時起行，先渡綦江，至東岸乃向北行。

前行地勢漸低土地亦漸肥沃山上除樹林外則爲梯形之田壩五十里至分水嶺爲綦江巴縣分界處六十里抵龍崗宿。

二十日，本日路程爲一百二十里，且須於下午五時前到達，方能渡江，故在天色微明時即起行。十五里至烟坡，進早餐。又四十五里至界石場，街長四五里，頗形熱鬧，休息進午餐，滑竿伏除吃飯外，尙須燒烟過癮。黔滇川三省之飯店多兼烟館，因爲旅客和苦力們，吃罷飯還得要過癮。

過界石場，人烟頗稠密，路上行人絡繹不絕，四十五里至老場，距重慶僅十五里，附近嵐光蒼翠，風景優美。前行又數里至塗山脊，大江及重慶全市，即於俯瞰下之烟霧中出現。下塗山即爲江濱，時已下午五時，乃乘民船渡江，江水新漲，水勢浩大，費時一時餘，方渡至北岸，時已入電燈世界了。

六九 重慶貿易概況

重慶位置在揚子江嘉陵江合流處，三面環水，成半島勢。其西十五里之浮圖關，雄據山

巔，扼成渝孔道之咽喉，山形長窄如鵝頸，兩江未合流前，至此相距不及半里，若於此處鑿斷，重慶即成孤島了。

重慶城區包括巴山在內，因地勢之高低，分爲上半城及下半城兩部。上半城居民較多，下半城則爲商業區域，最繁盛之街道，爲都郵街、小樑子、陝西街等處。商店均兩層以上之洋式門面，建築雄偉，街市整潔，頗有滬漢之風。

重慶交通，除幾條幹線馬路可通汽車人力車外，餘則因地勢高低不平，往來仍多古式的肩輿。「好個重慶城，山高地不平，」這兩句俗語是把重慶的地勢和街道可以說完全形容出來了。

重慶不惟爲川省第一商埠，且爲黔滇陝甘等省貨物之集散地，每年貿易總額，平均約七千餘萬關平兩。其進口貨物主要爲棉紗，疋頭，煤油等。出口貨物主要爲生絲，山貨，藥材等。茲據重慶海關統計，民國二十年度，重慶進出口貨物價值如下：

進口貨

價值（關平兩）

棉紗

二二、五二五、五六〇。

正頭	煤油	五金	紙煙	海味	其他	合計	出口貨	藥材	絲	鹽	夏布	赤糖
二、七五八、九〇七。	一、四一七、〇一二。	一、一四四、九二九。	二、三八二、二三三。	三、八〇、五七五。	一、七四〇、七九六一。	四、五八七、三二六七。	價值（關平兩）	五、一九八、一二三。	八、二五三、八九一。	七、六九、八〇二。	三、一九四、五一四。	一、二四、七一六。

豬鬃	二〇二四、二一九。
牛羊皮	一六七九、六三五。
桐油	八六二、四一六。
桐子	三七〇、九六四。
菸葉	一、四〇二、五二四。
蔴	三五一、五三八。
白蠟	二〇八、六六一。
漆	五五九、五七六。
其他	四、四二九、〇〇一。
合計	二九、四二九、五八一。
貿易總額	七五、三〇二、八四二。

七〇

重慶的印象

如果說四川是天府，那麼重慶就是天府的寶庫，生活在這天府寶庫中的人們，理應當是有福享，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不錯，重慶是一個輝煌的都市，在這輝煌的都市裏，建築是輝煌的，街道是輝煌的，而且有一部分人也是輝煌的，可是在這些輝煌下面，却有不少人類中的可憐蟲在蠕動着。

重慶和漢口間的交通，只有五六天的水路，按理說重慶的物價應該和漢口差不多，但是因爲每年一千多萬元的地方稅加到進出口的貨物上，這樣使重慶的物價，昂貴得較漢口差不多要高三分之一以上。

重慶的地皮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地皮主人，多半是川省軍政界的重要角色，地皮的購買是政治經濟力量雙管齊下，地皮的出租也是用這兩種力量來操縱，這樣遂使重慶的地價房價高過其他都市，雖然重慶市面現在是在鬧着不景氣。

重慶附近各縣，都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不過這些土地和物產是操在地主手裏，大地主是沒有的，多是些小地主。年來四川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小地主們也是在大叫其苦，不過他們所受到的剝削，是要轉嫁於一般佃農身上，使靠出賣勞動力以圖糊口的佃農們，出

賣了勞動力而糊不了口，不得已棄了舊業跑向這四川第一大都市來。

重慶市面流行的銅元，叫初到的人見了免不了要發笑，同別處當二十文銅元一般大的銅元，在重慶却明明印的是當二百文，而且是用生粗銅鑄成。這樣使賺錢以銅元為單位的人，賺來的錢，在數量上雖然不算少，可是用這些錢所換的生活品却是太有限，生活只有更加的困難。

有了上面的幾種原因，才有下面的幾種現象。

一個人到了生活無門時，所謂禮義廉恥，對他恐怕要失去效力，迫着妻女去操皮肉生涯的人，他本身何嘗不知道這和「四維」中那一維也不合，但爲了要生活才不得不這樣。重慶當局雖然一再申說禁娼，但娼是越禁越多。據熟悉重慶情形者談，重慶明娼不算多，暗娼則太不少了。因暗娼之多，明娼反被擠得沒有生意可做，所有從下江來的班子，什麼揚幫、蘇幫，因爲在重慶找不到買賣，都跑到附近的小都市，如涪陵、合川等處去。可是逗留在重慶的暗娼，又何常能有好生意，無已則有另一種副業來糊口，這種副業就是賣唱。

重慶無論那一家旅館，一到夜裏，都可聽到胡琴鼓板和歌唱的聲音，這種聲音的連續

不斷，是從七時至十一時左右，這時正是賣唱者找生意的時候。假若你是第一天住旅館的新客，當天晚上至少要有十次的臉上擦粉塗胭脂的小姑娘拿着摺子似的小戲本走到你面前說：「先生請點戲唱，」你若是推辭不點戲的話，她總要花言巧語和你糾纏，這時門外站着的拉胡琴的，和唱戲的大姑娘，正在注意你和小姑娘的談判，假若你是接過了小姑娘的戲本，允許她請點戲的要求，那麼門外站的拉和唱的人，都很快的走進你的房間裏來，先向你點頭送笑，接着是唱起來。唱後戲價大約普通是兩吊錢左右。（合大洋七分）但假若是每次請你點戲的小姑娘你都面情軟的答應她的請求，那麼一夜的工夫你就得六七角大洋的開消。

固然有一部分人因自己或自己的妻女賣淫賣唱得以糊口，但仍有一部分人糊口無門的，這樣只有流落爲叫化子。叫化子本來是中國任何城市少不了的點綴品，不過別處城市的叫化子或許沒有重慶的叫化子多，而且重慶的叫化子，好像是很有毅力，他向你討錢總能半里一里的跟着跑，跑着在你前面攔路磕響頭，你真感到麻煩不過的時候，只有扔給他一個銅板。他們討錢的對象大半是外省人，只要聽到你的口音不是四川腔，總要和你麻

煩，他們大約以爲外省人來四川的多半是有錢，而且出錢上也要比四川人慷慨些。暗娼多，歌妓多，叫化子多，這是重慶的「三多」。所謂天府寶庫的重慶，在匆促的經過中所感到的印象，是這小小的幾點。

七一 涪陵的榨菜和鴉片

九月二十二日，慕霞日昨因接其妻請求離異信，即匆促搭輪東返。與慕霞分手後，心至悒鬱，本日爲星期日，起床後獨坐旅邸，殊覺無聊，乃作涪陵行。

重慶和涪陵水路相距三百六十里，逐日有民生公司小輪來往。惟來往渝漢等處之大輪，經過涪陵則全不停靠。故由涪陵往漢滬等處的旅客，必須先搭逆水小輪至重慶，再搭大輪東下。

七時由重慶紙碼頭登民生公司民望小輪，船上售票每人大洋一元五角，如返時搭逆水船則加倍。軍警一律均須購全票。搭客每人分坐一竹凳，雖擁擠而秩序尙井然。時江水浩大，舟行頗速，約半時許至銅羅峽，山形雄偉，水道驟窄。約二時抵長壽，船停約十餘分鐘。前行

經蘭市、李渡等鎮，搭客均有上下。下午一時餘抵涪陵。

涪陵負山臨江，地當黔江入大江之口，爲渝萬間一重鎮。縣城周圍約十里，城垣不整，街道南高北低，成階級狀，惟正街爲一新闢馬路，平坦整潔，頗有大埠之風。

黔江在貴州境內爲烏江，入川後自龔灘以下稱黔江，亦稱龔灘河。黔東北各縣及川東南之酉秀黔彭等縣貨多由此江運輸，而以涪陵爲集散地，故黔江實爲涪陵一大動脈。

涪陵以產榨菜著名，年約六萬餘罈，價值四十餘萬元。榨菜係青菜根晒乾以鹽醃製而成，每當舊曆二月時開始醃製，約須五十日即成，然後裝於罈內，運之出口。榨菜爲涪陵之主要家庭土業，惟近年銷路不暢，價格日低，二年前大洋一元僅可購四五斤，今則可購十四五斤左右。

鴉片桐油爲本縣之主要對外貿易品，鴉片由黔江運來者每年約四千餘擔，本地產約萬餘擔，出口價值，年約五百餘萬元，故涪陵商號資本之最雄厚者爲鴉片商，二十餘家之鴉片商號，資本均不下十萬元。不過近二年來鴉片貿易頗不景氣，鴉片商是在大叫其苦。桐油出口年值百餘萬元，多運銷歐美，其油質頗好，銷路尙佳。

七二 川東的佃農和高利貸

涪陵及其附近各縣，如南川、長壽、酆都等，均多山地，雖無水利，但土質均膏腴。田畝多就山開闢，成階級形，高低不一。土地權多操在小地主手裏，佃農約佔全農民十分之七左右。凡佃農佃田而耕，視田中產穀之多寡，先向地主繳納押金，名爲押佃。大約每穀一擔（約可得米一百四十餘斤）須納押金十元。穀租與地主之分配，有「市租」「定租」二種。「市租」係按收成之多寡，定租之高低，大約最高爲三與七，最低爲五與五之比。「定租」大約爲三七或四六之比，收成豐歉概不減讓，不過此種田地，在收成上是較爲可靠。近年來有少數佃農，因無力押佃，乃退原佃而去開鑿童禿磽瘠之荒山，於石縫中岩頭上種以包穀、番芋等，但此從無人過問之荒山，一有少許生產力時，即有人露面當山地主，而開鑿山地者，即須向之繳押佃，納租穀。這點却是和貴州漢人地主對待苗民佃農的方法是不約而同。剝削者的思想行動，大約無論遠近都是同出一轍吧！

繳押佃，納租穀，佃農的義務還不算完，完納捐稅佃農仍須攤上一份。每次糧稅，正糧是

由地主繳納，但各種附加則有主六客四，或主客各半。不過地主却不勉強佃農，如果當佃農的覺得種田不尙算，儘可自由的向地主退佃。

農村高利貸，是和農村破產的程度平衡的向前發展着，農村破產越深刻，高利貸的利率是越高些。在涪陵及其附近各縣，高利貸之名稱有所謂「金斗翻」「節賬」等。金斗翻大約每大洋一元利息十日爲一角，自借貸之日起，每日還一角，十一日還完。「節賬」大約爲逢場時小販等急於趕場做買賣而無本錢者所借用，每洋一元借用一場（最多不能過三日）利息爲下川東銅元二三百文。（合大洋二三分）現在雖各縣政均明令嚴禁此類高利貸，但私相授受，借貸兩方均守祕密，政府禁令亦不過白紙黑字加上紅印而已。

七三 嘉陵江峽區二日遊

二十六日由涪陵折返重慶。

二十八日早六時由重慶紙碼頭登民生公司開往合川之小輪，溯嘉陵江而上，十一時到達北碚，於烟霧迷漫，細雨濛濛中，下輪登岸。

所謂嘉陵江峽區，係由重慶至合川之三峽。其三峽北爲牛鼻峽，南爲觀音峽，中爲溫塘峽。北碚在溫塘峽之南，觀音峽之北，地當峽區中心，原爲百戶居民之小鎮，今則成爲峽區政治經濟之樞紐地。

峽區風景優美，礦產豐富，過去原爲土匪出沒之區。民國十六年時，盧作孚等組織峽防局，着手剿匪，匪患肅清後，建設事業逐步進行。迄今未數年，土匪淵藪之峽區，竟成爲川東之工業區遊覽地了。

峽區之建設事業，可分爲文化、經濟兩部。文化方面，有中國西部科學院，兼善學校，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民衆教育辦事處，感化院，地方醫院，嘉陵江日報社，以及公園體育場等。經濟事業方面，有農村銀行，煤礦公司，水電廠，染織廠，泥水廠，火柴廠，桐林公司，墾場等。此外尙有一北川鐵路公司，惟歷史均短促，一切僅可謂始具芻形。

峽防局爲峽區負責治安之機關，亦卽各事業之推動並導機關。該局設在北碚，盧作孚任局長。惟其經常住局辦公之時間甚少，一切事務多由其弟盧爾勤負責。該局轄有少年義勇隊一隊，特務隊三隊，手槍隊一隊。少年義勇隊爲訓練一般失學少年半讀書、半服務社會

性質。特務隊係警察性質。手槍隊則係用之於剿匪。

訪盧爾勤君於峽防局，談約數十分鐘，話多關於峽區事業之經過情形。後盧君因事忙，乃派書記鄧君導之參觀。出峽防局先至三峽染織廠，該廠原為峽防局工務股，初為兵工，後改隸於中國西部科學院，有男女工人二百餘，出品有各種呢布、毛巾、花毯等，銷於合川、重慶、成都等處。

出三峽染織廠，北行數十步至中國西部科學院，該院院長亦盧作孚兼任，現暫由生物研究所主任王希成負責。王君浙人，頗忠厚，見後談頗洽，承其領導參觀內部。參觀後，王君工作似頗忙迫，乃告辭，約於明日再談。

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立於民國十九年，係盧作孚一手創辦，其經費亦盧先生一手募集，計自成立已來，已用去之經費為二十四萬餘元。該院設有生物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理化研究所、農林研究所，附設事業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兼善學校，三峽染織廠等。各部行政上雖為一系統，但地址相距頗遠。各部所佔多為西式樓房一幢，每幢洋樓多係建於嘉陵江西岸小山頭上，風景優美，空氣新鮮。

出西部科學院，辭鄧君，返旅邸進餐。飯後一人出遊。先在北碚鎮內遊覽一週。鎮內街道水泥築成，雖不寬大，但均整齊清潔。出街南首，至公共體育場，場在嘉陵江岸，火焰山山下，面積頗廣。時值午餐後，場內集人頗多，有在遊戲，有在踢球。場西有兼善學校學生餐室，學生多人正在聚餐，學生均布衣，清潔樸素。由體育場向西即為平民公園，園址在火焰山上，山上樹林密茂，拾石階而上，右為兼善學校，為四層洋樓一幢。左上為博物館，動物園。動物園規模頗大，內有豹，馬熊，馬鷄，狗熊等奇禽怪獸。

二十九日早飯後，復至中國西部科學院，訪王希成君。王君昨雖有一度晤談，但因時間短促，彼此均以未得暢敘為憾。王君為柏林大學生物學博士，近受聘為四川大學教授，惟王君因感於盧作孚先生之知遇，雖此處待遇較低，亦不願遽而他去。王君人頗虛心下問，關於各省社會民生，尤為留心。正談話間，忽聞小輪鳴笛聲，知由重慶開合川之小輪已到，本日尙擬搭船至溫泉，乃匆促向王君告別，急趨旅館取行李，誰知剛行至碼頭，小輪已離國船鳴鳴而開走了。

同時誤船者有民生公司電汽工程師劉充君，劉君亦係赴溫泉者，二人乃於國船上用

電話通知峽防局，請派巡船一隻，送往溫泉。少許船來，係一二人划之小木舟，於細雨濛濛中逆水而上。舟小水急，行頗費力。約一時餘抵溫泉碼頭。下船登岸，於竹林密茂中拾石階而上，約百步即爲溫泉公園。

溫泉公園在溫塘峽中嘉陵江西岸，東西高山夾峙，南北一帶江水。其地址原爲一舊寺，周圍竹林密茂，中則花木扶疏，東方式之古廟，配以西洋式之小樓，林外屋旁，泉水嘩嘩，風景旣美，佈置尤佳。

公園內有數帆樓、好花樓等寄宿舍，及嘉陵江餐店。不過房價飯價，似乎有點敲竹槓性質，普通房價每日是大洋一元，被褥費和小賬仍在外。飯則一湯一菜普通爲大洋五毛。原來來溫泉公園遊玩的人，大概都是四川人所說的大老官，多出幾個錢大約都不在乎，可是普通遊客，不能不嫌其價有點稍昂了。

在公園進餐和休息後，即在園內散步一週，後來覺得天氣還早，乃作縉雲寺遊。

由公園左側上山，因在雨後，山路尙溼滑難行。約里許，上至飛來閣，於俯瞰下得見公園全景。再迤邐而上，約三里至紹龍寺，紹龍寺僅係一普通小寺院。再前行漸入茂林，又數里即

抵縉雲寺

縉雲寺在山頂，當日陰霧頗重，數丈外，即無所見，本擬遊獅子峰，因陰霧作罷。若在晴天，則登獅子峰上，嘉陵江三峽之全景，即歷歷在目焉。

縉雲寺設有漢藏教理院，現在學僧六十餘人，每日除誦經外，尚授藏文一小時。該院教務主任滿智和尚曾留學拉薩十餘年，其赴拉薩時，年僅十八歲，一人自負行囊，徒步經康入藏，途中歷時八年餘，亦可謂異僧焉。

四時許，由縉雲寺返，時細雨濛濛，路較來時尤溼滑，返抵溫泉，兩腳染滿了黃泥。

晚間同劉充君至溫泉澡塘浴。塘分三種，澣塵浴室每人一間，收費兩角。湧泉池及千頃波游泳池，每位收費一角。我們先至千頃波游泳池浴，池係露天，大約畝許，水深及頸，既清澈，且溫暖。少浴天忽雨，乃轉湧泉池。湧泉池上有玻璃覆頂，泉水係由池西湧出，泉大如升。全池熱烟漫迷，硫磺氣味滿撲入鼻。如身患瘡疴，則經此一浴，實勝搽十次藥膏呢！

七四 妓女的厄運

三十日由溫泉至合川。

昨晚通宵浙瀝秋雨，天明仍未止息，本擬拍照公園及嘉陵江風景，因烟霧迷漫作罷。一時登民望小輪離溫泉，約四時到達合川，下船進城，住丁字口樂賓旅館。

樂賓旅館所住客人，是遠沒有妓女多，一個旅館內，妓女是住了三四班。夜幕將垂時，是這些人找買賣的時候到來，她們在這時都是在面孔上擦粉塗胭脂，換上新衣服，等候顧客的到來。可是在這個年頭，她們也是交上了厄運，在我住樂賓旅館的第一天晚上，三四家班子，十幾個姑娘，是從未見到一個顧客來，或者這天晚上是特殊的例外。

在我就寢前，一個茶房笑咪咪地走進來，笑咪咪地說道：「先生叫個姑娘玩玩吧？」我拒絕了他的請求，接着他加以解釋：「這姑娘不是本地班子，是下江來的，真正揚幫，管叫先生滿意，我二次拒絕他，可是他仍不灰心接着又說：「叫個來，先生看一看，不好再叫她走。」我三次的拒絕，使他不得不失望的走去，可是對我失望的還不止他一人呢！

她們這些妓女，聽口音毫無問題都是下江人。她們在下江找不到買賣，跑到四川來，在重慶找不到買賣，跑到合川來。但「天下烏鴉到處都是黑的，」她們到合川後，還是一樣的。

找不到買賣

合川因和重慶相距很近，一切都和重慶差不多，我這第一天住旅館的新客，晚間是有五六次賣唱的小姑娘來請求點戲，我對她們的應付方法，是不點戲，每人白白給幾個大銅板。

七五 四川的徵收局長

合川位於涪江和嘉陵江會合點，三面臨江，水運便利，向有「小重慶」之稱，為川東一重鎮。城東南有釣龍山，山上有元帥城遺址，相傳宋末時，元兵圍合川，數月不下，後元憲宗亦死於此。城內街市整潔，商店約四百餘家。市面流通多為滇洋，川洋；中交紙幣，尙不及川滇硬洋受人民歡迎。事情竟如此奇怪，在川南距滇較近之縣份，滇洋皆不通用，即在滇境，滇洋十元餘僅可當國幣十元使用，而合川以上至川北各縣，滇洋竟和國幣價值相等，其中原因真使人莫明其妙。

合川境內盛產煤，全縣已開採之煤礦有二十三處，全係土法，每礦煤之產量最多年僅

三百餘萬斤，普通多爲百萬斤以下。此外東山寺雙鳳場等處有青礬礦，年可產青礬三萬餘斤。藥材中之使君子多爲合川著名特產，以皂桷鎮、張家鎮等處所產最佳，每年外銷者約千餘担。

過去川省在防區時代，合川人民所納糧稅，每年多至七八次。每次正糧全縣爲十一萬七千餘元，附加爲十七萬餘元，每兩丁銀年須納洋二百餘元，而糧差抬糧，額外勒索，又平空增加人民不少負擔。其抬糧辦法，爲人民不直接向縣政府納糧，某地區由某糧差包辦，其中舞弊及敲詐，平均人民納糧每百元要吃二三十元的暗虧。在川省中徵收局長，職權異常龐大，他省之徵收局，不過縣政府財政科下一部分，在四川則徵收局竟和縣政府爲平行機關，所有縣中賦稅全歸徵收局辦理。徵收局長多係和軍部有特殊關係者。徵收局長可直接施刑罰於人民。一個徵收局長發財可不亞於縣長，糧稅徵收次數愈多，局長即發財愈大。合川前徵收局某，聞其一年任內發財三萬餘元，而至今人民仍謂其爲守法不苟之局長呢！

合川教育，數量上很可觀，全縣教育經費每年二十二萬餘元，有縣立男女中學各一所，鄉村師範一所，完全小學三十四所，初級小學四百四十所，不過質量上却都不見得好。合川

教育界某君曾用了很滑稽的口吻這樣說道：『四川的一切都是「狗吃牛糞只貪多，」教育更是如此，合川的教育更是這樣。』

七六 由合川至南充

自重慶與慕霞分手後，我一人行李簡單，僅有軍毯一，照相機一，番布包一，決定於途中自負之徒步而行。十月二日早六時由合川出發，行未百步，有滑竿伕多人，爭相兜攬，對之初本不理，後因再四聽到「先生覓個滑竿吧，路上泥多難走呢」的聲音，免不得逐漸軟化起來，乃與之交涉講價錢，至雲門鎮計程三十里脚價爲川銅板七吊（合大洋二毛伍分餘。）二人分之則每人僅可得洋角餘，價錢真可算得公道呢！

由合川北行，沿途丘陵起伏，土質成紫紅色。他處紫紅色之土質，多質堅而礮瘠，此處則鬆而肥沃。途中攔路乞討之叫化子頗多，常追隨人跑數十丈遠，直至討得一枚銅元方止。三十里渡嘉陵江抵雲門鎮，由合川來開發叫化子之錢，已一吊有餘了。

由雲門鎮北行，三十里至錢塘鎮，進中餐。下午三時半抵武勝，武勝在嘉陵江西岸，復渡

江，本日行程計九十里。

武勝城內居民稠密，雖無大商店，但街市頗整潔熱鬧，城內客店有五六家多在丁字口附近。余所住爲一家義興店，一宿兩餐，共價大洋三毛，其價頗公道。飯菜尙皆可充飢，不過房間則甚污穢，且數人同宿一室，吵雜異常，而行李物件又須自己照顧，更不勝麻煩。

三日發武勝，覓滑竿至烈面溪計程九十里，脚價大洋一元。三十里過新學場，有居民數十戶，又前行約十餘里，滑竿脚伏用錢十吊轉覓一滑竿送至烈面溪，此處大洋一元換川銅元二十八吊，他們是僅抬了四十里得錢十八吊，欣然中途而返。

烈面溪濱嘉陵江，居民約千戶，市鎮頗熱鬧，同店住有第一師退伍兵五六人，係由松潘來，途中行二十餘日始抵此。向之詢以前方情形，據談近來前方無激戰，不過雙方均因給養困難，天氣嚴寒，餓死凍死的甚多，吃青稞，喝冷水腹脹而死者，亦不少。他們能以免於死，而又得以請假回家，真是徼幸萬分，言時唏噓不已。

四日發烈面溪，時天氣陰霧頗濃，細雨濛濛，路面滑如塗油。沿嘉陵江西岸北行，山陵起伏，路崎嶇曲折。四十里至李渡場，渡嘉江至東岸，乃沿江北行，時雨勢漸大，路滑尤甚。三十里

抵溪頭壩，進午餐。又十五里，至清居街，嘉陵江至此爲一大灣曲。清居街爲順慶第一大鎮，頗形熱鬧。鎮在一小山嶺上，鎮北嘉陵江水由東來，向西北流，鎮南則由西南來，折向東南流。所謂「清居街，真稀罕，北街到南街，坐船得一天，走路吃袋烟。」

由清居街北首，搭嘉陵江順水船西北行，約五里江水折向南流，乃下舟登岸。時因天雨，滑竿脚伏全無，乃自負行李而行。途中水泥塞道，兩脚盡染黃泥。行約五里，遇一農人，亦係赴順慶者，乃覓之負行李。二人同行，較不寂寞。該農人年約五十許，貌頗忠實，好問健談，先向我問以籍貫，後又問以「你們河南軍長是誰，一年完幾次糧？」川省十餘年之防區制，使人民只知有軍長和給軍長完糧，他們的腦子裏大約以爲別處的人民都是一年也要給軍長完幾次糧。

雨後來漸漸止息，但路仍溼滑，二人仍一面走着路一面談話。

「你們貴省下苦力的人，一天能賺幾多錢？」一個苦力者當然是注意到關於苦力人的問題。

我告以「我們那裏下苦力的人，忙時大約一天工錢大洋四毛，閒時大約兩毛錢，」接

着又問他道：「你們這裏呢？」

他搖頭說道：「唉。太賤！忙時五六吊，（約二毛錢）閑時不過兩三吊，但這也是沒有人用呀。」他這時似乎覺得河南省的苦力者，要比四川苦力幸福得多了，很想往河南下苦力去，乃又問道：「我們若是跑到你們那裏下苦力去，不認識一個人，是不是有人敢用？」

我這時真不知該如何的回答他，只有含含糊糊給他說：「不認識人，恐怕去也是有點不中。」

下午五時半抵南充，由清居街來，計程二十五里。一個嘉陵江，因曲折過多，竟渡了四五次。

七七 南充絲業一落千丈

南充原爲順慶府治，地當全川中心，過去楊森之軍部駐此，現爲第十區專員公署所在地。楊森人頗務新，尤喜表面上之建設，其駐防順慶，前後七八年，對於域內街道曾大加修築，今則全城大街小巷，全爲水泥街道，兩旁均植以樹，平坦整潔。順慶人民至今仍有這幾句話

來歌頌這位楊軍長。「楊軍長真有功，鄉下刮個乾淨淨，城裏修個楞正正。」

川省有三大產絲地，一爲嘉定，一爲潼川，一爲順慶，順慶爲川北絲業中心區域，全縣農民以種桑、飼蠶、繅絲爲主要副業。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間，全縣有木車絲廠三十餘家。每年繅絲數量有一千三百餘擔。此外尙有同德、六合、德和、永和等各機器車廠，每廠均有車六七百部，每廠繅絲數量年均在千餘箱以上，每箱約值大洋五六百元。悉數運滬轉銷歐美。總計南充一縣當時每年外銷之絲，約值洋五百萬元。直接間接靠絲業謀生者，約二十餘萬人。民國二十年運滬之絲銷路滯塞後，各絲商血本虧折罄盡，同德、六合、德和、永和各廠遂相繼倒閉。今之殘存者，僅木車絲廠二十餘家而已。每年所繅之絲，數量上尙不及五年前十分之一。南充絲業真可謂一落千丈！

絲業衰落后，飼蠶者日少，桑樹卽成廢物，許多農民竟將田中多年植成之桑樹鏟除，而種以五穀。農村經濟因絲業衰落而破產，市面亦因此大不景氣。據專員公署祕書吳紹先君談，五年前南充雖捐稅繁重，但派一次款，三二十萬，馬上就可提齊，今則雖僅三二萬元，亦是大費氣力，五年相差，竟至如斯。

七八 兵士兼糧差祕書兼校長

過去川省防區制度時代，楊森養兵號稱五萬，其防區僅南充、岳池、廣安等六七縣，以故人民負擔奇重。除雜稅外，平均每年要納糧七八次。催糧爲軍部直接派兵下鄉，每次催逼都是急不容待。被催之糧戶，如欲稍寬時日，則須先賄以「程儀」，否則必拘其人，此種額外勒索，爲數更不知凡幾。

南充有省立高級中學、女子師範各一所，過去之防區制，軍部卽省政府。省立學校經費是由軍部發給，軍餉尙且拖欠，學校經費當然更顧不到。爲既省經費且辦學校起見，學校校長教員乃由軍部派祕書參議等兼任。兩校學生都是不滿百人，上課不上課都不甚要緊，但體育不能不注重。特別是球類運動，因爲楊軍長最注意是這一點。體育教員是特別待遇，因爲體育教員多是軍長之球友。現在川省行政統一後，教育廳派了兩個新校長來，可是學校鈴記、表冊、用具等，多隨舊校長而去，新校長來已數月，一切還摸不到一點頭緒呢！

七九 姚家店中

由南充經蓬溪遂甯至成都本有公路可通，不過公路雖已修成許久，但因未舖路面，迄未有汽車來往，所有旅客仍以坐滑竿爲多。七日發南充，覓滑竿至蓬溪，計程一百二十里，價一元二角。出西關，渡一河，越一嶺，越嶺後即沿公路而行。途中山崗起伏，但無大山，時陰霧頗濃，細雨濛濛，入川以來，已二十日，每日天氣均如斯，真令人發悶。公路現派民伕多人修鋪，而所有民伕，十之六七係婦女，且多係纏腳之婦女，衣衫半濕，兩腳盡泥，冒雨工作，狀至可憫。五里至五龍場，休息進餐。又三十里過新場。下午五時抵蓬溪，住於城外河邊街姚家店。

同店所宿多係苦力，房價普通每人銅元數枚，店主對於我獨視爲貴客，特另闢一房間。此房係其家人自住之閨房，房內黑暗無光，且甚污穢，內陳床一張，舊木箱兩具，房價爲大洋兩毛。飯錢普通客人每餐爲川銅元一吊五百，（合洋六分）對我則單獨另開，外加兩個菜。問其價若干，店主只是說「先生隨便賞。」飯後付予大洋二毛，店主異常高興，招待至爲殷勤。該店主係一老嫗，有子及媳，其子外出，招待客人係老嫗與其兒媳。其兒媳年約二十許，對

客人極盡撒嬌之能事。晚間我一人在寫筆記，她不時走進來，借故談話，先問以「先生明天是不是要走？」又說這個房間是他的閨房；後來命她取火柴一盒，在她遞火柴時，故以手指觸我的掌心，我報她一個冷笑的縐眉，使她羞澀而去，真令人暗笑不置。

八〇 蓬溪的井鹽

蓬溪爲川北貧瘠縣份，縣城冷落。境內山崗起伏，土地磽薄，農產不豐，礦產亦少，其主要物產則爲井鹽。在川北十二鹽場中，蓬溪產量僅次於南部。全縣計有皂戶六百四十五戶，鹽之產量，每年爲二十四萬擔，分花鹽、巴鹽二種，花鹽每擔約值四元，巴鹽每擔約值四元五角。鹽稅花鹽每擔爲一元二毛七分，巴鹽每擔爲一元三毛二分，總計全縣之鹽稅每年約二十餘萬元。鹽井遍於全縣，其挖井，汲水，煮鹽全係土法。鹽民近年因捐稅過重，成本加貴，銷路減退，是同農民一樣的在鬧着破產。

在防區制時代，蓬溪一縣分隸於兩個軍部，縣城及縣境之東西北三部屬於田頌堯軍部，縣西南一隅屬於鄧錫侯軍部，鄧軍部設縣政府於蓬萊鎮，各自爲政。不過政府雖分鄧田，

但人民一年須完十年糧稅，則二者固無若何差別也。

八一 由蓬溪至射洪

八日上午應蓬溪中學校長楊志伊君約，至該校講演，所講題目爲「對廣西的觀感」。該校有學生百餘人，設備簡單。蓬溪除此男子中學外，尙有一女子中學，聞其設備更簡陋，如兩校合併，豈非既省經費，又可充實內容？但本縣人士多不贊成兩校合併，因爲一個縣內不設兩個中學，就是表示自己的教育落後，至於質的方面，倒不必大注意。所謂「四川人只求多」，這話確是不錯的。

下午一時發蓬溪，覓滑竿至太和鎮，計程一百里，價大洋一元。時雨時降時止，路頗溼滑，一脚伏似非老於抬滑竿者，上下山坡屢爲滑倒，滑倒後只恐我見怪他，必忍痛道歉。二十里至板橋，又十里抵槐花鋪，宿於一李姓客店。該店係半家庭半客店性質，晚間和店主同宿一室。店主係一老人，患偏頭痛，呻吟床上，其家人以其中邪，於神前焚香祈禱。我知道他是患重傷風，告以可醫其病，乃出拜耳阿斯匹靈四片，謂吞此卽痊癒，並聲明不要分文醫藥費，他照

服後，次早病即消除，再三稱感，一切店費，亦分文未收。

九日發槐花鋪，天仍陰雨，溼滑一如昨日。行八里，於路旁一小飯店進稀飯。過此前進，路旁鹽井觸目皆是。十二里至官升店，有居民百戶。又二十里至黨家鋪，雨漸止。下午二時抵涪江東岸，渡江爲太和鎮。太和鎮屬射洪，爲川北水道交通重地，涪江自此以下，舟楫暢通，以上因水小流急，僅可通小民船，大民船即以此爲終航點，故川北各縣貨物多以此爲集散地，其繁盛非普通縣城所能及。鎮內居民稠密，街市整潔，自此北至射洪四十里，有公路可通，不過僅有黃包車來往，汽車迄未通行。

三時發太和鎮，改乘黃包車，至射洪價大洋四毛。公路在涪江西岸，尙平坦，沿途土質多帶細沙，頗似魯豫黃河兩岸。田中多植桑樹及棉花，鹽井亦多。六時抵射洪，已暮色蒼蒼了。

八二 川民的迷信

射洪爲陳子昂故鄉，城內頗冷落，僅作一夜停留。

十日發射洪，本日雨霽天晴，乃自負行李徒步而行。路在涪江南岸，所經土地礮瘠，山亦

濯濯。二十五里抵楊家壩，居民約百餘戶，休息。有一婦女，賣紅芋小米粥，此爲家鄉日常之飲食，相隔年餘，尙未一嘗，又當飢渴之際，一氣喝了四碗，賣粥婦女旁觀亦不禁發笑。

飯後復行，至街北首，有滑竿伕數人爭相兜攬，其價亦爭相降低，最後是用大洋三毛五分，覓一乘至潼川，每里尙不及大洋一分呢！

滑竿伏在未找到雇客前是忍着餓，早飯還未吃，現在找到了雇客，卽先索錢於一小飯店吃飯。飯店爲一婦女所開，該婦女有一子約三歲，母子均帶病色。當我坐在飯店前休息時，該婦向前懇求說道：「請你大老爺開點恩，我這孩子時常害病，求大老爺賞幾個錢，給他縫件和尚衣，貴人的錢所縫的和尚衣，穿上就可免除病災。」我初尙不解其意，經脚伕解釋後方明白。當時手中僅有錢八百文，乃悉數給她。該婦女連連稱謝。

川省到現在依然是個迷信社會，劉神仙之運籌帷幄，已爲國內人士所共知，民間之言鬼話，流傳的都好像煞有介事。自合川來，途中所見牆上張貼之什麼呂祖顯聖真話，黑煞神救劫諭文，玉皇聖批，諸葛亮劉伯溫等預言，真是不可勝數。「貴人錢所縫之和尚衣可免病災」這也是迷信社會中人民意識上之一種表現。不過可惜我是一個窮苦旅行的人，不

是貴人，用這樣人的錢所縫的和尙衣，恐怕還是免除不了病災吧！

八三 勞動者的心理

由楊家壩前行，雖已覓有滑竿，但因方在飯後，初登程仍徒步而行，便中與滑竿伕攀談，問其抬滑竿每日可得錢若干。一伕答道：「運氣好時有生意，一天兩個人除吃外每人可得八九吊（約合大洋三毛）。運氣不好時，連吃也顧不住。」這時我真覺得自己太刻薄，當講滑竿價時，他們要錢四毛，自己堅決表示僅出洋三毛五分，否則不坐，至此不知怎樣又起了同情心，乃向他們說道：「到潼川後，給你們每人多加四百錢。」滑竿伕兩個人都高興起來，一個說道：「你大老爺真好心腸，這一輩子當官，下一輩子還是當官。」隔了一會他又說：「那些當官心腸不好的人，這一輩子當官，下一輩子就得當窮人。」

他們這樣的頌揚和咒詛，使我心裏免不了要發笑。接着問他們道：「那麼這樣說來，你們現在受窮苦，一定是上一輩子當官時心腸不好，被閻王爺罰的吧？」

「那也不敢說，總許是上一輩子沒有好積德吧？」

「這樣推論下去，你們這一輩子受苦，下一輩一定要享福吧？」
「受着苦，只要咱不作虧心事，下一輩子總許要好一點吧？」
這些勞動者，相信着輪迴的哲理，切盼着來生的幸福，這不惟給他們人生上不少的安慰，而且使社會上少生出好多的亂事。

下午五時抵三台，住嘉涪賓館。

八四 軍隊剝皮民團抽筋

三台原係潼川府治，地當涪江與羅江會流點，溯羅江上至中江，涪江上至中壩，均有民船可通。在防區制時代，三台爲田頌堯軍部所在地，爲川西北二十八縣之政治中心地。全縣人口約八十餘萬。物產主要爲絲與鹽，五穀則因土地礮瘠，產量不豐，須豐年始可足食。在絲業盛時，全縣有大絲廠十餘家，每年產絲二千餘擔，當時絲價爲每擔一千四百元左右，全縣每年外銷之絲，約值三百餘萬元。今則每年產絲不及三百擔，每擔價僅三百餘元，外銷之絲，年僅十萬餘元。據商會某君談，在民二十年前，城內南大街，每至下午，街上所聞全是各商

店內之銀元響聲，當時商家放款利息均在八釐以下，今則雖利息高至二分五釐，但仍是有的借而無貸者。

田頌堯軍部之駐防潼川係自民國十四年始。田養兵號稱六十團，其防區初僅十餘縣，後擴充至二十八縣。此二十八縣中如鹽亭、射洪、儀隴等十餘縣，都是異常貧瘠。而六十團之軍餉分擔於二十八縣，人民之負擔可知。何況此六十團是在經常作戰，戰費是還要比餉多幾倍。計至二十四年五月間截止，人民所納糧稅是至民國六十九年。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差不多是月徵年糧。各縣糧稅因向無精確考核，輕重多不一律，每兩正銀徵一次有為十七八元，有為三四十元者。田部軍官之家庭，及有勢力之豪紳均不完糧，其糧稅則分攤於人民身上。每次徵糧都是急不可待，一時款湊不出，乃由區鄉鎮長先借高利貸墊出，其利息仍由人民平均負擔。當時人民種田一畝，每年所納糧稅為五六元，而地方團閥之剝削，猶在糧稅以外者。

國人都知四川人民受軍閥之宰割，而不知團閥對人民之宰割較軍閥尤為切膚。川中歷年內戰，民間流落槍枝頗多，而此槍枝逐漸集中於土豪手中，形成所謂團閥階級。當徐向

前猖獗於川北時，川中各軍都想利用團閥引爲臂助，什麼先遣司令、支隊司令等委任狀不知下了幾多。可是餉糈是一點也不給他們，叫他自想辦法。團閥們的籌餉辦法，有是攤派，有是搶掠。閬中（？）一個農民賣女兒得了八元錢，但民團攤款，他是得出五元。「軍隊剝皮，民團抽筋，」川北小民，哀哉！

八五 由三台至綿陽

三台過去雖爲川北二十八縣省政府所在地，可是交通上還是不便。公路東北至閬中，西至中江，西北至綿陽雖然都修成了，可是這些公路都是「天晴萬把刀，下雨一團膠，」走什麼車都成問題。往綿陽一路，是交通大道，有一輛商車，每隔三五日來往一次，但車價貴得使普通人不敢坐，一百四十里路，是大洋四元。

十二日，原擬於三台再逗留一二日，適逢有一輛商車開綿陽，因機會難得，乃乘搭西行。車由三台開行，初尙勉強可走，約三十里後簡直就不是路，一凸一凹，車是左右前後的顛簸，每個客人都是震盪得肚子疼，而且還得小心到碰破頭。車的速度每小時約三十里，真乃開

開汽車速度的新記錄。五十里至蘆溪，又三十里抵豐谷井，爲川西北一著名產鹽地，過此前行，路漸平坦，路上來往之木輪黃包車頗多。下午三時餘抵綿陽，由三台來一百四十里路，是足走了五個鐘頭。

綿陽城內僅有一家西北旅館，已是住滿了客，所住多爲軍人，每個房內都是住四五人以上，可是其他的旅館客棧全無，只有請該旅社老板特別通融，在一已住四人之房間內另加床一張，房價是一宿大洋一毛五分。同住有一四十九師營附姜某，爲鄂人，係新近由松潘隨軍轉來者，談及此次前防血戰經過，不禁搖頭咋舌。四十九師原爲十九路軍張炎部改編，編後僅餘四團，此次由甘邊武都移駐松潘包座，曾遭大部共軍襲擊，損失頗重，全師營長傷亡者七人，士兵傷亡亦多。現該師移來綿陽休息補充，至於前防戰事，因共軍之回竄，西部前線仍爲激烈云。

八六 綿陽的物產

綿陽原係綿州直隸州，現爲十三區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三國時爲涪城，卽劉備與劉

璋初次相會處。劉璋之結納劉備，原爲防漢中張魯，劉備之入川，大約是順大江而上至重慶，然後溯嘉陵江至合川，再溯涪水經遂寧潼川而抵綿陽。後劉備取成都，卽以綿陽爲軍事根據地。劉備之殺楊懷高沛，卽在城東南三里許地方。城在涪水西南岸，城內商業與南充三台相等。境內土地大致均肥沃，著名物產爲絲、鹽及藥材中之麥冬，綿州豆油（卽醬油）全川聞名，用長竹管盛之，通作餽禮之用。

麥冬爲本縣主要農產之一，年可獲利數十萬元，爲農村經濟一大補助。凡種麥冬之地，須平坦肥沃。縣境東西北三部多山地，礮瘠乾燥，難以下種，惟西南部爲平原，多栽種之。產量最肥沃之土地每畝可收穫二百斤，普通多在一百五十斤左右。全縣產量年可五千餘擔，約五十餘萬斤。

每年舊曆三月爲麥冬收割時期，收割時只須將麥苗由土內拔出，將麥冬摘下，仍將麥苗插入土內，卽可繁殖，次年又可收穫。麥冬苗可十餘年不死，種植一次，十餘年均可按時收穫。

麥冬在藥材中用途甚廣，故銷路頗寬。陝甘渝漢等處藥商，每年均來本縣採購。其價格

漲落不定，最高時每擔（一百斤）值洋一百三十元，低時則僅值四五元。在麥冬價高時，種麥冬一畝，每年竟可獲利二百餘元。有貧苦佃農因種麥冬十畝，可一躍而為小康者。但在麥冬價低落時，則種植者多虧本。故農民之種植麥冬，贏虧恆視為屬於個人之命運呢。

八七 綿陽人民之逃糧辦法

綿陽面積頗廣，東西一百三十餘里，南北一百零五里，全縣面積共一萬三千六百五十方里。人口按民國二十年調查結果，全縣共三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六人，西南部人口較密，東北部人口較稀。

綿陽在川北各縣中，較為富庶，正因其被了富庶名，人民的負擔亦較他縣為重。除過糧稅完納至民國六十九年外，其他攤款聞在民國二十三年度一年內竟達五十餘萬元。當時北鄉農民，因田地之收穫除過賠上勞動力外，對完糧攤款尚不敷甚鉅，而典賣又無門，有人乃將田契貼於門外，封上門，一家外逃，請政府派款時，可儘量拍賣其田產好了。

川省行政統一後，一年徵糧名義上為二次，但每次都附加一倍之剿赤費，實則為四次，

此外保安附加一次，地方附加約一次十分之七，人民所納糧稅仍是一年六次。自徐向前突破嘉陵江西竄後，綿陽成爲軍事重地，支兵差，築礮堡，修公路，這些勞動不惟完全是義務，而所需用的材料，仍得攤派在人民身上。在義務勞動上，因壯丁的不敷分配，也輪到了婦女頭上，不過人民雖然在叫着苦，却具了一種新的希望，希望着新的四川當局，不再像防區軍長對糧稅的一年十徵。

八八 金雁橋和落鳳坡

由綿陽至成都的公路，本來很早就修成，不過這段公路也是「天晴萬把刀，下雨一團膠」，汽車來往很少。近因川陝公路之全線修築，這段路也派了民伕重新修舖，不過來往綿陽成都的旅客，坐汽車的仍是遠不如坐滑竿或步行的多。

十五日發綿陽，沿舊驛路西南行，約二里渡一河，三十里至皂角舖，有居民數十戶，進餐。前行又五六里，路旁稻田內，躺一死屍，赤身仰面而臥，此人係餓死抑係病死，則不得而知，死者赤身未掛一綫，而又無人掩埋，爲狀至慘。又三十里至金山舖，市鎮頗熱鬧。在數月前係金

山金堂幫匪首賴華山之老巢。金堂幫匪，頗似閩省之民軍，黔省之保商隊。其勢力範圍內之人民須向其納稅，過境客商須留過路錢，否則必遭搶掠。其搶掠搜刮所得，須以一部分奉給政府及駐軍，當時政府及駐軍又多給以名義，爲之作掩護。川省行政統一後，金堂幫匪之後台老闆已倒，其首領亦多被捕殺，匪徒亦多匿跡，地方上從此除了一大害。

過金山舖前行約二十里，至金雁橋。橋在羅江上，現已中斷，有小舟擺渡，三國演義謂孔明擒張任係設伏兵於橋東南之蘆葦內，不過現在蘆葦已無，盡成田壩，卽有孔明恐亦無處可設伏兵了。

下午五時抵羅江，宿於悅來旅店。

晚間特至縣政府欲借羅江縣志一閱，並便中詢以地方情形。縣長李芳君因病，乃派秘書李某接見，據該秘書談，縣志縣政府未保存，教育科原存有一部，現多不齊全。向其詢以羅江是否三國時之雒城，他含糊答以「是」。按三國演義，劉備攻取雒城時，龐統走山南小路，取雒城西門，劉備自引一軍走山北大路，取雒城東門，龐統中流矢死於落鳳坡。落鳳坡係在羅江西南七八里。漢軍係由北向南進攻，則羅江當非當時之雒城。至言雒城在落鳳坡之西

南，則龐統走山南小路，理應是取雒城東門，劉備走山北大路，理應是取雒城西門，是否爲羅貫中筆下之誤。如言漢軍當時係由北迂迴至雒城西南，先圖佔領落鳳坡，再取雒城，則所謂劉備一路由北大路至雒城西門，龐統一路由山南小路取雒城東門才合，如此則羅江定係當時之雒城無疑，想羅貫中和陳壽大約都是沒有到過羅江。他們的記載，恐怕免不了有些與實際情形不合。

十五日上午十時發羅江，沿舊驛道西南行，約七里至落鳳坡，係一陵崗，毫不陡峻。三國



演義謂：「龐統迤邐前進，見

兩山逼窄……」此大約是

有點演義。驛道旁有石碑刻

坡
鳳
落
「落鳳坡」三字，碑北數丈有

龐統血衣墳，卽其被射死處。

前行又二里許至白馬關，古

柏林中有龐統廟，廟內塑有



墳 統 龐 之 關 馬 白

白馬像，正殿有龐統及孔明像，廟後有龐統墓，曾拍一影。過此前進，下山坡，即入成都平原，約二十里過黃許鎮入德陽境。黃許鎮東濱綿水，市鎮頗熱鬧，為三國時之綿竹，諸葛瞻父子之死戰綿竹，當時即係守綿水以拒鄧艾。過此前行，土地肥沃，溝渠縱橫，田中植甘蔗頗多，下午五時抵德陽，宿於臨安旅館。

八九 德陽的「官長糧」

和「衙門賬」

德陽縣城頗大，城內居民稠密，街市喧闐。全縣盛產甘蔗，人民榨糖者頗多，全係土法，僅可製造紅糖。全縣所產之糖，年值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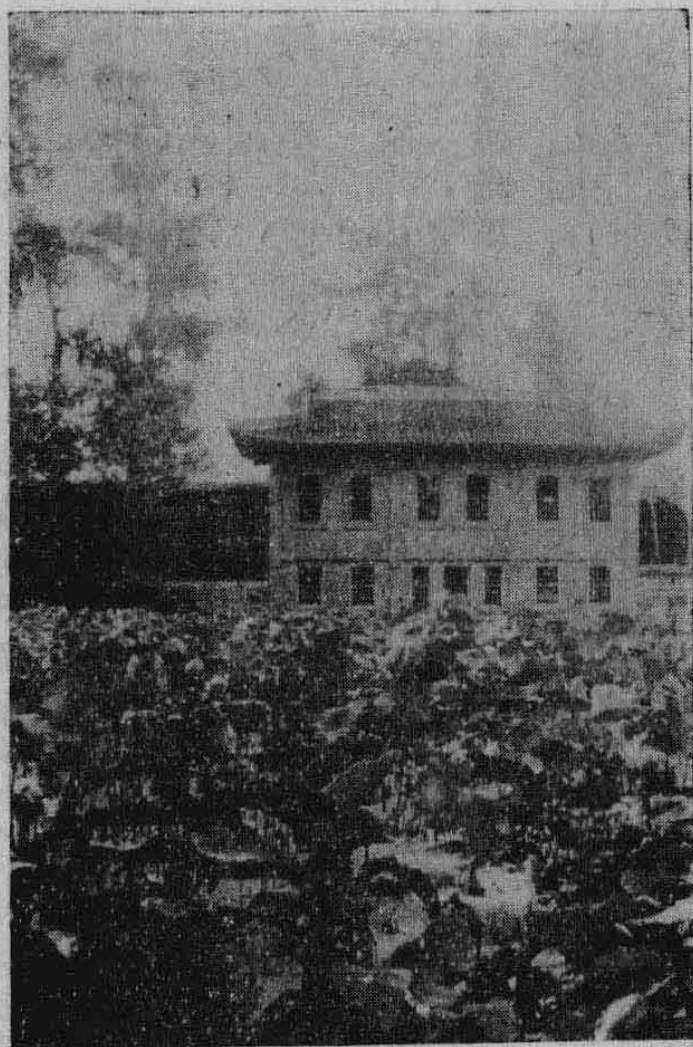
萬元。

在防區時代，德陽屬田頌堯防區，縣中在田部當軍官中不下五六十人，其家均不完糧，其糧稅係由人民平均分攤，所謂「官長糧」。本縣有這幾句歌謠：「要想不完糧，須得去吃糧，吃糧還不中，必須帶了兵。」軍官家庭不完納糧稅，不止德陽一縣，不過德陽一縣的軍官較多，人民所分攤的「官長糧」更多一點罷了。

德陽農村之高利貸，利率通行爲每大洋十元，月利一元，十個月爲滿期，本利清還。當貸款時，第一月之利息一元，即先由貸款人扣除，而借貸者所負之債及利息爲十元，實則僅用九元，期滿償還，則本利合計爲二十元。此種高利貸主人，多爲鄉村中之權威者，期滿分文不得拖欠，所謂「只要你敢用，不怕你不還。」此外在過去尙有一種「衙門賬」，利率較前者爲輕，賬期較短，但償還時期尤爲認真，不能稍差片刻。衙門賬之主人，不一定是縣長，徵收局長、賬房、師爺都有份。而所貸之款，多爲暫時挪用各種稅款。徵人民以稅，貸人民以款，稅變款一週轉，轉來轉去，總不外小百姓的幾個錢。

九〇 到達成都

由德陽經廣漢新都至成都計程一百四十里。所經盡係平原沃野，溝渠交錯，灌溉便利，



廣 漢 公 園

人民只知有人禍，從不知有天災，所謂「天府之國」就自然環境上看來，實可當之而無愧。

廣漢、新都，均有一日之停留。廣漢街道整潔，市面繁盛。新都城北之寶光寺為川中名刹，廟宇宏大，南城之桂湖，有桂樹三百餘株，湖水清澈，樓閣秀麗，

兩處均風景優美，頗值一遊。

二十一日抵成都，住於春熙路青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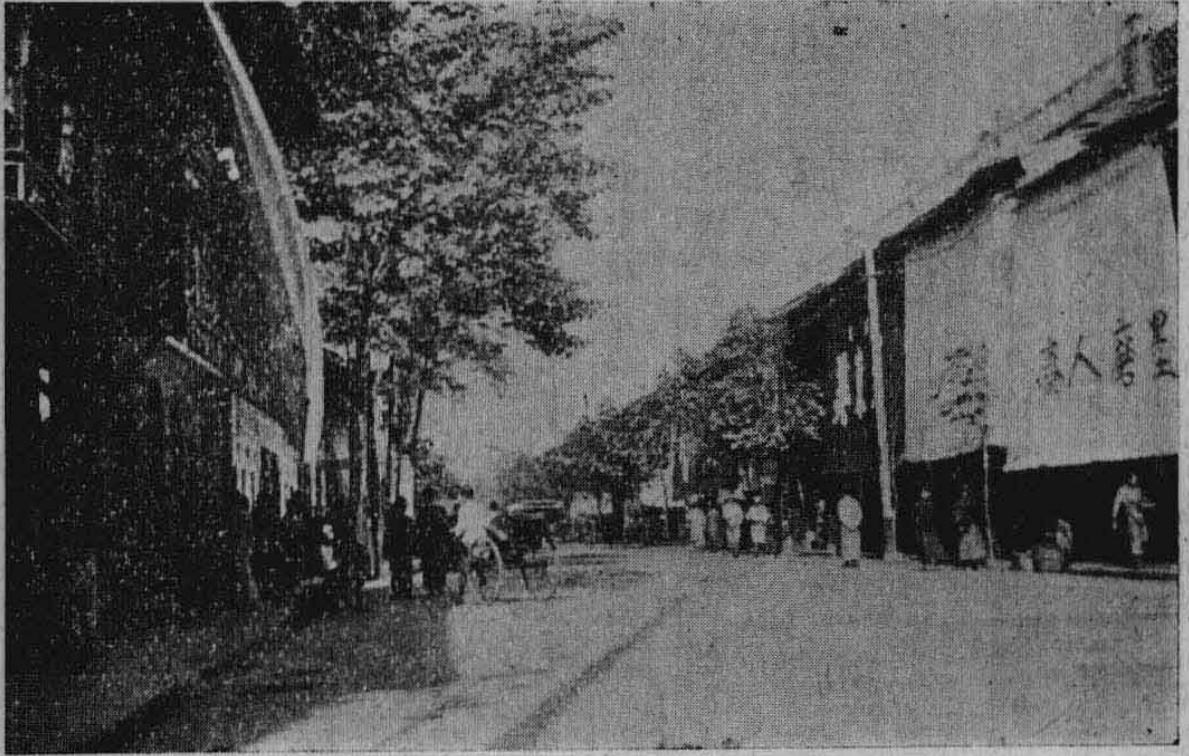
九一 成都的印象

民國以來，成都一向是四川的省會，不過這二十多年來省政府的政令從未及於全省。在防區制時，一個四川是有七八個省會，成都僅算其中的一個。後來重慶的省政府職權擴大了，成都的省政府被牠們吞併，這時重慶成了全省的政治中心地，成都是有了一度的荒涼。

近來因省政府由重慶移來，以及川西剿共軍事的緊張，成都遂成爲中國西部的軍事政治重地，使這個疲憊了的都市，現出了暫時畸形的繁榮，二年前的南昌好運，現在轉移到錦官城來。

全城無論那一家旅館，客都是住得滿滿的，房價是五倍的高漲。飯館、澡塘，營業是獲利倍蓰。其他如紙店、布店、洋貨店，最近生意也都不壞。共黨的西竄，雖使一部人遭了殃，但却暫時給成都市面一個大大的好處。

成都還是一個古色古香的中國城市，牠所受到資本主義渲染的色彩很少。在成都街



成 都 之 春 熙 路

市上見不到兩層以上的洋式商店，就是在最繁盛的春熙路上，所有商店仍多是矮矮的房屋。如果在建築上比較，那麼成都都是要比重慶落後二十年。

成都是一個人口稠密的都市，在二十餘里大的城圈裏，到處人都是住得密密的，正因為人口稠密，在劉田兩軍成都巷戰時，兩軍的炮火是成了彈不虛發，不打着房屋，便打着人，房屋被毀於炮火的固不少，老百姓所死於炮火的更多。

成都的地皮及房屋，半數以上是被有錢而又有槍階級人所壟斷。這些地皮房屋的收買和出租，是用各種堂號名義，但牠的總老板

誰都知道不外幾個軍政要人。四川軍人，總是帶着一點土氣，刮老百姓幾個錢，多是置房置地。固然他們也知道往外國銀行存款，但總以為存款在外國銀行，還沒有置買些不動產妥當些，因為就是自己打敗仗退走，或是下了台，但那些打勝仗而上台的人，也都是同族和同學，大家爭的是地盤，私人的財產，彼此誰都是念舊誼而要保護的。

環繞在成都周圍的幾百里平原，土地是特殊的肥美，是中國農產物出產最豐盛的地方。成都都有這樣的好環境，生活程度又較低於其他都市。大洋一元可購二十七八斤的白米，這是其他都市很少有的，但這還是大軍雲集的時候，若是在平時，糧價當然是要更較低落。成都和重慶相距是一千多里的陸路，兩千多里的水路。由外來的一切貨物，都是經重慶轉運，按理說，成都的物價應該高過重慶許多，但因成都的生活程度較重慶低得多，使一切物價反較重慶稍低一點。

住在成都的人家，有很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序。飯吃得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成都飯館茶館之多，是中國任何城市都比不上，而且每個飯館茶館，人遲早



成 都 望 江 樓

都是擠得滿滿的。

成都曾作過歷史上幾次偏安的國都，名勝古蹟，如城東之望江樓，城南之武侯祠、工部草堂，城北之昭覺寺，城內之文殊院，都很有遊覽的價值。不過近來因前防剿共軍事的緊張，這些名勝古蹟，都成了兵營和軍醫院，門前的站崗兵士，是一個顯著的「游人止步」的招牌。

「誰坐成都都不久，」成都人常說這句話。按歷史上看來，這話却是不錯，劉備父子，鄧艾，王建，孟知祥，張獻忠等在成都都是坐半截。就是民國以來，成都的大椅，誰也沒有坐長久。成都不能久坐的原故，不是地方不吉利，乃是成都及其周圍都太好，誰到都視為樂土，不願再抖擻精神幹了。劉邦進了阿房宮就忘掉了爭江山，人的性情大約都差不多。不過希望現在坐成都大椅的人，能以前車為鑑而警惕，而長久下去，來打破這「誰坐成都都不久」的

俗語，才是。

九二 土沃民貧的鄞縣

成都距鄞縣四十五里，出靖遠門乘人力車，三小時餘即到達，車價爲大洋四毛。

鄞縣境內全係黑油黏土，肥沃異常，加以灌溉便利，從來未受過一點天災，以故物產甚爲豐富。米、菸、蔬等農產物，每年均有大宗收穫。但這樣得天獨厚的地方，大多數人却是在生活無門。

全縣的土地，據調查約三十四萬餘畝，但二十萬畝是操在地主手裏。地主分大小，小地主多爲本地土著，大地主則爲川軍中旅長以上的軍官。這些軍官們發了財，都來鄞縣、溫江、新津等處買田地，因爲這些地方離成都很近，收租非常容易，而且收成又絕對可靠。劉存厚、曾南夫、黃逸民、白駒等軍師長，在鄞縣每人都有三千畝以上的田地。其餘旅團長百畝千畝的更不可勝計。佃農們佃軍官田地耕種，租是要比小地主輕一點，但繳租却是十分認真，如果欠了租，那不惟要坐監，還得挨皮鞭。

鄜縣盛產菸，每年菸之外銷，約百餘萬元。菸商多來自重慶宜賓等處。當地菸農不能直接與菸商交易，必須經過「菸經紀」。『菸經紀』多為當地的豪紳，他們空買空賣，却操縱了兩方。當新菸未收穫前，有許多菸農因急於用款，『菸經紀』恆先貸以錢，預指菸作償還價，為期最多不過兩個月，但到時菸之作價，却是十五斤僅可當十斤。

鄜縣農村的高利貸，和他處又不同，每借十元，貸款者先扣十五角，十五天為滿期，償還為足數十元，再借仍如此，如此推算，則每十元，一年之利息，已是十二元了。

九三 灌縣住宿的困難

二十八日由鄜縣乘黃包車西行，七十里到達灌縣。自共產軍由川西北回竄後，灌縣隨成爲軍事重地，一個城裏駐扎了三個司令部，大街小巷全是軍隊。在全城跑遍了，總是找不到一個客店可投宿，無已至縣黨部借宿，縣黨部同樣的成了兵營，一個年紀約六十歲的老委員是被擠在一間小房子裏。和這位老委員見面向他說明借宿意思後，他用手指着他所住的房子說道：「我現在所賸的只是這一點的地方。」後來承這位老委員的領導，至紅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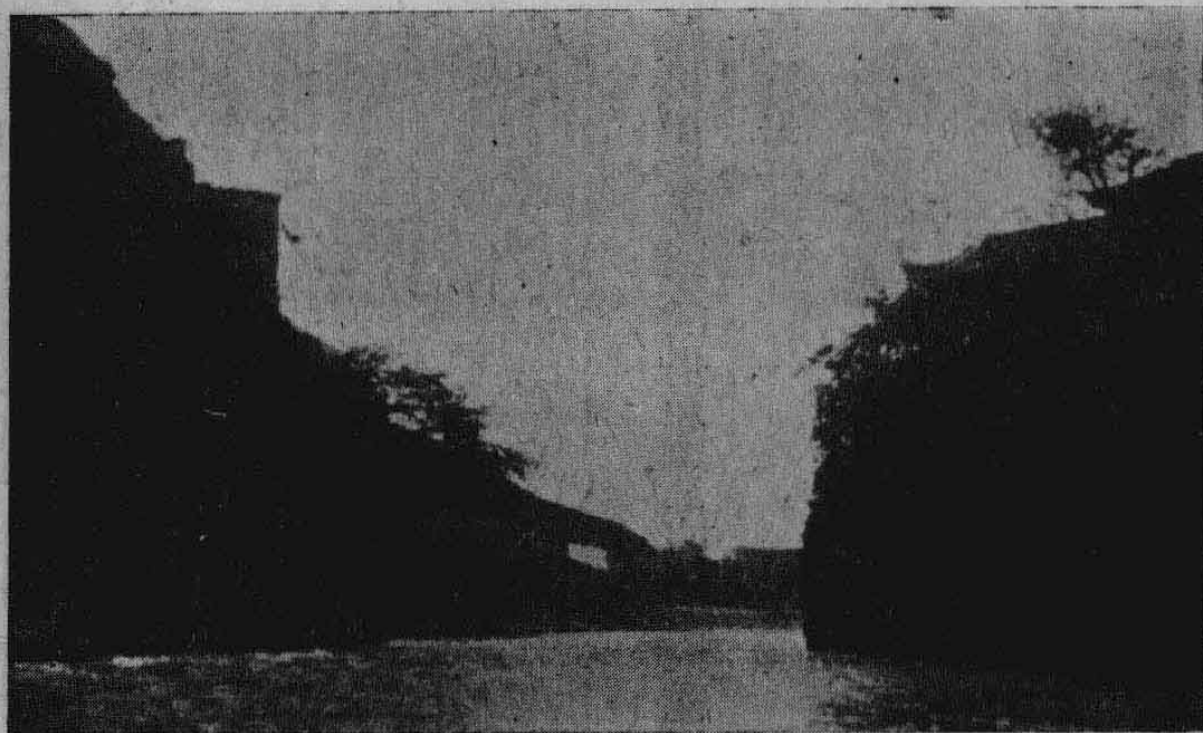
字會、商會兩處，同樣的是沒有一點隙地。最後至縣立第一小學，承該校校長董君特別通融，乃得借宿於該校。

九四 灌縣概況



灌縣泯江口岸之二郎廟

灌縣距成都一百二十里，過去爲鄧錫侯軍部所在地。縣境西北兩部，大山矗立，東南兩部，平原展開。時當初冬，山上已白雪皚皚，平原仍一片綠黃。縣城西北枕玉壘山，西南依泯江，形勢險要，風景優美。泯江至灌縣初出山谷，水勢澎湃，由都江堰分爲內外二江，外江爲泯江正流，經離堆外下流經崇慶、新津，東至彭山與府河合。內江正流爲沱江，經離堆內東北流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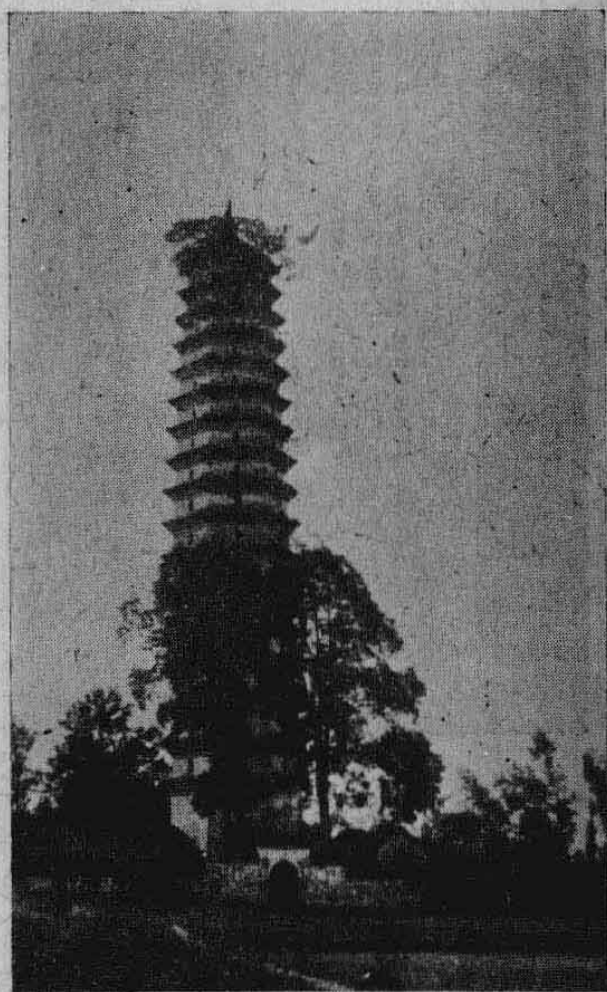


堆 離 之 縣 灌

崇甯、新繁、廣漢、金堂、資中、簡陽，下流入大江，其灌溉區域約十餘縣。離堆在灌縣城西南隅外，爲秦太守李冰所開，二千餘年來十餘縣數百萬之人民，皆受其惠。後世人民爲紀念李冰起見，特於離堆上建一李太守廟，今闢爲離堆公園，風景頗佳。

灌縣盛產藥材，厚朴、澤瀉、川芎，均爲本縣特產，此三種藥材均非野生植物，乃係植於田中。在藥材價高時，本縣藥材之輸出，年值三百餘萬元，爲農村經濟一大命脈。近則銷路不暢，價格低落，每年外銷之藥材尚不及百萬元，農村經濟乃大受影響。

灌縣過去歷年均駐有重兵，但土匪之多



塔光奎之七級十縣灌

民出了這麼多的捐和稅，土匪的擾亂仍然是照常，堤堰被水沖壞了，依然得自己拿着鋤頭土箕去修理。

九五 蘇維埃和欽差

灌縣因接近理番、松潘等地，故對番民貿易頗盛。近因共產軍回竄，番民之富有者多避亂於此，街上時有番民往來，其衣帽鞋襪盡為獸皮，驟望之使人生畏，而軍人之由前防轉來

却與軍隊成為正比例。軍隊只管打仗，不管剿匪，剿匪是委托於地方豪紳。人民除在民國二十四年納稅至民國七十一年外，春秋兩季的團防捐，是要經常負擔。此外還有臨時雜捐，如修堰捐、不敷費、無名捐等，更是不可勝計。可是人

者其服裝亦如此。著者在一小飯店中，與新由前防轉來一軍官談話，該軍官所談番民情形，每使人捧腹爲笑。據談番民中有土司蘇永和者，茂縣、理番等處番民多受其管轄。共軍初至，他向共軍問以「你們是不是皇兵？」共軍答以「我們不是皇兵是紅軍。」他又問道：「紅軍是誰家的兵？」共軍答以「紅軍是蘇維埃的軍隊。」蘇永和一聽到個蘇字，就高興起來說道：「原來你們是我本家的軍隊，我的本家坐了江山我還能蒙點福呢。」乃贈共軍以牛羊臘肉等食物。後來參謀團派高級參謀李某前往撫慰番民，番民見李參謀均頭上頂一木盤，內盛核桃仁等物，跪地以迎，不敢仰視，只呼欽差大老爺皇上爺爺萬歲。番民尙不知有民國，共產主義對他們宣傳當然是「對牛彈琴」了。

九六 折返成都

按我原定的路線，係由灌縣經崇慶、大邑、邛崃至雅安轉康定，最低限度亦須到雅安。到灌縣後知共軍回竄，雅安被圍，川康交通已斷，大邑、名山等處亦告緊張。前去路已不通，使全國旅行之計劃功虧一簣，心中頗爲悵鬱。及後回想起此次長途旅行，足跡已遍華南各

省，對出發時所抱之目的可謂大致已經達到，興念及此，亦頗自慰。而妻子之倚門相望，以及故鄉種種，此時亦於腦幕上出現，乃決作歸計。在未離灌縣前，曾作青城山遊。惟在歸心似箭之時，又在初冬，一人遊山，雖蜂巒林壑，偉拔秀麗，亦未感到若何興趣。

三十一日由灌縣原道折返成都。

九七 成渝道上

自川西剿赤軍事緊張後，所有各公路的公商汽車，都移作了軍用，成渝間的汽車交通已經斷絕了六七天，每天僅有幾輛郵政汽車來往，但郵政汽車僅是運郵件，不能乘搭客人，我因向公路總局交涉到一張「准予半價乘搭郵車」的證單，才能以用十四元大洋的代價，乘搭這一千餘里的郵車。

十一月二日早七時離成都。郵車係無頂的載重車，除過滿載郵件外，還坐有六七人，這六七人都是蒙公路總局特別優待，才能享到這搭車的權利。車由成都東南行，地勢漸高，過龍泉驛，汽車蜿蜒上山，越山後，車機件發生毛病，司機修理費時約半小時。時陰霧頗濃，細雨

濛濛，搭客衣帽皆半濕。至石橋井，上下郵件，車停約數分鐘。十時許抵簡陽，車停約一小時，搭客均下車進餐。過此前行，路漸平坦，下午四時餘抵球溪鎮，司機謂車機件損壞，須澈底修理，乃止宿。

三日發球溪鎮。早起店主開大門時，門前倒一死人，衣服襤褸週身浮腫，屍已殭硬。店主扯其腿拖之拋於街首，嘴裏不住罵道：「他媽的，你在沒地方死，偏死在我門前。」在四川無論走到那裏，叫化子的攔路乞討，總是觸目皆是，叫化子叫化不到東西吃，再加上有點烟癮，那只有餓死，所以餓死鬼就和鴉片鬼叫化子成了正比例。同這個死人一樣命運的人，在四川還不知道有幾多呢！

由球溪鎮經資中至內江，計程一百八十里，沿途所見，田中山上遍植甘蔗。資內為川中著名產糖區，土地肥沃異常，所產甘蔗皆甚肥碩，閩粵所產不及。資中內江兩城，市面均繁盛，兩處因汽車均未久停，皆未得入城遊覽。

由內江東南行，三十里至沱江西岸，無橋樑，汽車用板船載之渡江，渡江即為裨木鎮，車停二小時。晚抵隆昌宿。由內江來途中橋樹頗多，新橋登市，價甚廉，銅元二枚可購橋三枚，惟

味甚酸，不能多食，此大約係未十分成熟，成熟之川橘，聞其味之美，亦可與閩粵所產相埒。

四日由隆昌至重慶。

隆昌至永川一段，路尙平坦，永川至老鷹岩一段，路面凸凹不平，車行震撼異常。老鷹岩距重慶五十里，爲成渝公路所經最大之山，公路作螺旋式上山，至山頂復盤旋而下，穿洞過橋，路險工巨。下午四時到達重慶。由成都來計程一千零二十里，汽車竟行三日之久。

九八 渝漢途中

五日晚在重慶紙碼頭，登民生公司民俗輪，於船上度一宿。次日八時許船開。紙碼頭在嘉陵江口，江水較淺，民俗輪爲來往渝滬間之大輪，體積較大，於掉頭時擱淺。幾費周折，至十二時始得掉轉回頭正式開行。順流東下，行頗速，於抵距鄧都約五十里地方，夜幕已垂，船乃拋錨泊於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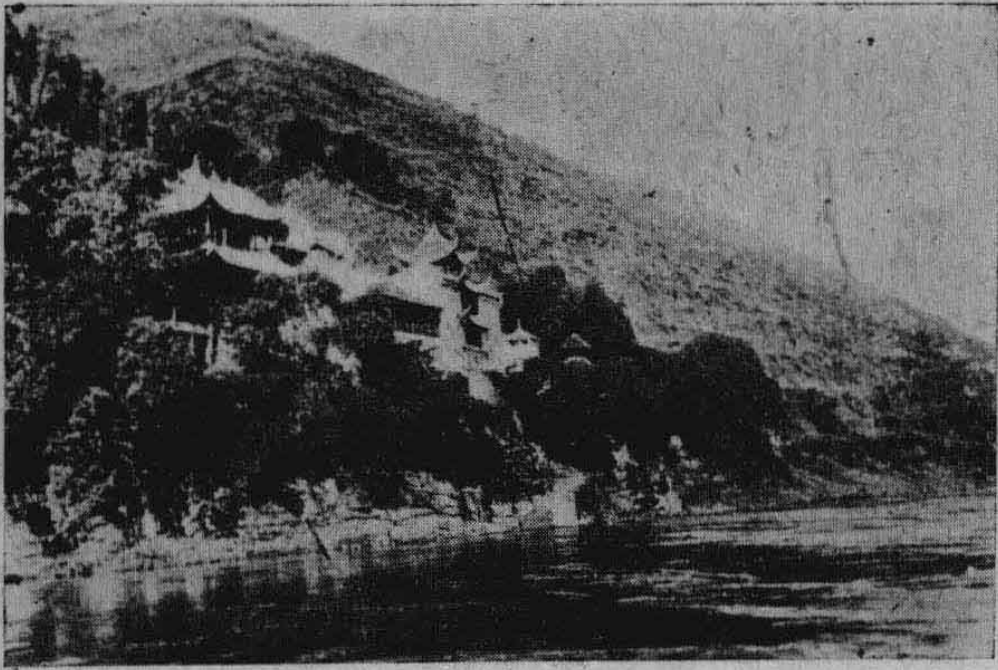
六日早過鄧都。鄧都城在江北岸鄧都山下，城北山上有天子殿，樹木蔭翳，廟宇頗大，相傳人死必到鄧都城，卽訛傳天子殿爲陰王府。次過忠州，忠州爲三國時之巴郡，卽張飛擒嚴



萬 縣 全 景

顏處。十二時許過石寶寨，石寶寨爲沿江風景中之奇蹟，在北岸平野中，有巨石突起如堡，高十餘丈，狀如小孤山，而奇拔過之。傳此處爲明末女將秦良玉故鄉，秦良玉之出類拔萃，正可和石寶寨媲美也。

下午一時許抵萬縣，船卽拋錨停泊。午餐後搭客多下船遊覽。余同陝西二商人覓小舟登岸。先遊覽市面，次至西山公園。萬縣市區分東西二部，隔一小溪，溪上有一萬安橋，橋東居民稠密，橋西市面繁盛。萬縣爲四川第二商埠，爲全省桐油集中地，每年出口之桐油約在三十萬擔以上，佔全川出口貨物貿易總額百分之十五。故桐油出口貿易之旺淡，不惟關係萬縣市面之盛衰，亦關係全川社會經濟之繁榮和疲憊。



廟 飛 張 陽 雲

西山公園，在萬縣市區之西，園址臨江，面積縱橫各約二里，花木極多。進門處有高臺之鐘樓，建於民國二十一年，高約十餘丈，樓計八層，為川中最大之鐘樓。園內有體育場，通俗教

育館，衛生陳列館，古物陳列所等。山岩上有石刻呂純陽題之「山谷遺音」四字。山岳秀麗，天景優美，為川中最著名之公園。

遊畢返輪，同陝西二商人各購梁山柚七枚，計大洋一元。梁山柚大如人頭，味甘美，為川東名產，購之攜歸，以嚮家鄉諸親友。

七日早船離萬縣，過雲陽，江南岸有張飛廟，相傳張飛首級葬於此處。崇樓峻閣，臨江如畫。過奉節，白帝城即在望，城在灩澦堆側小山上，城廓遺跡於荒烟蔓草中，隱約可辨。山頂有洋樓一幢，聞係吳佩孚留蜀時之寓址。灩澦堆屹立於白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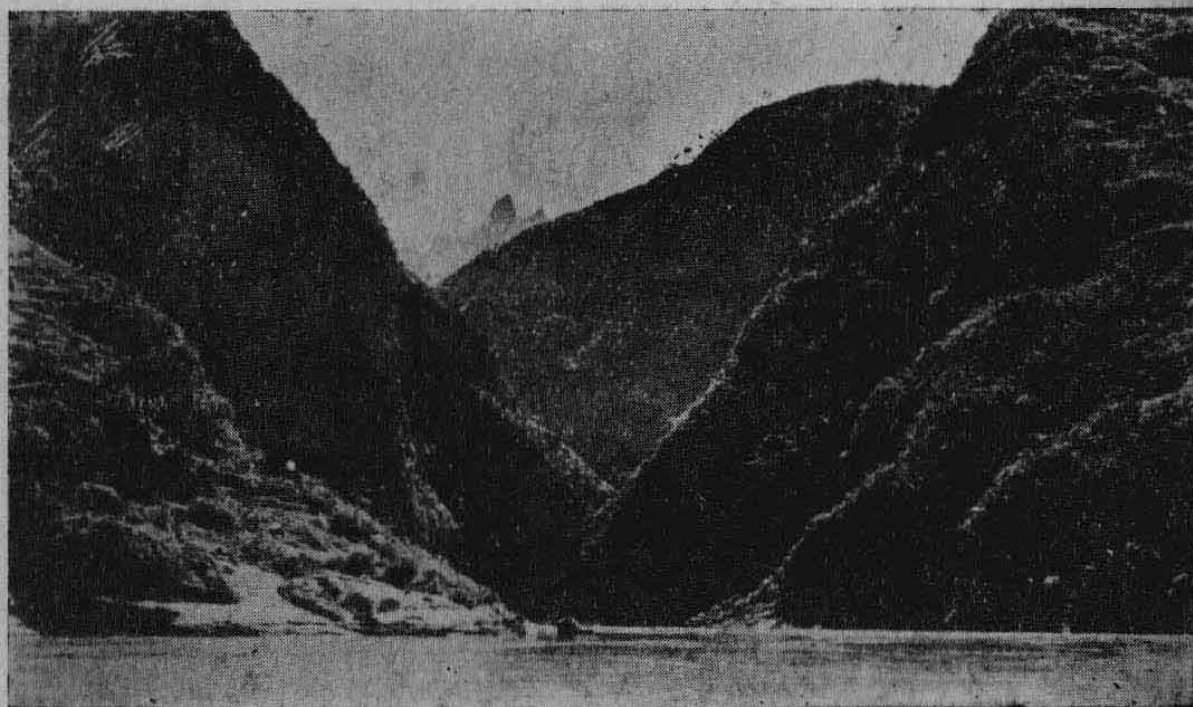


白 帝 城

城下江中，爲高數丈周圍十餘丈之巨石，江水漲時爲洪旋中心，舟行極險。過灩澦堆卽入瞿塘峽。峽口山勢連貫，而中斷如截，兩壁相距如門。峽內飛岩突壁，奇險欲絕，石色青黃紅黑，與樹木交映，宛如着色圖畫。崩崖裂石，如斧劈痕，說者謂大禹關峽的遺跡。此峽長十八里，涸季水勢平靜，江水漲時，遍峽均甚險惡。

過巫山，入巫峽，巫峽又名大峽，自巫山至官渡口長約八十里，夾岸連峯峭壁，氣勢不斷，北岸尤峭麗，絕壁草薺，奇紋如繡，作老蒼古翠之色，仰空一線，陰氣襲人。杜甫詩有「巫山巫峽氣蕭殺」，

蕭殺二字，足以形容之。古傳巫峽多猿，啼聲淒苦，今則猿啼聲已不聞，惟峽中壁間多大洞，或爲昔之猿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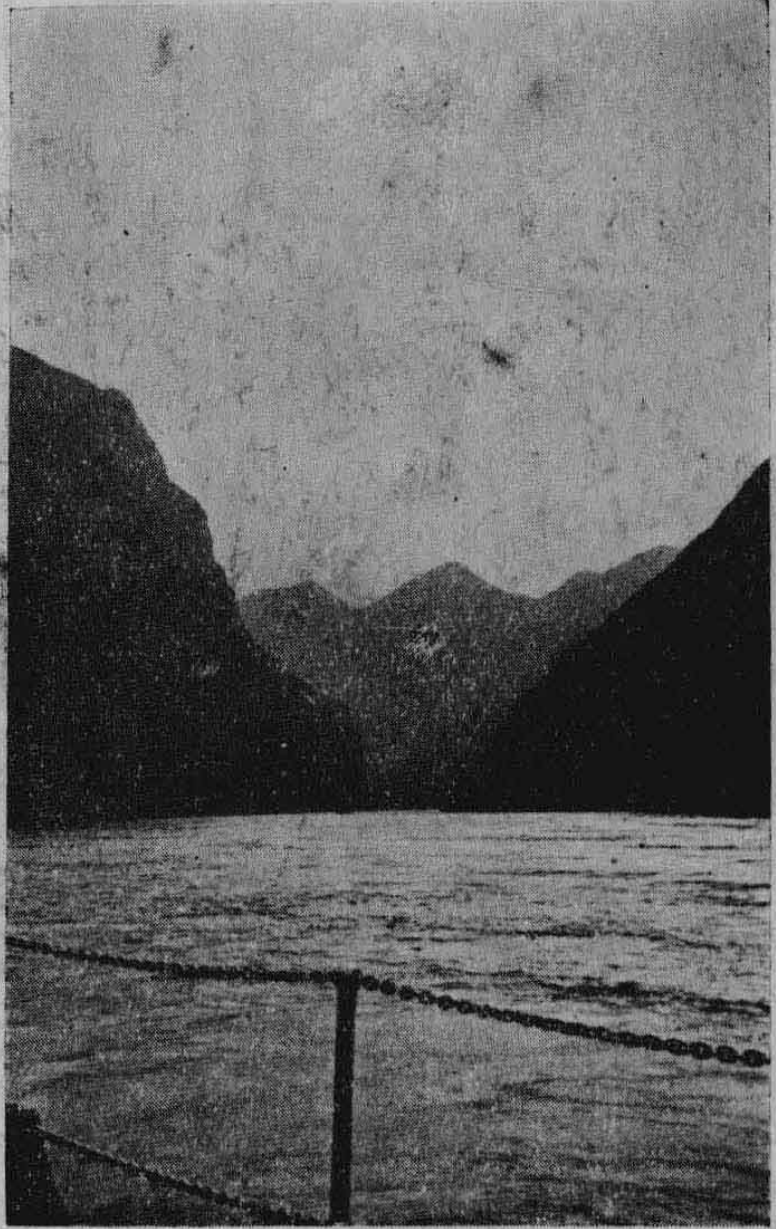
巫 峽

出巫峽卽入鄂境，過巴東秭歸入西陵峽。西陵峽包括有兵書寶劍峽，牛肝馬肺峽，燈影峽，黃貓峽，峽中多險灘，而尤以牛肝馬肺峽中之崆嶺爲甚。此處山高峽險，在江流轉灣地方，江中忽湧現出數十丈之大石，將水分爲兩道，南槽亂石梗塞，不通舟楫。北槽則有暗礁三位，如品字，輪船經過必需曲折避讓，毫厘有失，立刻觸礁。所以船家有「新灘洩灘不算灘，崆嶺才是鬼門關」之謠。

出西陵峽，景象頓開，七百里三峽，已經完全通過。其間瞿塘峽以奇偉勝，巫峽以峭麗勝，西陵峽以幽靜勝。出峽回望，連峯際天，萬山叢沓，幾不知船自何來，追憶險峻，如歷鬼國，所謂

九九 返抵故鄉

市，晚間即可行船。九日傍晚抵漢口，由重慶來費時計五日一夜，船費爲大洋二十五元。



中 峽 陵 西

「三峽天下險，」只
要經過三峽的人，大
約都不能不這樣的
承認。

晚，船泊宜昌，因
時已入夜，搭客無人
登岸遊覽。

宜昌以下，江面
漸寬，水勢平靜，過沙

著者豫人，足跡所至幾遍全國，而對於相距咫尺之武漢，迄未一身歷其地，抵漢後，乃費

貴 州 省 立 圖 書 館

圖書號碼 B915.14 4428		登錄號數 12146			
著者：薛紹銘					
書名：黔滇川旅行記					
借書證 號數	借出 期	交還 期	借書證 號數	借出 期	交還 期

別年餘之家

五日時間，遊覽武漢三市。十五日晚登平漢車離漢，過武勝關後，中州平原已在目前展開，離

貴 州

省 立 圖 書 館

圖書號碼 B915.14 4428		登錄號數 12146		
著者：薛紹銘				
書名：黔滇川旅行記				

第 冊 共 冊

請 愛 護